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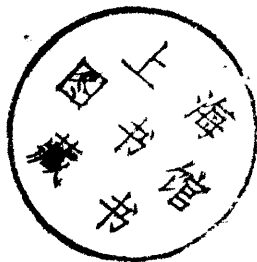
最後勝利

周毓英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8427B



~~274563~~

最後勝利

周毓英著

第一 上海樂羣書店

1930

味 翻 對 集

一九三〇年三月出版

著 吳 魯 風

精裝每冊實價一元

平裝每冊實價八角

最 後 勝 利

第 一 卷

八一書局發行
八一書局發行

校 後

友人們不論在晤面或在背後，總說我的生活安定了。我自然無力抵抗好友們的定論。但我自從黃牛般的爬入磨盤之下後，便只有整日整日的拖着磨盤轉，過着資產制度下勞働者份內的生活，一天到晚工作 (!) 工作 (!!) 工作 (!!!)。除工作以外，所謂生活的調劑是不必說的。

爲了這“生活的安定”的關係，打了兩年腹稿的“最後勝利”，寫了一年的“最後勝利”，至今只寫出了三分之一的第一卷。工作之餘要讀書，讀書之餘才輪到寫“最後勝利”，竟能於這一年中寫完了第一卷，這在我自己真是感到萬分的快慰了。雖不如流行作家的五日一小冊十日一巨冊的加工趕製

來得快，但在磨盤之下得了這大的產物，也會使流行作家眨眨眼的吧。

本來稿子只作成三分之一便把來發表，很使我疑懼。終因世情的變遷太速，風雲太多，生活隨時有動搖的可能，而工作(!)工作(!!)工作(!!!)却又更加緊迫。眼看去，這“最後勝利”的完工，不知在何年何月。或則內心一時發動了焚燒，改變了處境，此身不知藏跡何地，更莫說“最後勝利”的竣工了。——再四思維，只能於寫到第十二章略略告一結束的地方先行出一單本。

*

因平時反對以戀愛為主體的普羅文學，這次寫“最後勝利”，外間乃以“真正普羅作品”相加，這真使我萬分惶悚，萬分羞愧！因了這過分的吹噓，倒使我更惶懼着發表這三分之一的半部頭作品了。在這裏，我只能盡力在最近年內寫出第二卷及第三卷，以滿足熱心期望我的人們！

1950, 3, 4; 上海。

最後勝利

此
页
空
白

第 一 章

“這裏住了一夜再說吧。”在一家旅館門口的塔沿石上，凌克西放下小皮包，右手批着鬆蓬的短髮向後摺。

“好吧，我原也走不動了！”莉蕾微弱的聲音說了後，俯下腰捶腿，髮辮由肩頭上垂到胸前來，她捻着望腦後一丟，髮辮又貼服在背上。

旅館裏的招待員在內廳遙遠望見了，趕着跑出來迎接。笑嘻嘻的搶上來提了皮包向大門內走，

一壁回頭招呼。

“女士和先生！請進來！”

招待員柔和的聲音非常親敬，向來一彎到地的鞠躬禮，雖然因手裏提着皮包打了個折扣，但那個光亮的禿頭却仍垂到胸前。

莉蕾這是生平第一次進旅館，像受着什麼拘束般的。

招待員訊明了他們要留夜的來意，打着競走般的快步奔到賬房裏去查空房間。

“樓上的房間清爽點，——先生！請上樓吧！”招待員去賬房裏查了四五分鐘跑出來，比克西的知心朋友還懂克西的性情般說着話，搶前引克西和莉蕾上樓梯。小皮包剩在樓梯腳邊，沒有人去提，招待員已跨上八九級樓梯了，莉蕾看着便要伸手去提，手才伸下去，克西拐着肘子觸她的腰部，叫她不要提，莉蕾還不懂，拉了拉克西的衣角，低聲說：

“放在樓下不要緊嗎？”

克西笑了一笑沒有回答，用力把她一拖才拖

上樓梯。走上樓梯轉灣的地方克西看招待員相離有五六步路，才輕聲的告訴莉蕾：

“東西進了旅館還怕遺失嗎？等一問看好房間自有茶房會送上來的。”

莉蕾還不懂這是什麼道理，祇得勉強點了一點頭。

上了樓跟着招待員轉了幾個灣，達到旅館前門臨街的騎樓上，沿着騎樓列有十幾個雙扉小門，招待員從袋裏掏出一大串鑰匙，選定一個鑰匙把向東數去的第三間房的門開了。先讓克西和莉蕾進去，克西四壁才望了一週，旅館的招待員怕克西挑剔，趕緊把這房間的優點數說了一篇。莉蕾嫌臨街的房間太鬧，招待員說這條偏僻的街很少車馬來往並不鬧，再把房門關起，更是幽靜非凡。禮拜堂裏的牧師一般固執的旅館招待員，反復數說着這房間的優點，那種殷勤的態度，克西倒弄得盛情不可却了；但最後談到房金一層，四元錢一天的房金嚇得莉蕾伸着舌頭則是搖手，克西回拗不過，只

得叫招待員另選一間。招待員覺得他們不是什麼闊氣的客人，領回樓梯通道那邊，開了一個房間讓他們自己進去看，招待員握着鑰匙立在房門口也不進去也不說話，等他們自己決定。房金要一元半，莉蕾意思還要換次一等的，但克西作主住下了。

辦完了住旅館的手續，茶房送了皮包進來，莉蕾趕着去仔細的看，深恐給茶房掉換了般的。克西笑着招呼茶房把皮包放在右首床下，笑問莉蕾說：

“你看皮包鎖着嗎？”

莉蕾俯下去摔了一下皮包圍口處的鎖鍵，鎖鍵沒有跟着她的手開開來，心裏落下塊石頭般回答克西；

“鎖着的！”

茶房聽了，抿着嘴不敢笑出來，放好了皮包退出去端臉水和茶去了。

不久茶和臉水都送來了，茶房沒有說請洗手請用茶的話，機械地把茶壺放在桌上，盛着水的瓷

盆放在鏡台上，神色凜然的看一下克西和莉蕾，退出去的時候順手把門帶上。

克西立起來脫馬褂，讓莉蕾先洗臉，莉蕾坐着搖頭說不要洗。克西把馬褂掛在衣架上，走到鏡台前絞了把毛巾給莉蕾：

“絞給你抹一下吧。”

洗好臉，喝了幾口茶才坐下來休息，電燈也亮了。克西探出錶來看，時候已經六點半了。茶房推門進來說開晚飯的時候了，問開飯不開。

“我很疲倦，不想吃飯呢。”莉蕾斜靠在椅子背上，側轉頭來看克西。

“一天趕路沒有吃東西，再不吃一點，看餓壞了人。”克西說了便招呼茶房開了兩客便飯。

莉蕾驟然離了家，愁眉不展的端着飯碗，又想吃又不想吃般的喝了幾匙湯，後來又把碗裏的飯退去一大半，克西看她還在把飯退回飯籬裏去，便勸說：

“勉強吃半碗吧，多澆點湯送飯。明天一早要

上車，買不到東西吃呢。”

莉蕾勉強地帶抽帶噎硬吞了半碗，放下碗筷坐到床上去了。

克西吃完飯，茶房把碗筷也收去了。克西倒了兩杯茶，端一杯送給莉蕾，莉蕾接了仍舊放回桌上。

“離開家，很不慣吧？”克西端起茶杯正想占上嘴唇喝，先停着杯問。

“呃！”

莉蕾抽咽着答不出聲音來，在桌傍一張靠背椅上坐下。

“我們要把身心煉成鐵石般，不要去想那溫軟軟的家庭！那溫軟軟的家庭，正是我們的鑿枵啊！”克西中途把手裏的茶杯放下，注視着莉蕾說。

“唉！……在家裏日夜恐懼着，到這裏還是覺得恐懼，自己也不明白是什麼原因。在家裏從見你以後，常常想你是好的，但今天想着母親和弟妹心裏也難過呢。就是父親也覺得是可愛的了！”莉蕾

很遲緩的說着，背過臉去揩眼睛。

“……”

克西一時想不起適當的話，看看面前的一杯茶，發洩怒氣般抓在手裏一口氣喝乾了，放下茶杯，再伸手提茶壺忽又憶着什麼般手縮了回來。

“唔！喔！”克西驚駭着喊了出來。接着說：“想家也不要緊，才離開溫軟軟的家庭，又是從來不會出過門的貴家小姐，那有不想家的道理。但不必想的時候還想，那就自尋煩惱了！”

“……”

“今天才吃了一點苦呢，克服着些！怨苦嘆息是要不得的！”

莉蕾喝了口茶聽了克西的話便也奮興起來說：

“怨什麼苦，預備受苦才跟你出來。無論如何，總比潘家去坐活牢好得多，此去說不上飛黃騰達，但這個身體總自由了！總自由了啊！”

“那末剛才爲什麼愁眉不展的想家呢？”

“往常跟母親出門，三里五里的路程便坐轎坐

船，從沒有今天這樣走過一天路，腳骨像走斷了般的痛楚呢。跟着母親時，到什麼地方都沒人敢哼一眼，今天呢，一路都給人家輕薄相。想着，什麼不難過？”莉蕾說着，捶她走酸痛了的腿。

“難過！想到將來沒有飯吃才更難過呢！”

克西笑，莉蕾也笑了。

“八點鐘了，早點睡吧，明天天還黑便要起身趕四點十分的早班快車呢。到了上海就萬事放心了。”克西看了看錶，把話頭轉了方向。

“是的，我家裏說不定會發覺了叫人四處找尋，尋到這裏來呢。過了明天早晨上火車這一關，才放心得下！——今天早晨我對母親說我到姑母家去的，但願母親不叫人到姑母家去同我就好。不過我告訴母親說太晚了就不回家的。”

莉蕾說着話把兩張床都鋪好了，逕自選了一張床爬上去，和衣蓋了被睡着。睡了又伸出頭重行招呼克西：

“明天誰先醒來便喚誰，早快車落了班是很不

方便的！”

克西看着她睡下去，立在她床前踟躕了一下，像有話要說，想了半天又無從說起，悵悵然解了衣服回自己床上去睡。

*

*

*

窗櫺上才放出濛濛的白光，克西便一翻身坐了起來。聽一下，旅館裏靜悄悄的沒有一絲聲音，茶房也都沒有起身。伸手入衣袋裏摸出錶來看，時候還三點鐘不到呢。想再睡，又怕睡熟了誤時刻，便盤膝坐着調息凝神。但盤膝坐着也沒有用處，往時盤坐凝神煉鎮靜的功夫，一坐下就很安寧了，但今天坐着雖然凝着神，却給莉蕾的鼾聲擾亂着，默數了二百多次呼吸也還定不下神來。聽那微弱而調勻的呼吸，知道她還沒有醒，輕腳輕手爬下床，走到莉蕾床前，偷偷地揭開白洋布蚊帳，大半床被頭拖在床沿下，手臂和胸部都露着，克西不去驚醒她，抿着想笑又不敢笑的嘴唇，輕輕按了按她胸前鬆鬆地彈出的乳峰。克西的心房又和昨夜臨睡

時一樣的震跳起來，馬上覺得這種行動是快到墮落的程度了，他想克服的話這時正應該克服自己了！

克西幽脚幽手穿好了衣服，打開皮包，把牙粉牙刷和梳子等類的東西都取出來列在鏡台上，立在房門外面喚茶房打臉水，喚了四五分鐘，一個打了地鋪睡在樓梯口的茶房才伸了個懶腰爬起來，一壁打呵欠一壁跑過來。克西把趕坐四點十分的早班快車的話告訴了茶房，茶房答應着去打臉水泡茶。克西洗好臉，坐着探出小刀來削鉛筆，削好鉛筆，開鋼鐵的發條，喇啦喇啦旋發條的聲音却把莉蕾驚醒了。

“你什麼時候起來的，起得這樣早！”莉蕾開了蚊帳門探着頭問。

“我三點多鐘起來的，現在快三鐘半了。”克西把錶開好了塞在袋裏。

“你先起來了，什麼不喚我？”莉蕾推去被頭一脚跨下床來，立在床前把外衣穿好，說着話，走到

鏡台前去。

“剛才看你睡得很甜，時候還早，所以沒叫醒你。預備開好了鑊便叫，却是你不等我叫倒先醒了。”

克西又喚茶房打臉水，莉蕾立在鏡台前解髮辮。

“到上海第一件事是剪掉這握金絲髮，每天起身累累贅贅的梳洗牠，那有這多閒工夫呢。髻也髻得可以，隔一天不洗就發出一股油垢的臭氣。腦後拖一條豚尾，也不見得如何美觀！——老早就想剪牠，在鄉下總沒有機會，老頭兒們一聽到女人剪髮便搖起白髮頭來亂罵。要不是，我早就剪了呢！”

莉蕾一壁解髮辮，一壁嘮嘮叨叨地數說，牠深恐克西厭惡她的髮辮，不等克西提議，便自己先主張着剪。

“家鄉的封建舊習迷人太深了，一時是不容易改過來的。在上海，年青女子們倒要剪髮才時行呢！”

莉蕾梳洗完了，克西喚茶房買兩碗麵，茶房笑嘻嘻的立着不動：

“麵！麵店裏的老板娘還睡着沒翻身呢。”

“人家正經和你說話，你却打趣起來了。”

克西想出茶房一句氣，但那個茶房才是好弄的，他馬上拉長了嘻哈哈的臉，莊嚴地反說克西：

“先生自己也不想一想呢，四點鐘還不到，市上有店開門了嗎？”

“那末，有粥就買兩碗粥來，否則到車上吃東西也不要緊。”

吃完粥，茶房送了房金賬單來。昨天明明講定每天一元五角，但賬單上開着一元五角之外又加上小賬三角，兩碗粥和一碟黃荳是三角三分，昨晚上的兩客便飯是六角六分，一共二元七角九分整。莉蕾看了總結的數目字便嚇得伸出了舌頭，說不出話來，只是立在克西背後撕克西的衣角，示意叫他謹慎着，不要給旅館敲了竹槓去。

克西拿着賬單驚呆了，他想這裏祇是一個小

市鎮，雖說離上海不遠，但生活程度却也跟着上海跑呢。

莉蕾想，這二元七角九，要是在家裏，便是一個月的生活費！

克西忍痛把賬付清，才要走，茶房又攔着要小賬。克西瞪眼看着茶房，他說剛才賬單上明明開着小賬三角；這裏又有什麼小賬。茶房面頭紅脹地暴跳數說起來，他說剛才那小賬是老板八份賬房先生們二份，茶房是沒有份的。茶房取不到老板的工錢，客人泡茶的茶葉錢開水錢等等，也都要茶房挖腰包倒貼出來，茶房所賴以彌補的，完全靠客人們高興多給幾文大賞。每天所收的大賞有限，飯米糧食却一天一天貴起來，一家老幼隨時都有餓死的可能，向老板開口是動都動不得，只要一張口，便會揮你出旅館的大門使你失業，使你的家口餓死得快些。實在沒有法子，只得取之於客人身上。

克西代旅館老板償付了茶房二角錢之後，姑娘又來要倒馬桶錢，理由和茶房一樣。並且她又以

女流之輩的一個中年寡婦，靠着替旅館裏住宿的客人洗衣裳倒馬桶養活一家，洗一件衣裳在客人處收六個銅板還要給旅館老板抽去二個。克西抓着頭皮，又代旅館老板償付了娘姨二十個銅元。

茶房替他提着皮包下了樓梯，將近大門的時候，昨天引他看房間的那個禿頂老頭兒，——旅館的招待員，——笑着從門內左側賬房間內趕出來，和藹地獻殷勤，克西知道他的來意，不等他開口，爽快地代旅館老板償付了老頭兒招待員二十個銅元。

爲出旅館門，足足給茶房和娘姨們嘮叨去了半點鐘，看一下錶短針已正指在四點上了。看時間緊逼，僱了兩輛人力車奔向車站去。

在人力車上，克西嘆息着，想不到內地旅館老板也會用這種剝削制度了。一面想着自己正在困境當中被敲去了這三元錢的竹槓，不勉有點痛心。

人力車拉到了車站，車站上已擠滿了人，克西付了車錢，便右手提皮包，左手拉着莉蕾鑽入人叢

裏去。擠進了車站，把皮包交給莉蕾看守着，擠到賣票窗前買了兩張到上海北站的三等車票。得到了車票，心裏好像平穩得多，急急擠回莉蕾立着的地方。莉蕾正在旋轉着身子東張西望看熱鬧，火車站她還是第一次到呢。克西擠到她面前，伸手去接皮包，左手把握着的車票伸給她看，抿着嘴唇說：

“不早了，上車去吧。”

克西牽着莉蕾的手，偷偷閃閃的進了月台的鐵棚欄門，趕快擠進一輛三等客車裏，頭等二等雖然還空着，但三等車裏的人却早已擠滿了，車站上還有很多人在等買了票上車。克西探望了好久找不出可以加坐一個人的地方，門角裏也立滿了人，車下的人又還擁着推上來。車門口有一位白髮老太婆擠得出不能出進不能進，哭了起來，才有靠近她的三四個青年合力把她抬起來推進車廂裏。有幾個橫蠻不懂理的人攔着車門不許後到的人再上來：

“這裏擠滿了，你們上別節車去！”

立在車下的人才更蠻呢：

“總共五輛三等客車，別的四輛人都比這輛擠得緊。叫我們再上那兒去？”

說着，二三十人便一擁衝上來，這一下車廂裏更擠得水洩不通了，克西不要說想替莉蕾找個空地方好墊着皮包給她坐下，連皮包提在手裏也嫌太佔多了空間，受了別幾位靠近着的乘客的提議，把皮包安置在車頂的放物架上。

在大家擠得快要閉氣的時候，內中忽然有個紳士模樣的胖子，他大概坐三等車還是第一次，忽然伸頭出窗外叫路警，居然給他叫到了一名。

路警睜着眼睛看他像紳士，才沒有吆喝出來，但胆敢叫他，總有點不高興：

“你叫，有什麼事，坐着安安穩穩的！”

“擠得連氣都嘆不轉來了，還說‘坐着安安穩穩’呢！”

胖子紳士有些氣了。

路警見胖子生氣，便賠笑說：

“算得什麼，擠不死呢。”

“說正經話，你不好去報告站長加節車嗎？”

“哼哼！加車嗎？”

“是的，人太擠了！”

“加頭等？”

“不。”

“貳等？”

“不。”

“三等嗎？”

“對了！對了！”胖子紳士連連顫起那個比普通人大一倍的頭來。

“哼哼！”路警哼了一聲滑稽地看察胖紳士的臉孔。

“哼什麼！加車就是咧！”胖紳士真生氣了。

“S.M.路局的規矩你胖先生怕不知道，頭等貳等車祇要座位一滿就會加車，或者貳等客坐到頭等去。並且不等客人說，售票處看車票賣到相當數目便會知照車務處加車的。……”

胖子紳士不耐煩聽路警再嘮叨，攔住說：

“三等呢？”

“三等嗎？那才沒有人管呢，售票處的車票整千整萬藏着，賣去多少是不問的；車呢，碰到那班車多就大家寬着坐，少的時候大家堆也要堆過去。報告站長嗎？站長才有好心，他說，‘坐不下，叫腳伏堆！堆！堆起來，其實依我說，愛舒服，就請坐二等。坐頭等更舒服！’”

那個胖子紳士給路警說得臉，耳朵，頸項，全充着血，通紅的了。但他心裏還恨恨地想着：

——你這混賬的，全不知道敬重體面人，吩咐你幾句話就這樣的無禮嘮叨着。要是在鄉下，我先給你三記耳光，再拖下去打一頓屁股。——打了你，田還不給你種！混賬！

想到田胖子紳士又得意起來，臉上的紅雲馬上吹散了。

“和你這混賬的講不清！全沒一點禮貌，混賬東西！”

胖子紳士看見路警走遠了，才發了一陣威風坐下。雖然擠得很難過，但省乘十踏車，又可以多添半畝田，心下也就快然了。

克西看一下錶，時候已經四點八分了，離開車還有兩分鐘，車上已擠得水洩不通，車下還有一片時刻人爭着要上車。有的人門口擠不進，却別尋新徑從車窗裏吊着爬進來。時間越短促，爭上車的空氣越緊張，這時間，小孩的哭聲和老年人的喊聲都暴發起來，簡或還有喊“救命”的。

車站上漲潮般騷擾了半點鐘，到响了口笛，車頭車尾和月台沿上站着的帶金邊帽的人都揚起了綠旗，車身漸漸移動，車上的空氣才略略表示出一點安寧。

此
页
空
白

第 二 章

莉蕾和克西發生友誼關係的歷史很幽久，他們同住在一個村莊上，克西家住在村東的盡頭，莉蕾的家在村中央，相距大約有半里路。克西比莉蕾大兩歲，家世差不多，克西的家景比較寒苦一點。

克西的母親在克西三歲上爲克西領了一個童養媳婦，第一因爲母子兩人太寂寞，第二審量家况將來不一定討得起媳婦，便決心領了個才滿週歲的小黃毛丫頭養着。但到克西年紀大起來，一見

了童養媳便嫌惡萬分，每天三頓吃飯也死不肯共桌。家裏共總母子媳三個人，吃飯總由克西母子倆吃了才輪着童養媳收了菜碗到廚下去吃。克西日夜鬧着要退婚，但克西的母親總有點捨不得接着克西吃自己的奶長大的和親女兒一般的好媳婦。那女家呢，見地又不相同，當初孩子多，家境很為難，現在孩子們都已十幾二十開外，能幫人家做工掙錢，手裏漸漸過得去，克西要退婚，女家便領女兒回去住娘家，這下子就一去不復回了。克西覺得眼前清爽許多，但母親老人家總有點戀戀不捨，常常一個人到女家去探望，不提媳婦的話，却把她認做了野女兒。在克西面前，她老人家也從不提起馮家的事情，那童養媳的小名“小英”二字更是避諱着了。

莉蕾在四歲上和姨表兄潘起霄定了婚，那時莉蕾的父親看着潘家正當紅，要親上加親以示有密切的關係。潘起霄是一位 P 大學畢業生，P 大學畢業之後曾做些什麼事情無從知曉，他在將近畢

業前一年的寒假在家裏向他父親提議和莉蕾解除婚約，被他父親痛罵一頓壓了下去，但起甯從此以後便永不回來了，連音信都很少通。前年夏天他父親接到他從北京寄來的P大學的畢業文憑，才知道他已經畢了業，他的父親便在家裏設酒慶賀，把文憑嵌在玻璃鏡框裏，懸在廳上給大家看。以後他的父親接連去信探問，一次都沒得到回音。據有人說，起甯自P大學畢業之後便到上海去鬼混了。

莉蕾的父親給起甯P大學業畢生的頭銜迷着，對莉蕾老是安慰她壓制她，今年實在等得無可再等了，起甯的父親日夜想法找起甯回家，但終於杳無消息，見了莉蕾的父親，老是愁眉不展的搖頭嘆息：

“現在這天下是反了！……”

莉蕾的父親弄得沒法子，反要說好話去安慰他。

是莉蕾的父親想出一個最末一着的法子，先

把莉蕾接過潘家去，潘家便派人分頭往各埠尋起
胃，祇要起胃一尋到手，便押他回家結拜成親。

想P大學畢業生做女婿昏迷了的莉蕾的父親。
他想女兒有什麼用，女婿才是半子呢。女孩子嫁前
心向着母親，嫁後心向着丈夫，在家裏多養一天一
天的食用，而且人又大了，還要擔着種種的心事，
橫豎活是潘家人，死是潘家鬼，早一天送去婆家，
早一天脫離自己的干係，早一天省下一份食用費。
他那裏還顧得莉蕾的幸福，他對莉蕾的態度是：

——時代雖然變了，但你落在我家，得聽我擺
布，“在家從父”呢。

潘家是無可無不可，來了多一個媳婦做事情，
不來也不少這樣一個人。既是女宅的父親這樣主
張着，樂得答應下來。

擇定了的先行迎娶的吉日是三月初八日。

莉蕾從他的妹妹口得了這個消息，氣得每夜
都在枕上流淚，又不好意思對別人訴苦。想着起胃
對自己的侮辱態度，便有個自殺的影子幻映在眼

前。就算勉強活着，那將來男性的蹂躪更有無期限的擔心！

十年以前的事了，克西十一歲，莉蕾九歲，同時進村西頭的私立小學校。不論在學校或者在家裏，見面的機會都很少。惟每次放學回家要同在一起走半程路，到了莉蕾家門口，克西才和莉蕾和莉蕾的堂兄弟姊妹分別着回家。

在小學時代同六年學，每日午晚兩次放學的同路，雖然時常見面，除了遊戲以外幾乎沒有直接談過一句話。有時克西玩着拍莉蕾的肩頭，莉蕾老是躲避開去，到後來二三年克西連拍莉蕾的肩頭也不敢了。

第六年後大家都畢了業，克西進天津K中學，莉蕾的父親給莉蕾進了蘇州的蠶桑學校，這時候，彼此都互相遺忘了。

進蠶桑學校讀書的女子年紀都差不多在二十以上，莉蕾十六歲的年紀要算最幼了。那些同學們

有的固然是專心讀書，但也有不少是專誠來弄一張文憑做嫁奩，在校裏專是混着過，整天閒着無聊，便去找年幼的同學開玩笑。並且歡喜自己做丈夫，叫年幼的同學給自己做配偶。莉蕾尤其年幼，常常四五個大女孩圍着莉蕾搶老婆，搶老婆的結果莉蕾常常是給一個松江女孩子沈新男搶去。沈新男比莉蕾大五歲，身體粗壯，性情也和男子一樣，在校裏，她是一位英雄。

沈新男好像很愛惜莉蕾，但要強的人總愛管閒事，交接也就特別廣，莉蕾和她接觸的機會就很少了。加以不是同鄉，過分親熱容易受人家的忌嫉。沈新男有時想着莉蕾，便會馬上跑到莉蕾的房間去找。雖然有人不滿意新男常常找莉蕾，但是新男的古代會長式的英雄氣概把衆人的誹語壓下去了。

莉蕾在性慾發育初期因受了新男的影響，恐懼和嫌惡男性的習慣也深起來了。那時起甯在 P 大學快要畢業，他在他父親面前鬧和莉蕾解除婚

約的風聲正在傳佈出來，她愈覺得新男的可愛了。五六歲知識未開以前莉蕾曾和起霄在外母家裏一起玩過，以後大家要上學，又因為怕羞，就沒有見過面。起霄的面貌莉蕾記憶不起來，但那兇惡的男性的面貌她是可以想像得出。只是莉蕾自己從沒想起過解除婚約的事，到現在想着，還詫異自己的頭腦何以這樣蠢笨。

莉蕾一直過了四年學生生活，末二年和新男更親熱，宿舍也選在一間房裏了。一面專心讀書，一面受着新男的愛護，這四年工夫，莉蕾到於今還是係念着的。將近畢業快要分別的幾個月間，莉蕾便預感着離了新男的苦悶而在枕上暗泣甚或在夢中哭醒轉來。新男做了一級學生的首領。快畢業時交際更忙，所以也染着男人粗心的通病，對莉蕾近來的感傷毫無知覺以為她有別的委屈，閒下來和她說笑散心，有時說着體己話安慰莉蕾，莉蕾只覺歡筵的酒一杯少一杯，終局是要乾的，懶於訴說自己對新男的病根。走了弱者的路徑，任自己的心腸

寸裂着。

畢業試驗過後，大家的文憑都到了手，師生以及同學之間的歡送和聚餐已鬧完了相當的度程。莉蕾懶着不肯回家，但新男却不能多等了，莉蕾立在船埠上送新男的行，眼珠被淚水迷漫住了，新男坐的船開去了她還癡癡地立着，眼前覺得始終是茫茫的一片白，一切新男的動作和面前的事物都沒有看見。只有一句宏亮的聲音還在他的耳朵裏響着，那是新男臨跨上船咬着他的耳朵告訴的：

“小寶貝！她們都捧着文憑回家做才女嫁人去了，你年紀青，望能繼續攻讀下去呢！”

新男回家去後，學校裏的一切都好像沉下灰色的深海裏了。每餐吃飯都牽着新男的手臂搶着擠進飯廳去，現在剩下莉蕾一個人，便似乎懶得吃飯，只是慢慢地跟在衆人後頭走。晚上睡在床上，房裏似乎有了惡魔，否則就是麻木了心靈，反來復去睡不着，要不是同房尚有別人，她真要“新男，新男！”喚一個通宵呢。新男一走，覺得學校裏也無意

味，第二天中午莉蕾便乘了輪船回家來了。

蠶桑學校算是中等教育，莉蕾得了那幀文憑，村人自然都把她當“才女”看待了。莉蕾的父親少不得和潘起胃在P大學畢業時一樣，也設筵熱鬧了一次。

在筵席上，有許多親友提到莉蕾升學的事情，多數主張繼續讀下去，但莉蕾的父親總有個偏見，他說女子就有了才也沒用處，又把潘家那頭親事的大帽子來壓一壓，衆人都啞口無言了。

從此，莉蕾在家裏自修着，等待着，等待着，等待潘家來娶她。青春的黃金時代，莉蕾是這樣無代價的虛度着。偶然接到幾次沈新男從松江來的信，捧着信接吻，但那能療得好莉蕾青春期性慾的饑渴。

* . * *

克西 K中學畢了業便到上海進S大學，S大學裏的環境最容易養成學生們參加政治運動的，學

生染了政治活動的習氣誰還肯守着學校的拘束呆板地讀死書，既然由學生們自由買書看，那又何必擔着進學校的形式多負擔繳學費的責任。克西洞察了這種內幕，回顧自己的經濟狀況再維持不起進學校的鉅擔，所以在S大學只上了半年學，便不再進去了。租住了個工人區的亭子間，常常和工人們合道，常常買新出版的書看，這樣一邊求學一邊看察，經驗和學問都能並進，克西覺得比徒具形式的什麼大學校高明多了。

* * *

克西的消息莉蕾也從沒有關心過，況且她始終嫌惡着男子，關心男子的事情當然是沒有的。但克西家中還有個六十多歲的老母親，她老人家真使人憐惜呢，獨養子的克西終年不歸家，從小領大的童養媳婦又給克西鬧退了婚；弄得白髮伶仃過孤苦的晚景，一天二餐連自己也吃不飽，養一條狗子解解寂寞的話更不必想了。她老人家寂寞得苦悶

的時候便哭喪着臉，支着拐杖在村上亂跑亂走，遇到問着的人找幾句話說說，或談論一下她的兒子的事情。莉蕾遇見克西的母親的事，少說些，一個月總有兩三次；莉蕾當然不能固意避開去。和她談話呢，克西的母親談話才有規則，第一句是問訊，第二句談天時好壞，第三句以後便全是談克西的近狀了。有時候她又把克西的信帶在身上，叫莉蕾解釋給她聽。爲着安慰這可憐的老人起見，倒又不得不假裝出關心克西的樣子，注意聽她講話，在講得切要的地方，還得讚嘆幾聲或者插問幾句呢。

正月二十日的晚間，村上很熱鬧的料理走馬燈，莉蕾全家人都想去看，只莉蕾是守關的閨女，她的父親不許她出外露頭露面，留下莉蕾一人在家裏看門。莉蕾的母親怕她一個在家裏寂寞，而且剩一個女孩子守門也不大放心，正疑難着，剛巧克西的母親扶着拐杖從門口經過，莉蕾的母親見了便心裏一活，趕到口門叫：

“凌伯母！”

“嚶！唐家的大嫂子嗎？”

克西的母親拄着杖拐睜大了老眼看叫她的是誰，但在夜氣的微光下看不明白，聽聲音像是莉蕾的母親，所以先試着問一聲。

“正是的。伯母到那裏去，這夜晚還出來？過年你老忙着什麼事，個把月沒有見你的面了。”

“過年歡歡喜喜的，這老身還不是在家裏躲着，省得惹人見了發愁。老人那比得你們年青的，過一個年便是近棺材口一步！——今天給走馬燈鬧着，家裏坐不住，才鎖了門出來散散悶。”

“看走馬燈去吧？”

“老眼昏花的還看馬燈呢，我是再沒這福分了！”

“伯母不看馬燈，就請來我家坐着和莉丫頭談天不好嗎？家裏幾個人都看馬燈去了，幾個小孩子還鬧着要我領他們去，留莉丫頭一人在家看門又不放心，正好你老來了！”

莉蕾的母親說着引克西的母親走進來，克西

的母親跟着一邊走一邊說：

“我橫豎閒着，這裏坐那裏坐都一樣，只是年青的和年老的在一起，太枯燥了，會討莉丫頭的厭呢。”

“你是老少年，愈老愈有趣，不會討厭的。祇要你不嫌我們家裏驕！”

說着已到了客廳裏，莉蕾起身迎接搬椅子給她坐。莉蕾的母親吩咐了莉蕾幾句話，便領着孩子們走了。

* * *

廳上剩下莉蕾和克西的母親兩個人，莉蕾搬了張椅子在克西的母親對面坐下。忽又立起身走向廚房去：

“我去拿茶來凌伯母喝。”

克西的母親要攔沒來得及。只得看着莉蕾說：

“家裏才喝了出來，一點都不渴。常來的熟人是不能講客氣的！”

克西的母親自顧講着，莉蕾已把茶壺和茶杯取了來。搬了張茶几放在他們兩把坐椅的中間，把茶壺和茶杯放在茶几上，莉蕾又把上首長桌上供着的菓盤捧了過來。茶杯裏都倒滿了茶，送一杯在克西的母親面前。

克西的母親笑得臉上的縐痕更加深了，趕着立起來：

“要這樣客套，我下次再也不來了！過意不去！”

“喲！快請坐，對我們小輩何必拘謹。老人家難得來，倒有來了茶也不喝一盅的道理？”

莉蕾說着又揭菓盤的蓋，這下把克西的母親弄急了，搶出手來捉着莉蕾的手腕無論如何不許她揭。但結果也爭不贏莉蕾，第三次乘着克西的母親留意，搶着揭去了盤蓋，捻了幾粒寸糖和酥糖放在克西的母親面前。

“你的牙齒不好，寸糖和酥糖很容易吃的，隨便嘗幾塊送茶吧。”

“我常常來的，拿茶已是多事了，還弄這許多

糖菓，倒像遠路來的客人了！”

“新年頭上這些粗點心都是現成的，又不是特別爲你。好歹我們帶吃帶談，也有趣些。”

莉蕾說着，自己捻了個雪球送進嘴裏。

克西的母親不便過分固執，隨和着捻了塊酥糖送進嘴裏，喝了兩口茶。

“啊！賢慧的小姐，大嫂子養到你，真有福氣！”

克西的母親感激莉蕾到萬分，贊嘆起來了。

“我是笨拙得很的，凌伯母請不要過分稱贊我啊。”

“可惜我是個苦命的，從小奶大的小英又給克西那冤家鬧退了婚，否則現在也好常在我面前的。現在小英又已另嫁了人家了！”

講到人家的孩子，克西的母親便憶起她的小英來了。提起了小英，她總懷喪得想流眼淚，又不能一定怪克西，她只怨自己命苦！

停了一下，克西的母親繼續嘆息說：

“唉！克西這孩子，把媳婦趕走了，又不去再找

一個配當的，剩我一個人在家裏，長年四季都是孤苦伶仃的。往年他還來家住幾天，從去年春天起，爲了什麼要命的革命，四處注意着他，躲在上海附近什麼一個鄉村裏，這一世竟不能再到世上露臉了，倒像活埋了般的。——我曾到城裏去找過他的什麼同志，請他代我寫信叫他回家來躲着方便些。我看那個同志也不是什麼好人，說句話都鬼鬼祟祟的，他低聲說克西是不能回家鄉的，家鄉人都認識他，事情一發露，縣裏便下鄉拿人，那時克西便沒有活命了。那人還有點混賬的，他把我的兒子的通信處都祕密起來，不肯告訴我。據他說，克西現在是扮着種田的幫人家做長工呢。這孩子也是命苦，和他同樣穿了破長衫出去當革命黨的都發了財回來，惟有他革命革到這地步。”

克西的母親說着竟流下淚來，忙舉起袖子揩，莉蕾見老人家哭，自己的眼睛裏也潮潤起來了。

“那末克西過年沒有回家嗎？”

“回來也是藏頭藏尾的，……”

克西的母親正想說，又呆着了。等了一刻，又說：

“……可是小姐你聽了別告訴人，……”

“那自然！”莉蕾連忙點頭允應。

“他人是才不久到家的，但等不幾天又要回去。怕露了風，給縣裏知道了不是好玩的。”克西的母親嘴伸向前去，對着莉蕾的耳朵說話。

“他是天上飛下來還地洞裏變出來的，什麼竟沒有一個人知道？”

莉蕾很驚奇的問。

“說起來，你真不肯相信呢。年三十的下午一兩點鐘時候，我正坐在廳上怨自己苦命，人家都團團圓圓歡歡喜喜熱熱烘烘過新年，惟我家只剩我一個老孤身在家。我坐着暗暗的揩眼淚，忽然門口有人叫着，一邊還把竹棒敲門板，我仔細一聽，原來一個叫化子，他在叫着；

“‘太太，太太，給點飯罷。’

“我聽了沒好氣，不去打理。

“太太，老太太，給點飯罷。”

“我回說：‘明天新年上再要罷，今天不打發咧！’

“那叫化子真不講理，他竟把棒頭在地上咯咯的敲着走進來，還和我攀談呢：

“‘老太太家裏給叫化子一點飯也要定日子，什麼新年舊年嗎？’他進來不算，還順手把門關上着，又上了門門。

“這一下，把我駭得嚷起來了，我說：

“這是什麼！青天白日叫化子闖進人家家裏來，這不變成強盜了嗎？”

“我這一嚷，他忽然哭出了眼淚俯首立在我面前，我倒呆下了。他立了好久，才揩着眼睛叫我：

“‘娘！我是克西喇！’

“這真使我如在夢中，我拉他近前細看，把他戴的破草笠除下來，頸項裏圍了半個面孔的爛破布也撕去，這才敢承認他是我的兒子。我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也不怕他身上的鱗，把他抱在懷裏。當天

歡喜得我晚飯都沒吃，忙着替他燒水給他在腳盆裏洗了個澡，箱子裏尋了幾件舊衣裳給他穿。他帶來的那副叫化子行頭給我硬奪了丟進灶肚內消毀了。後來我問他裝叫化子什麼弄到這樣像，他說那行頭是真的在叫化子處弄來的，臉用荷葉水塗了兩三次，才顯那樣枯黃，又塗上些鍋灰，這樣，黃裏泛出黑了。腳上腿上也是先塗荷葉水，後又加塗蠟燭膏做成幾塊瘡毒。最後敷上一層泥塵，這叫化子便扮得活像了。據他說，就是赤足在這寒冬走了幾天路，腳有些真癢了。”

克西的母親說完了這段話，歎了幾口氣，又喝了幾口茶休息着養神。莉蕾聽神話般聽呆了，看見克西的母親喝茶，搶着替她換了一杯熱茶。

“他究竟幹什麼的？弄成這個樣子？”莉蕾停了一下，有點懷疑起來。

“我也不明白，他說是什麼革命呢。——在外面幾年工夫，東混西混混到軍隊裏去了。在軍隊裏又出了什麼事變給革出來，他還是消息知道的早，

脚跑得快，才偷到肩膀上擱着的那個頭顱。——可是他沒有犯什麼大罪，現在又不是皇帝當權，何以要四處捉拿他。他又不偷人家的搶人家的。”

“這樣的事情村人都知道嗎？我倒半點沒聽聞過呢。”

“捉拿他的事情誰都曉得，至於躲在家裏的事情却半點沒有走風，他日夜坐在房裏看書睡覺，飯也是我端到房裏去。親戚朋友們也都沒有見過。”

“這樣子長住不妥當吧。”

“對了，他說不久要回上海去。”

“在上海有家了？”莉蕾問這句話，有點不好意思的臉紅了起來。

“恐怕沒有。他說上海有租界，人口雜，二三等的要犯躲在那裏簡直是人不知鬼不覺。在上海，他還有別的重要事情要做呢。

“……”

“他還想起你呢，問過好幾次你的事情。還問你潘家那邊好不好，我說你還沒過去，又把今年三

月初八潘家先接你過去，再尋新郎家來成親的話也說了。他連連爲你歎息，他說世上真有這樣賣女兒買媳婦的事情！”

莉蕾聽到談潘家的事情先有點害羞，後來却感激克西的同情，恨不能馬上就去見他。關於潘起霄莉蕾的婚姻問題，所有的親戚朋友都幫莉蕾的父親說話，只有沈新男一人常常寫信來教她不要退讓，勉勵她，勸慰她。現在克西又對她表同情，那末克西是除沈新男以外的第二個知己了。

“我和克西還是小學裏散了後，至今十來年沒有見面了。”

“他還很想和你談談話呢，只是他不方便出來，我也不好意思來請你，又怕你未必肯到我家那驛地方去。——他想你去談談的話不只講過一次，四五次了。他說這麼一個大的東唐村，竟沒個可以談心的人，還只有你呢！”

“太把我看高了。克西世兄常在外邊跑，世面見得多，我這個關在雞籠子裏的蠢東西，他對我談

心，怕是對牛彈琴了！如想在老同學的份上，敘敘舊話，談談小孩子時代捉迷藏的故事，解解寂寞的話，那我才敢去。假如和我講別的，那就丟我的臉了！我一點都不懂啊！”

莉蕾說着話，替克西的母親換了杯熱茶，自己也吃了一點糖食。克西的母親端着茶杯靠着嘴唇，將要喝茶之前，她說：

“總之你們都是讀書人，一定談得來。不嫌我家驢，明天就勞駕去談談。”

* * *

經過四五次的談話，克西偉大醇烈的精神把莉蕾沈醉了。正月底那天克西向莉蕾告別，莉蕾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她糾着克西求他帶她一同出來，革命盡一分力，自己也可以不至陷入潘家的火坑。她要爲她願意受盡千辛萬苦，只要克西肯提攜她。克西看着莉蕾的誠意，便瞞着母親答應了下來。

第三章

靠着高速率的機械的推送，六點鐘工夫便把千里以外的一大羣生命運到了上海；比如販夫在內地收買來的牛羊豬狗，一大羣一大羣的趕進宰牲廠去，好供給胖了還要再胖的人咀嚼；有了火車，就趕得更快些。火車到站停下，莉蕾像墮入深海般茫茫然的感覺到渺遠黑暗的前途，只藉着克西的一盞明燈走過去。下了車，緊拉着克西的手臂走出月台，又走出車站。

平滑寬闊的柏油路，高入雲際轟立着的大洋房，馬路上梭來梭去風馳電掣的摩托車，高頭駿馬拖着馬車，莉蕾一出車站門，眼裏就呈出這許多驚人奇景。她一壁拉着克西走路一壁心裏作了許多癡想，她想住在內的地人真正白活了一世，不到上海來走一走，那能算嘗到人生的真味。克西告訴她摩托車最快每小時能走數百里，那座大洋房的建築費要一兩百萬銀圓，那馬路完全用油澆成的，她心裏則是不相信，但眼前的事物又在炫耀着，使她不能不點頭承認。

在火車上擠了半天擠得腰酸脚痛，頭目也有點發昏，雖然下車後有那物質的文明刺激着，她的腦神經清醒了一點，但克西還拖着她要走路，真太使她難受了。馬路上跑來跑去的空車子儘多着，何不叫下一輛坐坐，但心裏這樣想，却不敢冒昧開口。

莉蕾搬動着痛脚，跟克西走到馬路口。克西忽然停下來，告訴莉蕾說等着坐車。

莉蕾聽說等坐車，心裏便快樂起來，脚也不痛

了，腰也不酸了，和克西並立在路傍，細想着坐如飛的摩托車和高頭的馬車的快樂，一跑到上海就享這種樂，可謂不虛此生了。但眼前摩托車馬車飛來飛去的經過了幾十輛，一輛都不招呼她坐，不免有點懷疑起來。等了一下克西和一箇江北口音手裏拉着一輛橡皮輪車子的人講起話來。她免不有點失望，她想大概是要坐那橡皮輪的木頭車了。但馬上她又自己責問自己，橡皮輪小車也是不容易的，如躲在家裏，連這小車也沒得坐呢。而且她才在早晨上火車坐過一次，覺得坐小木頭車也異常舒服。克西和江北口音的車夫爭論了一刻，四角三角的價錢講到相當程度，忽然橫裏走來一個紳士模樣的西洋人，一步跳上那輛車子，價都不講，把手裏打狗的司的克敲車夫的腿叫快些拉，車夫雖有點不願意，終局是不得不拉着跑。

克西恨恨地痛罵了幾聲，莉蕾的眼淚都急出來了。

不得已，克西再領着她走，這下子，莉蕾的脚

真痛得寸步難移了。嘴裏又不敢說出來，縲着眉頭咬着牙齒給克西硬拖着走。走了幾十步克西看她不能再走了，才在路旁豎着一根紅鐵柱的地方停立下來。

“你脚痛吧？”克西笑着問。

“不……”莉蕾搖搖頭說不痛，其實是痛得眼淚在流出來了。

“好，在這裏上電車吧。我的脚也像割下了般痛楚着呢，何況你還是個女子。”克西放下了皮包，手扶着紅鐵柱，脚在空間踢着活足部的經絡。莉蕾不則聲，肩頭撐着鐵柱。

莉蕾不明白電車的內容，但既然叫車，總比走路舒服些。她也不忙去向克西追問，依着那鐵柱閉目養神。

忽然叮叮噹噹叮叮噹噹一陣鈴聲，克西忙拖着莉蕾走：

“到了，快上去！”

莉蕾曲着腿給克西提着走，她又急於要看電

車的內容，一步一拐的抬頭看，原來也和火車相差
不遠，比較縮小三分之二，後頭只拖一輛染着灰白
色的車，前面一輛染着半節灰白色半節深綠色。遠
遠看去，深綠色車窗裏只顯出幾個稀疏的半個的
人頭影子，大概都是坐在裏面的。白灰色車窗內就
能夠看見每個人的胸部以上，都手伸上拉着籐環，
你推我擁的擠着，祇要有一個把腳空一空，全車要
隨着起一次波動。莉蕾看見綠色車內寬暢，就想望
綠色車內走，但克西把她一把拖着向灰白色的車
門走。

乘客的擁擠和上三等火車差不多，車上已擠
得不能轉身，但下面的人還是向上衝。克西把皮包
和莉蕾都抱在懷裏，用了兩三次勁都抱不上車，倒
多謝後來的乘客把他們連人帶皮包擁了上去。

上車後，克西伸手去袋裏摸銅子，不幸在火車
上買茶葉蛋用了許多銅子，身上通通搜尋了，只
剩三十個，莉蕾身上銅子是一個都沒有。求電車賣
票人通容剪兩張十六分的車票，賣票人數一遍銅

子，怒眼看克西一眼，倏然把銅子擲還給克西，叫他們下去。克西忍一肚皮氣，和顏悅色拿出雙毫銀角給賣票人找，賣票人大模大樣的把角子審視了四五遍，才剪了兩張票找回八個銅子。莉蕾又奇怪起來，角子在鄉下兌五百多，上海什麼只兌四百呢。問克西，克西氣虎虎地回她說上海現在也兌四百八，這是電車公司敲的竹槓，因為在車上找不出銅子來，角子只得由他們作價，愛給多少就給多少。莉蕾覺得這又是個謎。

電車開到提籃橋，莉蕾吊着藤環的手幾乎要斷下來了，克西拉着她一壁擠一壁說：

“快下車！下了還要去搶到楊樹浦的車！”

莉蕾聽克西說要快下車，她只得狠命的和着別人擠。但終究女孩子體力弱，心裏着慌，腳又痛狠了提不起，擠到門口忘記跨下去，舉腳踏空，後面還有人擁着把她帶推一下，這一個順勢，正合面跌了下去。克西趕緊丟下皮包來扶，地上已經流了一灘手掌般大的血，莉蕾昏了過去，臉色和白紙

一般了。克西扶她起來，血把臉塗模糊了辨不出面目。克西急得手足無措，旁邊又沒有一個來幫他招呼的人，立着乾急。要是在鄉下，莉蕾不要說不至於跌，就是跌了，四週的人必定都圍攏來救治的。可是這裏是上海，上海的有閒階級都躲在消魂窟裏大洋樓裏，出來也是坐着摩托車風馳過去，撞死幾個老人小孩子。在馬路上電車上奔走的都不過是些掙扎殘命的苦力，這些苦力一天到晚忙着不能閒散一刻，人家失火害病甚至於投河上吊都沒有工夫管，最要緊是趕着掙自己今天維持生命的麵包。莉蕾雖然跌在地上爬不起，大家都只看一眼便走過去了。人心是鄉村裏都市裏都一樣，但環境逼着你走的路你那能不走。雖然你的殘餘的生命總有一天終結，但在未終結以前總是多掙扎一刻好一刻。

克西叫了半天沒有一個人停下來打理，最後還是幾個沒有錢去上學漂流在馬路上等摩托車來撞的苦力的孩子們去找了一個紅頭巡捕來。紅頭

巡捕先不曉得他們是同伴，以爲是那個男人闖禍撞了那個血流滿面的女人，遠遠的喊着：

“舍事體？”

走近來，却一把抓住着克西喊：

“行裏去！行裏去！”

克西先給紅頭巡捕嚇慌了，一時講不出話來，但沒有就跟紅頭巡捕走。定了一下神，想着自己學有一件嚇倒紅頭阿三的本領，便操着離學校後很久不用的英語，先把紅頭痛罵幾聲，又說明了原委。紅頭聽他會講英文，便低下頭，必恭必敬的立着了。克西罵他，他反裂開了滿腮鬍子笑起來。克西說明原委後又故意發一陣威風，出出心頭的積憤。

紅頭被罵得唯唯服罪，等克西罵舒暢了之後，才展起那副帝國主義者的順奴的臉面，像在英國百姓面前安慰英國小孩子一樣，操着比他的印度話還要流利的英語徵求克西的辦法。克西這時倒像站在英國人的地位上了，操着英語吩咐他僱車。紅頭

聽了去叫車，剛剛路角有一輛人力車停着，車夫跑慢了一點，紅頭抽出褲袋裏的短棍打車夫腳，克西又操着英語把紅頭喝住了手。紅頭殷勤地幫着克西扶莉蕾坐上人力車，裂開着滿腮鬍子問克西：

“進醫院還是回府上？”

“醫院。”

“醫院在這就近轉灣二三十步路有一個，很妥當。”

克西點下頭，那個紅頭搶在前頭引着車夫走。

果然一轉灣，面前馬路上便橫出一塊大字的招牌，頂上塗着朱色十字，中間四個斗方大字：

“利民醫院。”

底下一行小字：

“貧病免費送藥！”

克西感激紅頭阿三薦的好醫院，既是近便，又“免費送藥！”

車子到醫院門口，醫院的雙扇鐵門關着，只在左邊那扇門上開着一扇小門進出。那雙扇鐵門是

要有摩托車來才開的，平時有病客乘人力車來，向例都是停在大門外，再由病客的家屬扶着抱着駝着或是兩個人抬着送進候診室去。今天借了紅頭巡捕的威風，車子才到門口，紅頭便吆喝着：

“開門！開門！”

小門內鑽出一個人頭，起初臉上不很高興，後來見是紅頭巡捕陪着送來的，便馬上把鐵門打了開來。紅頭向那個管門人點一點頭，管門人便領着他們一直走向治療室去，幾個人幫着把莉蕾抬在躺椅上躺着。莉蕾這時才有點蘇醒轉來，眼睛微微地睜了一下。管門的退了出來，一個青年後生和克西接談，請他和紅頭到候診室裏去坐。

到候診室坐了下來，紅頭借醫院的電話向巡捕局報告了幾句，又要回去站班。臨走時，裂開滿腮鬍子向克西點頭，足又立着不走，克西莫明其妙，醫院的青年後生輕聲向克西笑說：

“他要酒錢呢，隨便給幾毛好了。”

提到錢，克西憶起半天工夫車錢還沒有給，袋

裏搜尋了四個雙毫，向紅頭講明給他自己三個，另一個叫他出門時順手交給車夫。

紅頭走後，那後生大概是醫生的助手，問明了姓名，吩咐先繳六元大洋的特別掛號費，克西摸了半天才摸出三元，他只得向那個後生要求掛普通號，問他掛普通號要多少錢。那個後生馬上拉長了臉：

“掛普通號爲什麼一進來就把病人抬進施療室去？我們這裏按號順診叫普通號，隨到隨診的是特別號，你得給六元！”

“實在沒有法子，我身上只有三元呢。”

“你既只有三元，那請你快把病人扶回這候診室裏坐着，再掛一個普通號，等按號輪到你，你再扶她進去。”

克西急得沒有辦法，只得哀求着，請求先准他交三元，其餘等他回家去籌借，橫豎病人要住院的，等出院的時候一總付，那後生才答應了。談判定當了回施療室去，忽然大門口有人吵鬧，克西不

知什麼事，也跟着那個後生跑出去看，原來先前那個紅頭巡捕還沒有走，正在打着車夫。紅頭巡捕見克西出來，馬上跑前來告訴，說車夫敲竹槓，給他兩角他硬要四角，少一個不肯。但車夫遠遠的立着，哀苦的臉色向克西作揖，嘴裏喃喃的哭訴着：

“路雖然拉得不多，但等了點把鐘，給我十個銅子什麼行呢？”

紅頭巡捕很不好意思的趕着把個毫子丟給車夫，一邊舉着棍子要打車夫，口裏像在講話給克西聽般的高聲說：

“不要敲竹槓，二個角子很多了，不要討打！”

車夫接了毫子便笑了，拖着車子一邊走一邊回頭說：

“早給我兩角，何必鬧呢！”

醫院裏管門的也立在旁邊笑了。

看了後，那後生領着克西進施療室去。

莉蕾臉上的血污已經沖洗乾淨了，上身的衣

裳也已完全解開，手臂上也發現跌破了幾塊皮。莉蕾昏昏迷迷的躺着，克西想走上去喚她，醫生把他拉住了說：

“不要驚動，讓她養一養神！”

醫生留下一個看護婦替莉蕾輕輕的幫紮帶，他拉着克西到間壁一間清靜的房間裏坐下。醫生把病人跌傷的險狀形容了一陣，鼻樑破了，嘴唇皮跌穿了，左邊的門牙和犬齒也跌掉了。最後吩咐他給莉蕾住院醫治，回家去一定有危險！說着，點下頭，踱出去醫別的病人去了。

克西坐不多久，先前那個後生走進來和他攀談，談的也無非是莉蕾的傷勢如何危險的話，意思要住院。克西便問住院要不要錢，那個後生說要收一點，醫院只是收回本錢，並不賺病家的錢。克西問他每天要多少，那個後生滿不在乎的伸伸手，嘴唇有氣沒力的微微啓開：

“一天十五元。藥費外加，普通手術費奉送，特別手術費外加。”

克西驚呆得不會開口，停了好久，畏畏縮縮問有沒有次一等的。

醫院後生說：

“有，二等病房每天只要九元！”

克西停着不答應，醫院後生又說：

“三等五元。”

克西再要問時，那後生的臉看着天花板了。

克西想剛才進院時，院門口招牌上明明寫着“貧病免費送藥”，這時却緊緊咬定要錢。他以爲或許是醫院不明瞭他的窮，便試探那後生說：

“貴院門口招牌上不是說‘貧病免費送藥’嗎？”

“不要錢！開醫院做什麼？”那後生很不滿意的說。

“好吧。住三等房間吧。先住着，我回家籌錢去。”

“也好，我們這裏有印現成的保單，你去填一張來，要般實可靠的店舖蓋印擔保。保單限六點鐘前送來。過時不送來，病人夜間是不給鋪位的。醫

院裏的規矩本來入院時要先付足五天房金，但你能打了可靠的保單來，我們也可以爲你特別通容過去。”

克西自然感激那個後生的話，連連點頭，那個後生在抽屜內找了一張鉛印的空白保單，指示了幾句應該如何填的話，克西鞠躬示敬的雙手接了，摺成一方塞在袋裏。回到施療室，莉蕾的神氣已漸漸恢復轉來，臉也不像先前那樣白得可怕。眼睛微微睜開來，看見克西立在傍邊，微聲說：

“我不要緊了，剛才累得你辛苦。”

“不要那樣講，你好好地養一回神吧。醫生說你的傷很危險，要住在醫院治療。你安心睡一下，我要到朋友家去走一走。”克西把打保單的話隱了下來。

“住在這裏不要錢嗎？”

“要一點。並不多呢，塊把錢罷了。”克西怕說多了莉蕾不肯住。

“有什麼危險，我現在完全好了，回去吧，住什

麼醫院。”莉蕾說着坐了起來，“受了一點硬傷，回家去睡幾天便好了，這裏要塊把錢一天，何必白花錢。”

克西忙把他按下去，五元錢房金一天的話自然更不敢說，只是接着她的耳朵安慰，要她耐性一點，而且上海房錢貴，東住西住都是一樣的出錢，倒不如住醫院穩當。

* * *

在醫院門口踟躕了一下，摸着袋裏的醫院的空格保單。上海的大商店大公司大工廠，克西是沒有一家不刺震着耳朵，有幾家他也曾做過工，有幾家的老板還知道他是個弄工會的壞蛋，注意着他，但這與他袋裏的保單有什麼關係，那許多大商店大公司大工廠是不能爲他担保的。至於中等商店小商店凡够資格打那醫院的保單的，少說些，上海可以找出幾十萬家，但那一家肯替他蓋印担保呢。他想一家一家去哀求，或許萬一能微祥得到一家

店主的慈悲而蓋個印。他馬上覺得自己的妄想太可笑，沒有資產的人，不過是一個平常動物罷了。勞力嗎，牛也有，馬也有，狗也有，誰能相信你呢。醫院的保單是不能不在午後六時以前送去，否則莉蕾夜來便沒有睡覺的地方，才受重傷的人要她坐守一個通宵，那是何等的危險呢。他想回進去向醫院哀求，但他馬上覺悟到醫院非但不能允許他的要求，鬧到底，倒把莉蕾的傷弄重些。最後，他下了決心去託朋友，他有幾個朋友比較的受資本主信任一點，藉這一點關係，或許能徼倖成功。

向着剛才下電車的地方茫茫的走去，走到轉灣一家烟兌店門口，下意識的使他要兌銅子，省得上了電車用角子買票要硬吃八個銅子虧。在衣袋裏搜了半天，袋裏除了一個雙毫以外是一文都沒有了，把角子丟上櫃台，烟兌店裏的那個學徒的頭才够到不滿二尺五寸高的櫃台頂，把角子看了四五遍，才回錢板上取了一節銅子給他。

回到莉蕾跌的地方去看，柏油路又和原來一

樣滑淨，剛才的一灘血已經給來往的摩托車馬車踐踏了去，連一點影子都看不出了。

第四章

電事到楊樹浦停站，苦力們你推我擠的搶着下車，腳給人家蹈了也沒工夫喊痛，頭給人家碰撞了也不摸一摸，只睜眼看前頭有什麼障礙碰着，假使碰的人避開了他便若無其事的還是撞過去，蹈腳碰頭互相撞一下，擠擁的時候是常有的。苦力們一天到晚給工頭和私家巡捕原鞭椎得神經麻木了，蹈一下，碰一下，撞一下，那算得什麼。克西下車太急了，不當心肘臂碰了一個老頭子苦力的額

頭，他的肘臂已痛得給削去骨頭般痛楚，但看那老頭兒黢黑的額皮固然不見紅腫，老頭兒也似乎沒覺到痛，努力擠着別人搶路走。

大洋房傍近難得看見人影，低矮的平房前後的人總碰頭碰鼻那麼擠，白天有熱毒的太陽高照着，泥頭土面的小孩子們還要在屋前屋後追逐着玩，一到晚間放工，那些手裏提着吃空了的破飯籮的男女老幼的苦力們走着擁擠窄狹不平坦的煤渣路，恨不得把這些小平房抬了起來，但結果却是一小隊一小隊的鑽進那些小平房去了。

克西下了電車隨着一些放工歸家的苦力擠了里把路，在路上給人碰了撞了也不願的趕自己的路。趕到陶祖誠家門首，天空已經有點黑暗下來，路燈不明不滅的放着暗光了。叩了一下門，門虛掩着原沒有上門，裏面的人聽見叩門的聲音便喊說：

“誰？推進來！”

克西推門進去，小得不滿一方丈的客堂裏圍

擠着二十幾口人，祖誠的父親母親老祖母，三個弟弟兩個妹妹，四個孩子二個女兒，樓上住的九個三房客也擠在一起。

天黑了，祖誠家裏却還沒有點燈，因為大家只是講講閒話，室內黑暗是不要緊的，橫豎不過談一回，吃了晚飯便要睡覺的。克西跨進去，隱約看得出祖誠的面貌，其餘的幾個人也不去注意，走到祖誠面前，祖誠覺得奇特，立起來辨認了後才知道是克西。

“喔喲！你上那裏去的？去了這幾個月工夫！今天放工在路上也想起你呢。”

“才下工嗎？”

“剛才回來，坐下不久你就來打門了。六點半放工，現在才六點三刻呢。——老凌！你近來好？”祖誠捉着克西的肩頭搖動，在黑暗裏注視着克西的面容。

母親去客堂的後房裏點了煤油燈出來，九個三房客也躲上樓去，祖誠的父親牽着孩子們的手

到門外去玩。一時間客堂裏清靜了。

“不說閒話，有件緊要事情煩你！”克西捉着祖誠搭在肩上的手緊握着。

“什麼事？”

“打一張保單，住醫院的保單。”

祖誠先聽到保單，呆了一呆，繼後聽到住醫院的保單，才驚駭着問：

“出了什麼事嗎？”

克西把帶莉蕾出來和莉蕾下電車跌傷以及進醫院沒有錢要填保單的話略略告訴了一遍，把袋裏的空白保單抽出來給祖誠。祖誠攤在煤油燈下看了一遍，仍把保單交回克西手裏，他想雖沒有什麼大責任，但要人家打個印，總得費一番唇舌。

“你把內容填好了，再試着到對過祥豐那家帶賣零酒的雜貨舖裏去蓋印吧。那是我們廠裏的帳房間幾位先生和工場裏幾位工頭開着專做工人的生意的。我家一家十幾人都在廠裏做工，每月付給祥豐的錢也佔了我全家收入的五分之三，想這一

點小事總不致疑難的。”

祖誠尋了筆硯出來，克西憶想着醫院後生教他填的格式，和祖誠斟酌着填寫。克西的名字不能公開，又怕醫院收了保單要來對，填假名也不行，依着祖誠的意思就把莉蕾算做祖誠的親戚，由祖誠去出頭：

利民醫院住院保單

今保得陶祖誠之表妹李淑英因跌傷病危
情商居留

貴院醫治所有房飯手術藥資各費於出院時結
算付清不得拖欠分文如至時病家不付即
由保人負責代償再病人病勢沉重住院如
有意外各由天命病家不得向院吵鬧此是
陶君情願恐後無憑特立保單為證

大中華民國××年二月三日立保單人 | |

病人家屬陶祖誠押

印花
稅票
一角正

住址 _____

填好後，祖誠拿着急忙到對過來找他認識的那個工頭，那個工頭正坐在店堂裏喝酒。祖誠因為有事求他，先向工頭點頭招呼，隨手替工頭付了酒錢。工頭看着情勢就知道祖誠有事求他，任祖誠去付錢，他只是笑着點頭。

“有什麼事嗎？一進來就給我付酒錢，你自己也不喝一杯。”工頭看祖誠立在面前，笑着問。

“孝敬張老板一杯水酒，也要一定有事煩老板嗎？今天碰巧你高興，在這裏喝酒，冒昧替你會了鈔，也不算是稀奇喲！”祖誠恭敬的立着回答。

“你自己倒不喝？”

“我不會喝呢！”祖誠在張工頭的右手邊一張條凳上坐下。

“凡是工人沒有不會喝酒的，你算是例外，我們祥豐雜貨店算少做一份酒生意。”張老板得意地說着，乾了面前的酒杯，祖誠馬上執了酒壺替他斟滿。

“從前也喝的，後來爲了養家，戒了！”

“哈哈，喝點酒算什麼。隨便多掙一點，那會妨害到養家上去。”

“我們窮骨頭那能比老板。”祖誠嘴裏說着，心裏却想着：

——你喝的還不是工人的血！

“我看你的神氣一定是有什麼事情的，伙計，告訴了我好幫你的忙吧。”祖誠的舉動究竟逃不過張老板的眼睛。

到這時，祖誠才戰戰兢兢拿出那張保單，送到張老板面前去：

“要個店舖蓋印，想請求張老板高抬貴手替我打個祥豐的印，如何？”

那個工頭接了保單看一遍，句子雖然讀不斷，但大意是看得懂的。看了後，連點着頭說：

“可以，可以，……就是這店不是我一個人開的，我本來不能答應。但是在我們廠裏做工的，各店東是議定可以担保的——就只一層，要付五天的工錢給店裏，不曉得你能不能答應。本來照例要

一個禮拜，但你向來做事安分，剛才又爲我付了酒錢，我特地替你關說一聲，付你的五天的工錢就夠了。”

“付五天倒不要緊，但上月底廠裏發出的工錢，我家通通的錢還了米店和這裏的油鹽賬了。如何來這筆錢付。”

“那不要緊，你寫張欠據給我，月半發工錢我扣回來好了，今天就由我借給你。”

工頭吩咐管賬先生寫了張老板三元七角五分的代賬，（祖誠的工錢是每天七角五分）祖誠在一張借票上簽了名。

今借到

張長發工頭名下本利洋四元五角正言定於本
月十六日廠中發放工資時本利一併扣除
決無異言

中華民國××年二月三日 陶祖誠押

祖誠雖覺得白花了三元七角五分又加七角五

分的利息有點心痛，但在工頭面前不能露出不快的神色，只得裝着笑容拿了保單告別出來。出門時他看着保單上加蓋了的朱印‘群豐號書柬’五個楷體正字，感着難解的神祕。他想爲什麼定要蓋上這鬼東西保單才有效力，又想這麼不費一力不費一文的蓋個印，要收三元七角五分，做老板的什麼會不發財？

祖誠回到家裏，他把蓋印時的情形都瞞着，只是笑嘻嘻的把保單交給克西，嘴裏歡呼說：

“印蓋到了，老凌！”

克西也驚喜得跳起來，接在手裏仔細看了一遍，拿在手裏搖着問：

“沒有麻煩嗎？”

“有什麼麻煩，別人不認得我，難道姓張的那個工頭會不相信我？”祖誠把蓋印時的困難絲毫都沒有露出，他知道克西的皮氣，克西知道這事情的時候會生氣把保單撕掉的。

克西又向祖誠討了兩角小洋做電車錢，飛奔

了出來。

* * *

趕回醫院已經晚夜七點半鐘了，莉蕾還躺在施療室的藤椅上，一見克西進來，便坐起來問：

“這許久時候去什麼地方看朋友的，到這時候醫生還不教我進房去睡呢。跌傷倒不覺什麼，只是一天奔波的辛苦，混身筋骨酸痛，想早一點睡，叫了三次，才有一個穿白長衣的女人來應我，她說在清理床舖，等弄好了再叫我去睡，但到現在又有點把鐘了。我想一個人走出去，只是才到上海認不得路，否則我早就走了。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傷，住什麼醫院？”

克西盡力安慰了一番，看她靜下來後才拍着她的肩膀說：

“我找醫生去，教他馬上給你床位。”

克西在醫院內看了一週沒見個人，最後找到門口管門人的小房裏，管門人才送他到白天見過面的那個後生的臥室裏。那後生正舒服地躺在搖

椅裏抽捲烟，望着桌上的紅色玻璃杯裏冒着的熱氣出神，仰着頭噴烟圈，眼睛又看着烟圈出神。克西氣得幾乎罵了出來，但怕莉蕾吃他的眼前虧，忍住了不發作，袋裏抽出保單給他：

“先生，保單填好了！”

那後生呆一呆，接過保單看後才點着頭說：

“呵呵！我幾乎忘記了。請你坐一下，我去招呼床位。”說着把一罐三砲台香烟的罐頭蓋揭開，送在克西面前，又倒了杯白水，便促忙着走出去了。

那個後生那裏是去招呼床位，他走到辦公室先翻了一道電話簿，搖動着電話機告訴接線生：

“喂！喂！八—三五—！喂！八—三五—，八—三五—！……”

略略等了一下，像和人談話般的：

“喂，寶號祥豐吧？”

“……”

“有個姓陶的住敝院醫病，是寶號担保的，有沒有這事？——我們是利民醫院，利民醫院。”

“……”

那個後生聽着電話聽筒裏的話臉色喜了起來，點着頭說：

“謝謝你！多擾了！”

後生掛了聽筒，按了按寫字桌角上的一個電鈴，叫來一個看護婦，吩咐趕緊安置施療室那個女子到三等病室去。

那個後生看着看護婦走了，才把保單塞在抽斗內，再回自己的臥室去。

克西坐等了半點鐘，後生才回來。克西忙得一天還是早晨和在火車上吃了點東西，這時覺得肚子餓，把那個後生倒的白水喝完了自己又拿了水瓶倒了一滿杯喝着。那個後生一跨進門，便笑着告訴克西：

“令表妹的傷據醫生說還要防有危險，但住在敝院裏是可以保證安全的。現在已經叫幾個看護婦抬她到病室裏去了。”

“好，那我到病室去看她吧。”克西說着立起

來，他現在對這後生的虛偽有點嫌惡了，立起來後兩粒眼珠滾上滾下的看那後生，但又找不出相當的出氣話。

“可以，你去廳後轉彎上樓到四層樓去找。”後生說着看了看手錶，“只是時候晚了，務請十一點鐘前走出病室。現在已經八點半了，快去看一下也好。”

克西不打理，已先跨出十來步了。轉到廳後，在屏門後發現一張三尺寬的樓梯，在白天，那兩扇大屏門開着，立在外面天井裏也可以看見樓梯的，晚上門關着，所以要繞到廳後才尋得到。樓梯是螺旋式的，一段一段盤上去，克西今天一天沒停足，盤上最後一段樓梯的時候，已經頭暈目眩，脚痛得抽着腿筋，雙手緊吊着樓梯的扶手，才沒有跌下去。

等清醒了一點，走過來却尋不見一個人影。一個個病室的門都開直着，從門外看進去，每個室內都胡亂躺着二三十個病人，內容雖看不仔細，但那

三方丈房擠下二十多個人，這種違反衛生原則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走過了五個門，到第六個的時候，才看見莉蕾坐屋角內一張不滿二尺寬的狹棕床上。

克西趕着走進去，使人窒息的藥臭他也不顧，莉蕾拉他的衣角叫他坐下來。

“洋房，洋房，在家裏想着，今天下車後看見外形更加想着，可是剛才這一次，我嘗着洋房的厲害了！盤完那六段長樓梯，我的腿就像斷下來那般痛，腰酸眼花地只會吊緊着梯旁的扶手。”莉蕾一開口便先訴苦。

克西的剛才盤樓梯的苦況陡然又顯現在眼前，聽莉蕾訴說了後，他向莉蕾伸舌頭：

“什麼！你自己爬上來的？”

“不爬上來還飛上來！”

“那個醫院的後生說叫看護婦抬你上來的呢。”

“只有一個看護婦跟着我。那個看護婦才有

趣，她還要我看護她呢。當我盤完了三層的六段樓梯，給我落了下來，她才盤上四段呢。進房時我取笑她爬樓梯爬不過病人，她笑着說我是資本家的新兵，才來上海是一條又壯又強的牛，但久了總要軟弱下去的。她說她才來上海的時候也爬樓梯爬得飛快，比我快得多。但等做了一年事情之後便面黃肌瘦，四肢無力，爬一次樓梯總要弄出一身汗來。——唉！住洋房也是沒有意思的！”

克西聽着心中只是湧動着一種難堪的感傷，莉蕾才到上海，她那裏知道大洋房內還另有一種建築的電梯可以上落的呢。利民醫院是省下這一項建築費了。他們把病客出的代價做標準，把三等病室做在四層樓，二等病室做在三層樓，頭等病室做在二層樓，樓下做各種辦公室。平時的三等病客再多來些，不論多少總歸望四層樓上送。擠着擁着，有時候樓梯口走道內都架着床舖給病人睡呢。他平時是想透徹了的，窮人要害病只好等着死，做虧空借賬醫病，病雖好了還要餓死的。借人家醫病

的錢你能够不趕先拚命做工湊着還嗎，但等到差不多還清賬你又病了。病了借錢醫，好了還賬又做出病來，等到末一次死了你的賬才算還清了。

“有錢住洋房是好的，沒有錢倒真的不如住平房。剛才盤三層樓梯，盤出一身汗，盤到四層樓上已經頭暈目眩，腿筋抽痛起來，吊緊着扶手半天才復元呢。這醫院真不近人情，叫病人爬這三層樓梯，好人也要爬出病來呢。”

“我倒還不要緊，頂可憐是那位看護太太，爬得真要了她的命了。”莉蕾說着笑起來了。

克西看見床前擺着兩隻碗和兩支筷，便問；

“吃過飯了嗎？”

“吃過了。大半碗菜湯，一淺碗飯，我把飯吃完了叫半天才叫到一個看護婦，請她再添一碗。他竟不給我添，他說醫院裏規矩病人不能多吃，實在不够吃也只能叫家屬買點點心送來，飯是不能添的。——我本來沒有病，這一下倒要餓出我的病了。她說頭等二頭病房的人是可以儘飽吃的，我想三等

病容不是一樣的人嗎！”

克西搖着頭安慰莉蕾：

“不要想這些事，等病一好就出院罷咧。爲他生氣也犯不着。”

“好好的人有什麼病呢，我明天就出去，在這地獄般的醫院裏，餓瘦了還要煩惱出病來呢。”

“你安靜着住，醫生看你的傷痊癒了會叫你出院的！”

“這點小傷算什麼病，過四五天傷口的痂蒂落了，還不是和原來一樣。這混賬醫生貪做生意，所以叫我住院了。明天給還了錢，我走我的路，醫生能够阻擋我嗎！”

“上海醫院的黑暗我略略知道一點，醫生不許可出院，無論如何走不出的，要把錢給醫院賺到相當程度，那麼就是病沒有好全，他也會許你出去。”

克西講到錢的話，莉蕾陡然憶起了什麼似的忙着伸手探袋，探了一個袋臉色慌張一點。外衣的袋探遍了又忙着解內衣的鈕扣。克西看着知道又

有意外的事變發生，注視着莉蕾等她把內容說出來。莉蕾解開內衣差不通身都摸遍了，忽然哇的一聲哭別了氣過去，伸直了脚躺着不動。克西嚇得嚷起來，拍莉蕾的肩膀向着她的耳朵喊：

“莉蕾！莉蕾！什麼樣！莉蕾！莉蕾！你醒醒喲，很好的爲什麼這樣子？莉蕾！醒醒啦！莉蕾！莉蕾！莉蕾！”

這一下，全病室都生起波動來了。有幾個走得動路的竟扶下床到莉蕾床前來，走不動的也坐在床上伸起頭來看。

騷擾了半天，一個臉色灰黃的看護婦走來了，克西是還在向着莉蕾的耳朵高聲的喊着莉蕾的名字。看護婦立在面前克西也不打理，他緊拉着莉蕾的肩頭一點不肯放鬆的狂喊着。別的病人把情形告訴了看護婦，看護婦也慌得沒有辦法，急得滾下樓梯去找醫生。醫生正在和夫人談論上跳舞場或上電影院的事情，夫人的意思看有聲電影時髦，否則不如去跳舞，說着倒在醫生懷裏撒嬌。醫生隻腕

挽着夫人的肩膀，把烟斗放到台上去，一壁說有聲電影的留聲機和電影片子總開不合節，片子上嘴動，留聲機啞着，留聲機叫着，片子上連隻狗都沒有，沒意味，要去跳舞。待放下烟斗吻抱在懷裏的塗了口紅的嘴唇，看護婦連打幾下急門，推進來了。夫人羞得逃到床幔裏去，醫生很不高興的立着聽看護婦報告事情。

看護婦急聲急口的報告了幾句，醫生沒聽明白先罵起來了：

“嘮嘮叨叨的你說些什麼話。你說簡單一點，說慢一點，又沒有人搶你的話說！——你先說你是什麼病室的看護？”醫生怒形於色的說着，那滿腮的硬鬚剃得只剩塊黑印子，牛鼻頭下面留下一片短束洋鬚，說話時，那短鬚像在跳動。看那神氣，恨得像要一腳踏出個坑把看護婦活埋下地去。

給醫生這麼一問，看護婦覺得自己太冒失了，剛才是急得她沒有思索的餘地，所以肯撞着衝進醫生房裏，這時想退又退不出去，只得戰抖着聲音

回答：

“我是四層樓上女室的。”

“是不是鬼迷了你的心竅？三等病客的事也鬧到我這裏來！聽了半天，我以爲你說的是頭等協豐紗廠老板的女兒，却是三等裏的窮鬼。就算死了扛到太平間去罷了，鬧到我這裏來幹什麼？還有助手在那裏，你又不去找，碰着我要出門，却來嘮叨着。——三等病室的人死幾個值什麼？”

“是我嚇昏了，冒失跑進醫生這裏，以後再不敢了。”看護婦說着把腰彎下九十度去。

醫生不打理，左手去拿了呢帽，右手揭開床幔招他的夫人，擁着夫人的背一壁走一壁回頭望着幾乎窘得要哭出來的看護婦罵：

“慫東西！還不滾！”

看護婦跟着他們夫妻兩人退出來，又看着醫生牽夫人的手坐上摩托車。同是一樣的女子，自己一天到晚辛苦得腰酸骨痛，不要說想坐摩托車，連安穩覺都睡不成。給病人叫醒了，找醫生，却白賠

一頓臭罵。醫生夫人白天玩了還不够，晚上還要醫生同坐着摩托車上跳舞場。她同醫生夫人比起來，醫生夫人是人，她自己實在不如一隻狗了。摩托車開出門外去後，看護婦再去找助手，打了十分鐘助手的房門，房裏才有人半睡不醒的聲音問什麼事，看護婦立在門外高聲把莉蕾哭昏過去的事情說了一遍。講完了聽一下，房裏沒人打理，却聽到打鼾的聲音了。看護婦想再打門，又怕受剛才醫生那樣的沒趣。在門口徘徊了一下，終於決定不再打門，想把她自己知道的一些救急法先應用一下，這樣昏過去的救急法，只有把衣服放寬，頭上洒點冷水罷了。

莉蕾昏了點把鐘才哭醒轉來，發狂般哭喊說：

“我的……錢呢？”

“……”克西聽了呆着，只是拍她的肩膀不說話。

“啊啊，我的錢呢？我的錢那裏去了？”

“什麼？你的錢！”

“是的，錢，我的錢！”

“你的錢？錢？”克西嘴伸去向着莉蕾的耳朵邊問。

“我把一捲錢放在身上丟了。我身上通通搜遍了都沒有，這叫我如何過日子呢。我到上海是全要靠這點錢過日子呢！現在丟掉了，這是斷了我的命根，我不如去死好了！我如何過日子呢？”

“都丟了？身上一點沒剩？”克西也替她着急起來了。

“丟了，完全丟了。四十塊錢全丟了！早晨出來捲在一個紙包裏塞在內衣袋裏，路上忘記了沒交給你，現在通通丟了。”莉蕾又放聲痛哭起來，頭枕在克西懷裏，哭得好幾次抽不轉氣來。

克西只得陪着流淚，再沒有能力去安慰莉蕾了。

看護婦跑上來，看見室內靜的烏雀無聲，克西也在那裏哭，以為莉蕾死了，嚇得軟在門邊，又因為剛才受了醫生和助手的委屈，心頭一陣難過，竟

放聲哇的哭了出來，哭着又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向
病客們訴說：

“這個關門醫院，病人病危了，去報告醫生，醫生
挽着老婆上跳舞場，去找助手，助手關着房門睡覺
不理我，這樣黑暗醫院，我這個看護婦也不想做了。
他們那裏還把三等病客當人待呢。現在人是……”

這一下又把全病室裏人的波動起來了，聽說
醫院不把三等病客當人待，所有的病客都坐起來
聽看護婦的話，連莉蕾也坐了起來。

看護婦看見莉蕾坐起來，吃了一驚。她覺得自
己太可笑，竟弄出這樣笑話來，只得把醫生和助手
對她無理的事情訴說了一遍，把自己哭的原因遮
掩過去。但這一篇話你知道又要加重幾個人的病
呢，各個病客額上都漲起了青筋，有幾個聽得心裏
難受，把腳和拳在床邊的木條上捶。

隨後病客中間有嘴快的把莉蕾失錢的事告知
了看護婦，莉蕾又仍舊在痛哭了。克西忍住淚把詳
細訴說了一遍。

看護婦和克西忙着安慰莉蕾；錢丟了哭也哭不回來，保養自己的身體要緊。勸慰到十一點半鐘光景，莉蕾才哭倦了。因為傷口的血又哭流了出來，看護婦端了溫水洗好傷口，換了綑帶，讓莉蕾平臥着睡下。克西還是坐在床沿上，看護婦向他鞠了一躬說：

“先生！十一點半鐘過了。實在對不住！醫院裏的規則，要請先生明天再來。三等病室裏是不能留家屬的。”

克西聽了便柔聲要求說：

“我在這裏坐着陪病人一夜不要緊吧。病人從沒離過我，怕她一人在這裏不慣呢。請通容一點。”

“實在不能允許先生，允許了先生我明天會給醫生逐出去的。這是醫院的規則，頭等和二等病室可以留家屬同住，三等是不能的。”

“坐坐有什麼要緊！”

“但這一病室又都是女人，你無論如何要出去，明天再來吧。”

克西沒有辦法，縳了半個時辰的眉頭。走出醫院，叫他到何處去過夜呢，春夜的冷和嚴冬是不相上下的。身上只有幾個銅子，回到祖誠家去是不行的，他們一家男女老幼除一個後客堂一個伏着身爬出爬進的擱樓以外，其餘打地舖擠在客堂裏，他這個生人是萬難插足的。其餘的朋友，雖然還有幾個，但都是見了他就想把他賣錢用，他那裏敢去。但不出醫院過夜也是不行的，看護婦又催了：

“先生，病人我代你招應得極周到，請你明天一早來好了。”

克西看形勢實在推諉不過去，只得向着莉蕾的耳朵驅她說：

“莉蕾，你安靜睡着，我明天起早來陪你，現在我要回朋友家去了。”

莉蕾的眼淚還似乎流着沒有乾，勉強答應了一聲。

此
页
空
白

第 五 章

開頭露宿的幾天只有地面上被電燈照耀得通明，近來上半截的天體也漸漸明亮了，煤渣舖的馬路也和柏油路一樣的不再躺在黑暗裏。月亮明鏡般懸在天空裏，天上一絲雲都沒有，克西像被逐的野狗般無家可歸，在馬路上踱着，雖然精神的疲倦和雙腳的疼痛幾次引誘他在柏油路上臥下。但停了一次給巡捕叱逐一次，疼痛的腿還要受巡捕打幾棍。他只得像越獄脫逃般一步步掙扎，尋覓可以宿夜安睡一覺的地方。

* * *

“這樣做不得，先生！我們同是中國人，我何必對你兇，但半夜裏外國三道頭或者紅頭阿三來查到了，我第二天就要脫下號衣滾蛋的。我一家五口祇靠我在這裏守長夜弄得十二塊錢一月過活，要是被趕走，那是絕了我的生路了。”

“對不起你，我躲在這裏絕不會被發現的。講真話，我在這裏過夜過了一個禮拜多了。”克西從很密的灌木樹枝裏伸出頭來。

“那我早知道的，你是再上禮拜三來這裏起，今天第八天了，一天都沒有簡斷，我那會不知道。但那時沒有月亮，就有也要後半夜三點以後才昇上來。今天夜裏一兩點鐘月亮就會照進園裏來的。外國三道頭和紅頭阿三每夜十一點和三點來查兩次。那幾天我放心讓你睡，他們打着手電筒只是把電光各處照一下，眼睛是不跟着看的，電光照了一週他們便走出去了。但今天月亮這樣通明，樹葉又沒有長起來，樹枝雖密遮不住你的影子。外國人

發現矮樹裏有黑影子，他必定近前來細看，不用手電燈照他就能看出你。先生，在我管的範圍內外國人當然要我負責，那就是要我不拿這一月十二塊錢呀！唉！先生，在十天之內你無論如何不能在這裏過夜的，過這十天你再來我決不怪你。”

聽了管園巡捕的誠懇的要求，他覺得不能不走出去了。克西出了公園門，立在外白渡橋上望望黃浦江面，雖然江底裏映不出和天上同樣的一個月亮，但江面上的一片毫光也足以把那許多停泊着的帝國主義者的軍艦和商船吞沒了。克西立在橋上覺得那白光之中像要燒出火光來，又從這一陣火光一燒之後那些軍艦和商船便要化爲烏有。他又望望鐵橋兩塊下的許多洋房，望南到十六舖一列都是銀行，十分之八是帝國主義者刮了殖民地的本錢在殖民地開銀行，立下永久侵略殖民地的根基。望北去，望遠一點，望到西北和東北，啊！那一大片一大片的地都被帝國主義者築滿着煙囪，圍着煙囪的高大的洋房的工廠，再離那大洋房一

里半里之內便密集着草屋和平房。草屋和平房裏的人們的血流向工廠，工廠再匯流到黃浦江邊的銀行。到了那裏，十分之二留在本國的新興資本家袋裏，十分之八便裝在商船裏運回帝國主義者的本國去，那許多軍艦是特爲保護搶掠到的贖物而來的！

克西嘆着氣，雙手捧着外白渡橋的鐵柱搖，搖不動，便向東北方密集着烟囱的地方走去了。

時候才夜間十一點多，電車噹噹噹的跟着克西從橋上馳下來，馳下十來丈路便停在一株紅鐵柱的傍近。想來這是最末的一班車了，那立在紅鐵柱底下的童工專門管理電綫和路軌的，他也跳上電車去了。賣票人看克西跟在車邊走，執着將要關上的鐵門叫：

“喂，快上車，後面沒有車了。”

“不要錢我就上來！”克西摸着袋裏當做明天一天的食糧的十個銅子向賣票人苦笑。

“碰着鬼，”賣票人砰的一聲把鐵門關上，吹一

下管子車便開走了。

十幾天來睡眠不足和營養缺乏，精神的疲倦已經支持不住這個黃瘦的軀體了。剛才從醫院出來預備上公園去就寢，從醫院到公園的三四里長的一大段路，早已使他的兩腳不能再移動，因為管園巡捕的一番話奮興着，才勉強拔起腳來。現在却覺得漸漸支持不住，想找一個相當的地方躺下來，一頭向前慢慢的走，一頭向左右張望。這柏油路上路燈既然很密，而且巡捕也是很密的，克西張望了很多時候得不到機會。踱到快近電車落站的地方，一條弄堂顯現在眼前，附近沒有巡捕，弄堂內也沒有人出入了，他覺得這機會再不可放過了，就大着膽子踱了進去。他在弄堂內兜了一轉，裏面來來回回縱縱橫橫的十來條三層樓洋房的住宅房子，中間關着四五條十字路的公共行道，四週有八九個進出的鐵柵門，都已下了鐵鎖，只有剛才進來的那個門開着。克西把這個弄堂走遍了，都沒有一處可以藏身的地方，只得回到剛才進來的那個弄堂門口，

那門內左邊立着個小木頭的房子，他便爬在木頭房子的背後睡下了。那地方不容易被出入的人看見，冰冷的東風也被木頭房子遮住了。他像得到了安樂窠般的心裏得意地想：

“嚇！地方找到啦！”

才睡下去，在光潔的水門汀上伸了個懶腰，忽然覺得自己的腳趾被人用竹棒打着，他正閉着眼睛尋睡，以為什麼頑皮小孩子用棒觸他開心，不去打理，翻一個身把腳縮過去曲着貼在小腹前，半睡着求饒說：

“小朋友們，不要開我可憐人的玩笑，快回家去睡吧。時候不早咧。”

管弄堂的紅頭巡捕笑了一笑，馬上又收起笑臉，在克西屁股上着力擊了一棍：

“赤老，你看清爽啦！這裏阿是嚙腫覺的地點？”

屁股上的一棍，克西吃着了已經覺得有些不妙，再聽到那印度人口音的不流利的上海話，他迅

速地坐了起來。克西聽他講上海話，使用上海話對他討饒，那知說了半天，巡捕却搖頭說：

“噯話啥 阿拉聽勿懂格！”

後來克西又用英文向他討饒，紅頭巡捕不等他開口便揮着棍子說：

“噯格房子是外國人格，噯會講英國話也噯啥用！噯一定要腦阿拉送噯行（巡捕房）裏去。”

克西再想說話，紅頭巡捕張着芭蕉扇般的大手掌，一把把他揸住着。

“噯出去好哉！”

紅頭巡捕在他背上輕輕一推，克西便蹣跚着跌出鐵門去了。

克西在鐵門外定立着下神，聽到紅頭巡捕尖刻的一聲諷笑，同時還有砰的一下關門的聲音，那紅頭回到小木頭房子裏去了。

克西立在鐵門外想回進去教訓他幾句，說他看守着這一大片的高暢大洋房，而自己住的却是狗窠一般的小木頭房子，還要幫着財主欺侮無家

可歸的人，亡國順奴的劣根性真是不可救藥了。

揉一下矇鬆的倦眼，又掙扎起精神繼續向着東北方走。那地方他並不是一定要去，去了也是一樣的沒有地方住夜。祖誠家裏擁着這許多人，再也插不下他。但那一帶地方克西日常走得很熟悉，又下意識的走去了。

路上已經斷了人跡，電車人力車都不見了，馬車摩托車很稀疏地馳過幾輛。巡捕隔開百來步路便有一個，另外牆陰下還有外國三道頭在走來走去。克西戰戰兢兢的走着，不敢張望或者停留一下，只是很正經的向前一步一步走。但這樣，巡捕仍不肯不注意他，目光注意着他走近來，又注視着他走遠去。克西是矜持着，不給他們當做歹人。

走到提籃橋，拐回利民醫院的門口去。醫院鐵門緊閉着，連鐵門上的單扇小門也閉着了。克西在門口徘徊着看一下醫院的招牌，又探望一下醫院的高樓。他想莉蕾是睡得很安穩的，或許她還在掛念着自己呢。本來莉蕾早就可以出院了，不幸因

爲失錢的緣故哭了一晚，當夜就發寒熱，第二天人便昏迷了，拖延了十來天，住在三等病室裏，醫生又不去細心的調治，恐怕出院的日子還遠着呢。再想到出院的時候的那筆費用，預算至少要一百塊錢，這筆大款從何處去找呢。想到這裏他急得頓腳，握緊着拳頭憑空向醫院椎，椎了一回心裏覺得寬暢了許多，又低着頭走回到上楊樹浦的那條路去。

這以下的馬路越走越壞了，柏油路漸漸的狹，路當中的巡捕漸漸稀疏，兩傍的路燈也漸漸疏起來，要在每一條馬路的轉彎的地方才有一盞了。

現在已經走在煤渣路上了。腳踏下去地上啦啦啦的怪叫。有時候煤粒跳到腳背上滾進鞋子裏去，等鞋子裏的煤粒積多了，便脫下鞋子倒掉了再走。

天上的月亮太光明了，克西在煤渣路上走了很久，他覺得這路上是沒有路燈的。在月光下看着自己的影子移動，靜靜的和走進荒廢了的坟山一

樣，巡捕也不看見了，只是簡或有幾個短衣工人擦身走過。克西放慢着脚步東張西望的，又在想尋覓一塊光潔的地面睡下來。但前後左右遍地都鋪滿了煤渣，連比較平滑一些的泥地都沒有。

走了半個時辰，月亮也已經落西，大概是後半夜二三點鐘時候了。找到一家工廠門首有一塊很乾淨的水門汀當門橫着，雖然門上的門燈照下來和白天一般，但克西以為這許久沒見一個巡捕，來往的人又少，再加又找不到別地方了。他便決心坐了下來。坐着用手撫摸着水門汀的表面，旋轉着頭前後左右望了一週，於是枕着手臂睡下了。

“嚇！這裏荒野得和野坟山一樣的地方，總不會有捕巡來了。過路人是不會來干涉我的。嚇！放心睡！”

* * *

“唔唔！廠門口躺着一個人呢。要不是誰抬了死人來移禍給廠主！”一個小隊的巡查隊，是八名

中國巡捕和二個紅頭巡捕一個外國三道頭組成功的，前頭走着的一個矮小的中國巡捕發現克西躺在廠門口，便大叫着指給後面的巡捕看。紅頭巡捕不等外國三道頭吩咐，自告奮勇跑到廠門口查看仔細去了。

這一帶工廠區本來各馬路很稀疏地都有幾名巡捕站崗的，靠近每一個大工廠的四週，多少纔佈置一兩個以至四五個。但那些比惡狗兇狠的巡捕們欺壓苦力們太殘酷了，常常有被苦力們私下尋仇，尤其是在夜間單身的時候。巡捕局在次日的早晨，時常會不見了巡捕，遍查查不出蹤跡。仔細查問，是隔日夜間出差沒有回來，連出差時領去隨身佩帶的手槍也沒有繳回。結果，巡捕們伸伸舌頭，“又完了一個。”

巡捕局爲避免危險，所以改去單身站班制，另外組織遊行梭巡的巡查隊。剛才那一隊八名中國巡捕二名紅頭巡捕和一名外國三道頭，這就是巡查隊了。

麻繩是巡捕身上現帶着的，那個紅頭巡捕輕腳輕手走到廠門口，看看克西是活的，便從腰帶上解下一紐麻繩乘克西熟睡着把他雙手扣緊了。紅頭巡捕招手叫一隊人都向前來，褲袋裏抽出凡是巡捕都備着一根的手臂般粗尺把長的短硬木棍。笑着把木棍向睡熟的克西屁股上瞄了瞄，接着便是咻的擊了一下。克西在辛倦後的好夢中，受了這一擊，驚得他以爲是工廠的大門塌了下來。睜眼看看却是個紅頭巡捕立在面前，屁股上疼痛得要伸手去撫摩，才知道雙手也細綁得結結實實的了。掙扎着坐起來想質問，頭還沒抬起來，肩膀上又吃了接連的三四棍。克西到這時祇好低頭不動，巡捕們是頂忌他們的捕獲物看他們的臉的。隨後，一隊人都趕了來，克西看見有外國三道頭，他又想利用英語向那個三道頭解釋，才張口說出：

“J am……”

那個三道頭聽了却手癢起來，連忙抽出自己褲袋裏的短木棍，連頭連腳打了足三十棍。得手

臂有點發酸，才把木棍塞回褲袋裏，猙獰的笑着向不懂英語的中國巡捕說本地話：

“迪個畢三，也配講大英帝國的話呢。我不手痛，真要把他打死過去。”

克西痛昏得蜷伏在地上，一點也不動彈，呼吸也微細了。先前發現他的那中國巡捕看着克西那蜷伏的模樣，覺得立了什麼大功般的，一種自得的神氣顯現在臉上，得意地去告訴牽着繩頭的紅頭巡捕說：

“他裝死呢！”

一隊人聽了都發笑起來。外國三道頭做着拖東西的手勢，叫那個執着繩頭的紅頭巡捕拖着走，有一個中國巡捕也跟着贊成說：

“這倒是個方法，難得他裝死。看把在煤渣上拖着走，還裝死不裝死。”

紅頭巡捕拖着走十幾步路，覺得手裏太重，喚他熟識的一個中國巡捕說：

“黃華！——重來些，嚟（你）來拖。”

“華西根，謝謝嘍罷！中國銀（人）難能好拖中國銀？”黃華走到華西根面前，在月光下看着克西慘酷的遭受，不忍心下手。

華西根不高興了：

“吃外國銀格（的）飯，做點啥事體？現在講洋鈔時代，分啥中國外國。有銅鈔吃嚙銅鈔，嚙啥中國外國。——來拖！”

華西根講到‘來拖’，便把繩頭擲到黃華手裏去，黃華苦着臉接着。

“朋友，好好兒起來跟着走吧。”

克西也已經痛醒轉來了，掙扎着立了起來，怎奈腿上的筋打別了，移不起步，痛得眼淚直滾下來，身體搖搖擺擺的像又要跌下去。三道頭手弄着褲袋裏的木棍，心裏想再打幾下才痛快，但看了克西痛昏迷了的樣子，覺得再打也不痛快，咕哩咕嚕罵了幾聲，罵暢了後吩咐華西根和一三〇六號九四五九號押着克西回巡捕局。一三〇六號是黃華，九四五九號也是個山東人，名字叫李財根。外國捕頭因

中文名姓讀不順口，又不容易寫，於是每個中國巡捕便只有一個號數了。

黃華把繩頭仍舊交還給華西根，華西根忿怒得甩在地上：

“你這畜生會享福，看見外國人走了又要叫我拖中國豬糞！”

黃華俯下去拾了繩頭，向華西根賠罪：

“你怎麼這樣容易生氣。誰要你拖，辛苦你老人家。你沒聽我說明就生氣，太欺侮人了，幾時我也做印度人，或者竟做外國人；看你還對我這樣會生氣不？”黃華嘻嘻哈哈的對華西根笑，又吩咐李財根幾句，兩人便分開立在克西兩邊，手伸在克西膈腋下；掖着克西走。黃華再把繩頭擲到華西根手邊去，華西根連顛着裹了紅布的頭，接了繩頭在手裏，哈哈的狂笑起來了。

“小豬糞！爲什麼不先說明？引你爸爸生氣。”

黃華朝華西根苦笑了幾下。黃華想：

——不爲我和我的家口要吃飯，現在我就應

該打你這黑炭三個耳光！

黃華和李財根掖着克西在前走，華西根牽着繩頭在後頭跟着，一路上戲弄着黃華和李財根，隔十來步路趕上來踢克西幾腳，克西掙扎着要反抗，却是給黃華和李財根拉得更緊些，使他不得動躡。

到了巡捕局裏，華西根又賞了克西三皮鞋，克西踢得幾乎昏倒下來，李財根把他扶住了。

這深夜裏，巡捕局辦公的人都已回家，局裏沒有人了。巡捕局收禁捕獲物的規矩，是要先問一下口供才送進拘禁室去的。沒有訊問口供，克西不得就進拘禁室，華西根把他吊起着，反綁在寫字間的中國式櫃台前那株木柱上。

華西根把克西綁好後手點着罵說：

“你這隻豬癩！你白天罷着工，晚上還到廠門口去睡。我們還以為是罷工的人抬了死人去移禍廠主，原來你還是活的。我知道你是去看守廠主夜裏放新工人進去的。好！現在請你把這株柱子先看守一夜，等記了你的來歷和口供，再給你多拘禁幾

天，你才知道厲害呢！”

黃華和李財根繳還了手槍，落了班回家睡覺去了。華西根也落了班，臨走時又送克西三記耳光。華西根狠狠走出門口還罵着說：

“你這隻豬糞！誰要你去怡豐紗廠守大門，誰要你去和老板搗亂！豬糞，今天守一夜。多想幾個搗亂的妙主意，明天把你關進罷工的那幾個壞蛋一起！”

華西根走到門檻上，回頭向寫字間守夜的那個巡捕笑一笑，揚長走出去了。

克西先聽華西根突兀的說話，自己莫明其妙。後來華西根罵出什麼罷工，防新工人進廠，再聽到‘怡豐紗廠’，克西才明白了。怡豐紗廠門口原是常常經過的，雖然沒有親身進去過，但因和那廠裏幾個工人談過話，約略知道些這個紗廠的黑暗。他想這樣的事情真是巧遇，雖然白遭了一場毒打，混身一陣一陣接連着惡痛，但得能參加進這大事件的進行，也是很值得的。他又想了許多有利於罷工進

行的計畫，這許多計畫他明天一見了那些關在一起的工友們便預備告知他們的。他又覺得自己可笑，人家罷工已經開始了，計畫當然早就定當了的，還待現在商議嗎？但他決定要把他們的計畫給自己參議一過。再想到罷工勝利的慶祝盛典，輪到自己演說，只說幾句驚醒的話，羣衆發狂似歡呼着，拋着帽子，克西想着這樣的盛典的熱鬧情形，自己的身體不覺飄飄浮浮的把全空間都塞滿了。

春寒的深夜，凍得全身縮緊起來。做了這惡狗巡捕局的捕獲物，克西知道喚叫和哀求都是徒然，他只咬緊牙關忍耐着，期待黑夜趕快過去。直到早晨四點鐘才頭垂在肩胛前，朦朧地睡去。六點鐘巡捕換班，新上班的巡捕看見捕獲物綁在柱上。他問了先前那個巡捕，知道是怡豐紗廠門口捉來的，他好像和克西有什麼宿恨，睜眼看一看，跑上去連賞了四記耳光，凍浮腫的臉給打得麻辣辣的驚醒轉來，他想向那個巡捕求饒說，

——我和你無怨無仇，何必一見面就打得這

樣狠！

克西想着還沒來得及說，倒是那個巡捕先罵了：

“畢三，吃了老板的飯，穿了老板的衣，老板養你們這些豬殺肉吃呢！養牛養馬也會做點事，養你們這些畢三竟倒了眉。一點事情便提條件，要求不遂便罷工挾制。不做工就滾好了，老板有的是錢，還怕找不到工人，人多着呢。老板另用工人你們又要阻止，這不是無法無天了！”

巡捕順手又揮了三記耳光，搓着手掌走向寫字間門口那張椅子上坐下。從腰裏摸出一段煙屁股，點了火吸着，吸了幾口，想起了什麼般的又回轉來看克西說：

“現在的世界錢賺錢，人賺錢是沒有的。加工錢！做夢呢。老板花了幾百萬，不應該賺錢，倒要讓你們赤手空拳的去賺錢！去年就爲了你們這些畢三加工錢，年底的紅利從百分之六百五十跌到六百三十九，股票隨着從七百元跌到六百二十九，公

司損失了千多萬，巡捕局每月一萬五千的津貼都幾乎斷送了。這叫我們一個巡捕局的人吃什麼。養了你們這萬把畢三，活了你們幾萬條狗命，非但不感激，倒反起來了！”

以下還帶講帶罵的囉嚇了點把鐘，但克西朦朦地睡着沒有聽。

* * *

克西給華西根的皮鞋踢醒轉來，抬起浮腫着的眼唇，覺得眼睛眶酸痛得很，從門口直照進來的太陽光迷得他睜不開眼睛。神經中樞注意到手，覺得手割斷了，注意到腳，覺得腳也割斷了，再注意到週身，覺得自己踢入沸油鍋裏了，沒有一塊肉不痛，沒有一寸筋不痛。

黃華把他從柱上放下來，手上繫着的繩也解了，小臂上被麻繩陷進三四分深，兩隻手都變成了黑色。克西以爲他的手從此廢了，麻木着還不算，想握拳握不起，心裏想把手動一動，手却不聽命

令的兩邊垂着。華西根推他立到櫃台左邊去，他沒有提起腳，一段爛木頭般跌倒在地上了。那個中國錄事兼代外國訊問官的潘先生，看了克西黑紫的腐肉般的臉色，教黃華和李財根扶着到太陽光下去運一運，他便和華西根高聲談笑着。

巡捕局裏共有三種臉型，第一種是莊嚴可怕的西洋臉，滿腮鬍子每早晨刮得光光的青下巴；第二種是狡猾討厭的印度臉，滿腮鬍子亂草般的長得把下巴和兩邊的半個面孔全遮沒了；第三種是窮乞相的中國臉，見了印度人和西洋人總露出一副可憐的樣子。他們的面色和服裝也都一律，第一種白臉第二種紅黑臉第三種醬色臉，第二種人頭上纏着一匹紅布，工人們說牠和中國人用的新馬桶一樣。除這三種臉型以外，還可免強添出一種的，那就要推到潘先生身上。潘先生除長袍馬褂和一把揷的尖頂瓜皮小帽自成一派外，他的臉又能一時一刻的隨時隨地隨人而變換。他見着西洋人便眼睛細着像鼠目，笑嘻嘻的垂着雙手立正着注

意聽西洋人吩咐，一疊連聲答應幾十個 yes，鼻子下的兩撇八字鬚恨不得縮進鼻孔裏藏着。遇見印度人，潘先生的眼睛便放大了些，鼻子下面的鬚鬚也不十分恨牠，不當心的時候也伸手去摸一下，說話也要高聲打趣了。遇見中國人，潘先生便圓睜虎目了，說話時，他的八字鬚便是講話計數器，講一句話，總要去摸牠一下；拉長着馬臉，從不肯輕易一笑的。遇見犯人，潘先生手摸着鬚鬚不肯放了，摸了又去摸下巴，似乎下巴底下的鬚鬚也應該留了，留了才更莊嚴威風。

華西根把克西的事情對潘先生細談了一番，潘先生聽到得意的地方，不覺摸着鬚鬚打趣華西根：

“唔唔，阿三哥！辛苦了。”

華西根聽潘先生叫他阿三哥，便想尋機會報復。剛剛昨夜和他一同出巡的三道頭英國人亨生正走進來，便做着細眼睛給李財根和黃華看，李財根和黃華偏轉頭裝沒看見，忍住不敢笑，潘先生

的白臉變得和華西根頭上纏着的布一樣紅了。

運了十五分鐘，克西有點清醒轉來，才幽長地吐了一口氣，

“唉……。”

“朋友，苦頭吃得够了嗎？下次還做不做這樣勾當？”黃華見克西蘇醒轉來，便嘲笑着問。

“唉……。”克西嘆着氣，睜眼看看一邊一個扶着巡捕。

“潘先生，我們算把死人運活了。”

潘先生正聽亨生講話，黃華叫他潘先生，他固意不打理。華西根捻一捻鼻子下的的鬚鬚，向黃華盼着，黃華看得又想笑了。

亨生和潘先生見禮後便走進櫃台裏坐下。潘先生也在櫃台外左邊一張小寫字桌前坐下。他看見亨生坐下辦事，覺得自己應該也裝得忙碌緊張的樣子，便急忙向天井裏叫：“黃華——把這畢三帶回來吧。”

* * *

克西倚着木柱立着，潘先生的問話幾乎不許克西參加自己的意思回答，最好一切都回‘是的’。

潘先生先擺出威風，圓睜一睜虎目，鼻下的兩撇鬍子在鼻與口角之間一上一下的移動着。潘先生把鬍子一捻，嘴才捻開了：“你姓什麼叫什麼？”

“鄭立蓀。”克西把他的本名秘密着。

潘先生伸着頸子搖了搖頭：

“你在怡豐紗廠那一間做工？爲什麼要阻止新工人進廠。”

“什麼？先生的話我完全不懂，我由鄉下才到上海的。因爲沒職業，到楊樹浦找一個親戚，想尋生意的。可是這夜間如何尋得到，又沒地方歇宿，地面上都鋪着煤渣，看見一家洋房門口有塊水門汀地，我在那裏睡下了。後來睡熟了，被這裏先生們打醒轉來，便捆了來。我不知道我犯的什麼事，要打成這個樣子。”

潘先生發着怒拍了下桌子：

“我問你的要你答，沒有問的不許嘮嘮叨叨亂

說。——你在鄉下做什麼的，三十六行你總做一行哪？”

“在鄉下種田。”

潘先生看一下克西粗黑的面貌，穿一件破了棉袍，馬褂是早已賣給舊衣舖變成十來天間的飯錢了。看克西像是個誠實的鄉曲，便點着頭笑着說：

“假使你是怡豐紗廠的工人却嬾說不是，如被裏面的工頭識破出來，就要吃苦頭了。”

“真的，我鄉下才出來，我是在鄉下種田的，因為年成不好，才來上海尋生意。不想找親戚找了兩天沒找到，却給捉進這裏來了。——如果查出我的確是工人，願聽憑先生重辦我。”

“你既是來上海尋生意的，就到怡豐紗廠去做點事不好嗎？”

“先生咧！我什麼能得進去？”

“你這蠢豬，你不會找荐頭店嗎？賠幾個荐頭錢，你就可以得到一門生路的。”

“那個我什麼知道，我在鄉下從沒聽見過荐頭店。”

“上海有的，本來上海的荐頭店是專荐女人的，但男人上門也可以荐的。”潘先生捻着鬍子看着克西。

“那我不知道。”克西搖搖頭。

“等幾天我給你點事情做，你願意不願意？”

“當然願意！”

“你讀過書沒有？”

“十幾歲上讀了三年蒙館，至今還認得幾個字。”

“會寫字不？”

“種了五六年田，很久不寫字了。”

“這樣罷，”潘先生又捻着鬍子了，“你橫豎沒地方住，先在這裏住幾天，等幾天紗廠開工，我保荐你去。照例我保荐工人要抽第一個月的工錢，看你太可憐，這錢可以減半。”

“……”克西鞠了個躬，像有說不出的感激浮

現到臉上來。

潘先生得意地笑着，招呼華西根抄身。

李財根替克西解開衣裳，全身都一寸寸的紫了，有幾處滲出了血水，衣裳貼在皮上，揭下來的時候克西痛得眼淚滾下來。潘先生因為剛才的幾句談話，認克西做自己人了，看得心忍不過，責問華西根：

“欺侮土老兒，打成這個樣子！”

“打中國人算什麼，打狗一樣；況且昨天又不是我一個，亨生也打，我也打，……”又點着黃華和李財根，“那兩隻中國豬獃也打的。你既這樣說，我現在又要打了。”

潘先生忙細着眼睛賠禮：

“對不起，又是我說錯了。”

潘先生連忙去攔，克西已經給華西根踢了一腳去。

黃華把克西身上的東西應該拿下的都拿下了。是：

銅錶一只。錶面的玻璃片大概在巡捕打的時候打碎了。

褲帶一條。

鉛筆一段。

小手巾一條。

小刀一把。

銅板十枚。

小刀和銅板，黃華老實不客氣，順手塞在自己褲袋裏了。剩下的東西交給潘先生，潘先生縐着眉頭，嫌克西身上東西太帶少了。華西根也不相信，又去捏克西的袋，捏了半天也沒有捏到什麼，恨得在克西手臂下搯了一把，克西痛得跳腳。

亨生看見把克西關進拘禁室，便來問潘先生：

“那人什麼樣？”

潘先生照例又是細着眼睛立起來回答！

“弄錯了，他鄉下才出來呢。沒有家住宿，在廠門口睡覺的。”

“那爲什麼不放他走？”亨生驚異地問。

“捉到的貨那有放走的道理，等紗廠開工給他去做名新工人，我們好向老板索一個月的荐頭錢。我剛才問過他，他自己也願意。其實就不願意我也要打他得願意的！”

亨生笑着不再說話，心裏佩服潘先生的能幹。

此
页
空
白

第 六 章

世界是沉滅或者燒燬了，至少也在盡量地縮小，把克西的身體擠緊得像放在盛不進一粒芥子的空間裏了。

黃華推克西入單扇鐵門的牢房裏，隨手把鐵門鎖上。

“朋友，這裏捱幾天，比水門汀上睡覺好多了。”

黃華取笑着出去。

驟然跌進牢房，失明般倚着牆壁立了很久，才漸漸看得出牢房裏的景物。最先祇覺得全體的牢房只是一個整個的黃色，定着神，才從黃色中顯現出這間房有七尺寬一丈五尺長，前後兩面是磚牆，左右是木板壁，板壁上揚滿着一條一條的臭蟲血，磚牆上也有臭蟲血揚着，全體敷着的石灰已經變做橙黑色，雖有臭蟲血也不很看得出了。

數一數因營養不足，又不運動的灰黃的虛癢着臉面的頭，先已擠了二十五個，連克西是二十六個了。這些人都是被煤烟和泥垢塗了臉，穿的一律的上身穿一件灰黑破爛棉襖，下身穿一件藍布單褲，沒有襪子，把鞋子脫下來放在頭邊枕着當枕頭，大家橫七豎八倒在地上。甲不當心，腳踢着乙的腦袋；乙不當心，臭腳指頭頂着丙的鼻子；丙翻一個身，手抓了丁的面皮；丁抓一下背皮；肘臂又把戊碰痛了。還有幾個帶了腳鐐手梏的，蹲在牆角裏，羨慕沒有帶腳鐐手梏的人的幸福。

房內空氣的窒塞，比陰溝裏差不多，鐵門上開

了一個給看守先生睜着一隻眼睛看察房內的小洞。裏面的牆頂一丈多高的地方開了兩個八寸方的小鐵窗。一種牢房裏特有的臭味，——不是糞臭也不是煤臭，但比糞臭煤臭都難聞，克西聞了幾乎閉氣起來。克西毛骨悚然的立了一刻，他覺得他自己飄飄的浮在空中了，看看同牢房的幾個捕獲物，低着頭嘆氣了。

——現在的法律是保護資本主的啊，爲資本主安排下這樣的設施。巡捕局也不過是爲資本主而有的罷了。資本主剝削工人有自由，那是法律規定着，巡捕局幫助着。工人想抬抬頭，資本主的法律便在背後限制着。抬頭嗎？就沒有自由了！在這法律下面，勞動者本身，以至兒子孫子，都是永久不許抬頭的！

克西看房內全找不出幾寸空地方可以安身，幸好有一個牆角內放着個大木桶，近桶的兩邊留着八九寸空地。只得擠在桶旁邊了。別人也不去注意他，這牢房和雀籠一樣，隨着巡捕的高興捉進一

個放走一個甚至有時會一房的人全放了，或者一下把個空房塞滿着。

克西背靠着桶坐着，優舒的看看這個看看那個，體察各人臉上的表情，他想要和這二十五位泥首垢面爛衣赤足混身惡臭的人們過共同生活了。他對他們都相當表示着熱情，因為到這裏來的至少都是強漢，那些寧願餓死的弱者是不會來的。

有個看去比克西年紀還輕的小夥子，看見克西背着便桶坐着便好笑起來，推睡在他右手邊的人起來看，那個人大概是小夥子的同伴，抬起頭看一看也笑了。小夥子又跳到克西面前來，搭訕着談話：

“朋友，你爲什麼來的？”

“我？沒有爲什麼。”克西鎮定着搖搖頭。

“不爲什麼，來這裏做甚呢？”小夥子把腳下一個睡着的人的腿擺彎過去，勻出一小方空位在克西對面坐下。

“我在怡豐紗廠門口水門汀上睡一睡覺，便被

這裏一隊狗捉來了。打得我遍體鱗傷，才關進來。我昨夜裏捉來，綁在木柱上過夜，今早晨才問了一遍。”克西說着，把幾處地方的傷指給那小夥子看，混身筋骨又酸痛起來，眼睛亮晶晶的含着一包眼淚。

小夥子聽他是怡豐紗廠門口捉來的，又看了遍體的傷，認克西是同道者了。

“啊！這是個便桶啊！——你既是怡豐紗廠來的，那是我們的同志了，你到我們那邊去睡吧。”

小夥子說了後便跳回去告訴幾個同伴，同伴聽得都坐了起來，大家擠緊些，勻出了一塊空地。小夥子趕着把克西從便桶旁扶了過來，同坐的幾個人都笑着點頭，表示歡迎。小夥子先告訴克西，那一羣都是爲怡豐紗廠的工潮捉來的。紗廠主人要保持產業的輪轉，要保持他的剝削制度，想抬頭的工人便失去自由了。小夥子把克西身上的傷一處一處指點給同伴看，大家又覺得自己平復了的傷痕在發着痛癢了。小夥子告訴克西說：

“我們進來時，也都是這個樣，有幾個傷還重，筋骨都打斷了。賣力者連生命都沒有保障，何況一點皮肉痛苦！就如我……”小夥子把兩隻手伸着給克西看，“右手的點指給機器的滾軸軋掉的，左手的無名指是那天捉我時，我要逃，一個巡捕拔出手槍飛了我一個手指。還算好，子彈沒有中在頭上和胸腹上呢。打死了也不算什麼。新衙門現成的，驗屍所驗了便叫新衙門判決，由堂棺斂，工人死了是罪有應得。——你受了這點傷，要算好運氣，養幾天就好了。”

小夥子說完後要大家互通姓名，克西把自己的假名說了出來。小夥子先介紹自己，他叫李庚發，才二十二歲，先前在日平紗廠，去年下半年才進怡豐紗廠，在日平紗廠當工會幹事，碰了工潮被開除出來。要吃飯沒有法子，只得重說着一口江北話，改個名字，投奔怡豐紗廠一個工頭吳得成名下來，吳工頭看他像從江北才出來的土佬兒，再加庚發的工錢又只要普通的一半，便收留下來了。庚發

的原名叫李阿大，因為他本地話說得很好，四平紗廠罷工的時候沒有知道他是江北人的。

庚發又替他的同伴一個一個的介紹。

面孔瘦長而眼眶凹陷的中年工人陸福林，方形臉的黑臉壯漢杜水金，左嘴角邊長着粒黑痣，痣上又長着二三條珈琲色長毛的張愛文，酒糟大鼻子的嚴必寬，面目清秀而臉色焦黑的惲復，面色蒼白身材修瘦的祝俠生，鼻子週圍和兩頰上疏密不勻地灑着火藥斑的蘇貴福，老頭兒顧大炎，小孩子阿毛。阿毛是顧大炎在馬路上拾家來的，養了一年就帶他在紗廠裏做一名八歲的童工，他沒有親人，只能跟着獨身一世的大炎跑，這次大炎被捕，奪不過巡捕，於是他也跟着進來了。

老頭兒顧大炎在怡豐紗廠從二十一歲起，到於今已有十九年了，頭髮半白，瘦削的臉皮縐紋密排在額和嘴的兩邊，看去有六十開外了。阿毛現在十三歲，但據大炎說比八歲時並沒長大多少。

介紹的時候，大炎自始至終把眼睛看在克面

身上，等庚發的話說完了後，他第一個搶着先說話：

“鄭先生，你在怡豐那一間做事情的？我在怡豐十九年，別的沒有長進，就是廠裏的男工我十分有七分三認得的，至少也要面熟，但你我却再也記不起來呢。”

這一說，把別的幾個同伴也引起了注意，眼睛都集中在克西的臉上。

“是的，唔，立蓀？工會的名冊上我似乎也沒有見過你這個名字。”庚發小夥子也憶想了一下說。

大家靜了一刻，克西把各人的驚異着的臉讀了一遍，慢慢的伸出右手來給大家看，一邊說，

“我嗎？我是沒有進過怡豐紗廠，我早就說了的，不過在紗廠門口的水門汀上睡一下便捉來了。我一晌在真茹鄉下幫人家種田的，你們看我手掌裏長着的繭皮便明白了。”

大家看了看不說話。阿毛看把戲般的走前去，看，庚發把克西的手握着，摩着那堅厚的繭皮，驚嘆着問：

“什麼長得這樣厚！”

克西更把左手也伸給庚發看：

“兩隻手一天到晚揸着鋤頭釘耙鏟刀，這生活過上兩個月，便保你長起兩手的繭皮了。”

惲復覺得克西有點奇特，一直從庚發介紹的時候就注意起，現在看了他那雙手，忍不住發問了：

“鄭先生是真茹人嗎？”

克西搖搖頭說：

“我不過去真茹幫工，並不是真茹人。我的家鄉近着鎮江，離鎮江七十里的鄉村。真茹去種田還帶了別的使命的，只種了四個多月便離開了。由真茹回家又趕來上海，中間隔了半個多月，我離開農民生活也只半個多月呢。”

庚發追問克西到真茹去究竟爲什麼，連問了幾聲，克西不打理，惲復看了庚發一眼：

“你的話比法官還追究得底細呢！”

克西繼續說：

“到上海，受你們罷工的影響，巡捕們的高興，便把我捉來了。”

大家都合着嘴，不再說，話讓克西安靜一下。憚復盤膝坐着，老和尚般的把眼睛閉着了。克西早就感到倦乏，各部份的筋骨似乎在一抽一震地酸痛，把鞋襪脫下來，疊成一堆，枕着頭睡下。

* * *

克西被庚發搖醒轉來，混身的筋骨更疼痛了。伸着手亂摸摸腿上，摸摸肩膀，雙手捧着頭，庚發看他那痛苦的狀態，像是自己身上的痛苦一樣，眼睛看着克西週身打轉，抓着頭皮想不出解除痛苦的方法，要在外面，至少可以尋點冷水給洗一洗。

“扶着你立起來走幾步運運就好了，快吃飯咧。”

克西掙扎着立起來，手搭在庚發肩上，大家擠緊着空出十幾寸寬的地方給他們做走道。運走了十幾分鐘，克西的筋絡稍稍活動着，痛也略略止

些了。

鐵門開了，一個巡捕送進來二十六個盛罐頭食品的鐵罐子。克西看着不懂什麼意思，庚發却歡呼起來：

“飯來了！”

庚發放克西坐下，趕到門口去幫着阿毛搬了十一個罐頭，分給自己的同伴們一人一個。克西接了罐頭，睜眼一看是大半罐麥飯。大家都沒有筷，張着嘴，把鐵罐頭裏的麥飯望嘴裏倒。克西的頭仰不起來，頸項痛得要命，嘴也張不大，只得把麥飯倒在手掌裏，再一粒一粒送進嘴裏去。看大家都吞完了，克西才吃了小半罐。庚發睜在鐵門的小洞裏替克西要點開水，給看守罵說，

“等下來不及嗎？喝你的血！”

“觸你的霉頭！”庚發輕輕地罵着，走回西克對面坐着。

克西吃了半罐便放下罐頭不吃，阿毛走去把剩下的半罐麥飯倒出來，包在一張青布手巾裏留

下了。

等了半點鐘，一個巡捕提來半桶沒有燒開的溫水，各人把自己吃了的罐頭舀了一罐。把水喝完了，舌頭舐舐嘴唇，想去再舀一罐水，巡捕怒着臉把罐頭奪走了。

飯後大家坐着閒談，當然又是庚發的話說得最多，克西坐着聽他們向自己報告而已。把他們的話歸納起來，事情就像下面所寫的那樣了。

進巡捕局的次序是九天前庚發和祝俠生張愛文杜水金嚴必寬五個人最先進來。第二批受第一批人口供的影響，巡捕局到各人家裏去捉來的，那是惲復顧大炎和阿毛三個人，七天前捉來的。以後每天有一二個人捉來，那是爲看守紗廠的大門，被巡查隊捉來的。各人身上都帶着很多的傷，惲復和顧大炎比較少些，只有阿毛難得挨幾下耳光。

罷工的事情是在一個月前就醞釀着了。發端爲一個姓李的工頭在發工錢時扣了每個工人一塊錢，說他母親做五十壽辰，各工人該送一塊錢敬

禮。李工頭手下管着一百多工人，每人收一塊錢，積起來的數目可就不算小了。怡豐紗廠每半個月發一次工錢，每次工人多的可以領得八九塊錢少的三塊四塊錢都難說。他們這點錢在前半個月早就預定好了付房金米錢菜錢柴錢等類的用途的。凭空給工頭扣去一塊，經濟上就起了動搖，不斷炊也要讓房了。工人死命不依，李工頭又運動了賬房間裏的一位先生來嚇騙工人，說是外國人都送李工頭的禮，在工頭名下做事的當然要送禮了。別的工頭也幫着李工頭說話，因為李工頭的先例弄成了，以後便各工頭可以援例扣錢。

李工頭手下的杜水金張愛文嚴必寬祝俠生等十二個人便祕密發起組織工會起來反對李工頭。又邀請了顧大炎，因為大炎在怡豐紗廠是多年的老工人，工人都認識他。李庚發是自己熱心加入的。大炎又邀請了平素認識的二十幾名優秀工人，祕密集了幾次代表大會，居然全體一萬多的男女以及童工都參加進來，成爲一個聲勢赫奕的工會。

這其中大半是受了庚發的感動，庚發說工頭兒家的喜事是不勝其煩，假使扣敬禮錢扣成了例，那麼工人的血汗又要被工頭剝削去五分之一了。再大家看着連外國人都相信的老工人顧大炎，大炎素來穩健的，見他也加入，大家都覺得自己都有加入的必要了。

起初的組織一切事情都由一百多個代表決定和執行。後來聽了惲復的提議，才由代表中互選出二十四名罷工幹事員組織一個罷工委員會，於是全體這一萬多工員，專一聽候這個委員會的命令了。

罷工委員會組織成以後，便決定先提書面給廠方和姓李的工頭，要求退回那每人扣去一塊錢的敬禮。經理們早就知道這件事，一見了書信沒有看就退回說：

“工頭的事情和工頭說，廠方是不理會這些事的。”

當時送信是庚發幾個人送的，庚發回答說：

“廠方當然要負管束工頭的責任，工頭那樣的胡作妄爲廠方還說不理會，將來鬧起來了廠方管不管呢？”

“那也要看鬧到怎樣的範圍。”

“是不是鬧大了，幫着工頭約束工人？”

經理聽了庚發的話便生氣起來，把工人呈的書信丟在地上；立起來叫廠裏的私家巡警把庚發們驅逐出去。

李工頭方面的情勢更惡劣，他接了書信沒抽出來看，隨手撕成粉碎，擲在送信的工人的臉上，紙屑一片一片落下來。李工頭暴跳着痛罵說：

“你們這些畜生，在我手下吃了好幾年飯，給點事情你們做做，非但不感激，我娘做壽送一塊錢敬禮，便天掉下來般吵鬧。扣便扣了，偏不發還。要我發還，你們滾蛋，不養你們這一批豬羶。上海多的是人，有了生活還怕沒有人做嗎？不養你們這一批豬羶！”

送李工頭書信的兩個工人回來向罷工幹事員

報告了李工頭的態度和辱罵的話，幾個幹事們都氣得面頭紅脹，都說不逐出姓李的工頭不算人！尤其是庚發，他跳腳跳手的逢人便告訴：

“李工頭不是人，罷工是決定了！”

當夜罷工委員會便分頭派人通知工人，實行於第二天罷工。

第二天早晨做夜工的工人一隊一隊出來，上工的氣聲放了三次，沒一個人來上工。中國經理是住宿在廠裏的，得了各工頭的報告，他便想命令管門巡捕鎖門，不許做夜工的工人出廠。工人們做了一整夜的工早已疲倦得跌倒下來，聽這留他們繼續再做一天的消息當然嚇得潮水般衝出廠門來了。工頭們看着工人一大隊一大隊走，恨恨的心裏想着：

——沒工做的時候跪着求，情願少拿兩個月的工錢。看有一天報復你們！

下工的工人們衝出門後聚着不散，等一下做日工的工人們也擁着來了。擠在廠門口曠場上開

工友大會，女工和童工們被擠在場外，但她們也不肯就回家，沿着廠旁的空地上坐着，等候開會的結果。廠裏平時原僱有二十四名的私家廠警，專們預備下來壓迫工人的，但今天因為工人的聲勢太大，怕他們開過會後擁進廠裏來搗毀東西，只得把兩扇大鐵門緊閉着了。那個中國經理汪恕和忙着打電話給總理廣木潤一郎，潤一郎這時還沒起床，坐在床上半醒半睡聽電話，聽說是罷工，工人又圍在廠門口開大會，

“……因為工人全到了，聲勢太厲害，現在把廠門緊閉着不敢開。請總理趕緊去巡捕局領了人來驅散。萬把多工人恐怕驅逐不散的。趕緊，總理！趕緊！”

潤一郎丟了聽筒，急忙從床上滾下來，草草地漱洗一下，把車夫從床上打醒下來，馳了自備摩托車向巡捕局去。巡捕局的人員早晨還沒到齊，但寫字間的那個捕頭告訴潤一郎，巡捕局只要一號警令傳出去，人員馬上可以召集齊的。潤一郎急得

不能多等，吩咐了幾句又趕着摩托車馳向紗廠去了。

潤一郎要是在本國遇到這樣的工潮，他是決不肯輕於嘗試的去和集合着的工人接觸。但來中國後，和幾個西洋牧師談了幾百次話，牧師們每次都稱贊中國的工人馴良，無論怎樣的駕御決不會對主人反抗。潤一郎坐在摩托車裏想着牧師的說話，他便想以三分之一以上的怡豐紗廠的大股東和總經理的資格去先向工人勸解，或許靠自己平時的威勢把工潮壓下來也說不定。摩托車開到近曠場邊沿，馳車到廠門口要走曠場中穿過去的，車夫的意思要把車停下來，却是給潤一郎催促着，“開，開，開過去，……”

車夫馳着車向人叢裏鑽，果然，羣集向兩邊分開讓潤一郎的摩托車走過去，有的人嘴裏驚喊着，“總理，總理！”

摩托車慢慢的向廠門口開，潤一郎莊嚴和藹的坐在車廂裏，不時的點頭笑着勸兩邊的工人說，

“你們快去上工，不要受了少數人的煽動聚在這裏，廠方待你們會一天優待一天的。快去上工！”

摩托車開着快到曠場中央了，這時場中央用六七張方桌搭的小台才搭好。一個罷工幹事員跳上去，向前一看，見羣集裏忽然起一條長形的波動，近前的一端一輛摩托車向台前開來，吃了一驚。仔細看，才知道廣木潤一郎來了，車上沒有帶別人，只有前座的一個車夫司着開車。

台上的那個罷工幹事員是翟景青，翟景青馬上驚叫着高聲告訴台下的幾個罷工幹事員，說：

“潤一郎那小鬼來分散我們的力量了！”

庚發聽着暴叫着吩咐衆人阻止摩托車進行，拉着翟景青下台衝到摩托車那邊去。潤一郎見庚發和翟景青胸前都別着一條紅布標識，知道他們是罷工首領，才想開口說那學了三年取不到代價的上海話來勸解。庚發不給他先開口，老遠就叫着“拖潤一郎下車，拖潤一郎下車！”

潤一郎嚇得噤着口，僵在車裏不敢動驪。但羣

衆也沒有一個人敢動手上去拖，只是把摩托車攔住着。庚發衝到車前，叫着：

“小鬼，下來！”

大衆讓庚發一點路，庚發一脚跳上摩托車，車夫想幫潤一郎推庚發下車，羣衆却把車夫拖下來了。庚發拉着潤一郎的寬袖道袍，潤一郎死命捏緊着摩托車的坐褥不肯放，可是嬌養慣了的人那經得起工人動手。庚發輕輕一提，便像提一隻小雞般託出車廂了。霍景青和庚發把潤一郎拖到場中央，潤一郎嚇得青紫了臉索索地打抖。庚發把他推倒在台下，又跳上台去執着傳聲筒報告開會；台下部分人正在努力着毀潤一郎的摩托車。

羣衆聽見報告開會，都拍掌拋帽的鬨叫了起來。鬨鬧了五分鐘，台上的傳聲筒又旋轉着叫大家靜下來，聽罷工委員會報告和講演。

庚發第一個先跳上台去，他敲着破鑼一般的喉嚨，差不多抵得過傳聲筒的效用了。他扼要地說：

“怡豐紗廠的工頭和廠主是通同一氣的欺瞞壓搾工人！誰知道李金山那個工頭有沒有母親？就有母親也不應借做壽爲名來騙詐我們工人的錢！如果這次姓李的弄成例子，那麼以後別的工頭都援例起來扣我們的血汗錢，剝削得我們沒有飯吃，我們工人將來的生活還有什麼保障。”

“我們把扣敬禮的事情告訴經理，經理回說不管。這顯然是工頭串通了經理來壓迫我們啊！我們又到李工頭面前略略示意，李工頭竟辱罵我們，叫我們滾，他有生活不怕沒人做。他這話決不是生氣或說着嚇嚇人，他真會去換一班新工人，因爲新進來的工人他又好扣幾個月的介紹錢，而且新工人的工錢小，工頭都是做包工的啊！”

“我們現在的工錢已經不够生活，還要給工頭們記過罰錢，又要扣敬禮。我們是不是預備餓死啊！……”

全場發出掌聲和喧叫聲，闐闐了一陣，庚發繼續說：

“我們工人受着工頭和廠主這樣的剝削，非但活着沒有飯吃，就是死了也不會有葬身之地啊！……”

全場又起了一陣掌聲和鬨叫。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團結，我們不要以為這次扣敬禮的是姓李的一個工頭，假使這次敬禮扣成了，別的工頭也要一個個跟着起來扣的。所以我們需要團結着，團結着才有力量，沒有資產的勞働者分散開來只抵一頭牛一頭馬，隨時都能受工頭們廠警們的拳打腳踢的！”

全場的羣衆隨着庚發做着的踢打的姿勢又鬨叫了起來。

“工友們要團結，團結着鬥爭就有力量了！”

庚發在羣衆的叫聲和掌聲中喊完了最後的兩句，跳下台讓別人上去講。

在衆人的簇擁中，輝復把顧大炎推上了台。衆人看見這老頭兒上來，更嘯吼的厲害了，掌聲就和巨砲一般的鬨擊着。等衆人鬧得聲嘶力竭之後才

漸漸靜下來。大炎在台上立了半天，椎着白髮的頭

“我老得頭髮全白了，我也願跟着你們年青人在一起。我不會講話，但我知道這全是我們工人自己的利益啊！——我們要守候着罷工委員會的命令一致行動啊！”

大炎說完了跳下來，接着一個女工跳上去講了一陣。以後又有五六個罷工幹事員上去講。

會場鬧了半點鐘，講演完了，庚發又跳上台去把罷工委員會擬定的‘罷工條件’要求大會通過。

罷工條件早就寫好在一面大白布旗上，共是五條。

- 一、要求工頭李金山發還所扣敬禮，並保證以後不再有同樣之事發生。
- 二、開除李金山。
- 三、工作時間減為每日八小時。
- 四、廢除工頭包工制，改為工人直接向廠方領月薪。即照工人原領之薪額加二成向廠方

直接領薪。

五.承認工會有權代表工人,廠方不得因此次事件開除工人。

兩個中年漢子各抱着一枝竹竿向背着走,把白布旗展開了。搵着旗向全場繞了一週,靜肅了十五分鐘,庚發把條件一條一條地讀,全場的羣衆也跟着讀。大家一句一句讀完以後,庚發揮着手問大衆贊成不贊成,有沒有修改或者補充的地方。於是全場又起了一陣鬨鬧,有的拍掌有的拋帽子,有的揮手,最後庚發把罷工條件高聲念了一遍,豎起右手喊首:

“贊成這罷工條件的請舉手!”

全場人的手都向上豎着,庚發轉着身體看了一週,他看見全場的人通通把手舉起了,他又喊了一聲!

“罷工條件全體贊成,通過!交罷工委員會執行。”

台下又拍了一陣掌叫喊了一陣。

庚發跳下台來，抓着躲在桌子底下抖了半天的廣木潤一郎，要他上台去當衆承認罷工條件。潤一郎死不肯動，軟躺在地上，庚發想動手打，又怕一下把他打死了不好辦。把預先寫好的請願書交給潤一郎叫他簽字，潤一郎看條件的第一第四第五都不成問題，第二假如一定要做的時候也不成問題。但第三條減少工作時間，這就直接損害在潤一郎身上，却不承認了。最後廣木潤一郎答復承認四條，第三條保留着等開了董事會決定，但工人方面如何答應，圍着潤一郎死不放走。

羣衆正在圍着等潤一郎的最後的答復，忽然四面都響了噹噹噹的鐘聲，原來是救火車鐵甲車以及徒步的巡捕四面包圍着來了。潤一郎的車夫又躲着去告訴一個捕頭說他的主人被羣衆包圍着，坐的摩托車也毀了，捕頭怕潤一郎有危險，馬上命令巡捕四面圍着衝進去，四週的要道也派人守住，怕工人把潤一郎帶走。巡捕們搶進了會場中心，庚發還在拉着潤一郎叫他簽字，潤一郎看見巡

捕來便強硬了，掙扎着要打脫庚發拉着的手。

百多名巡捕搶進會場中心，羣衆又包着外圍了。五名巡捕保護着廣木潤一郎，其餘九十幾名巡捕向着羣衆亂打，巡捕身上都帶着短棍的，有的工人折了搭台的方桌的腳和巡捕對打，巡捕中也有被打得頭破血流的，工人中頭打破了的更多。擠在外面的巡捕便叫救火員裝好救火皮帶把水龍頭向羣集射水，衝開了一條路讓外面的巡捕搶進去，接引了廣木潤一郎和其他百多名巡捕出來。巡捕們抬着潤一郎出來，庚發還鑽上去奪潤一郎，拉着不肯放鬆，後面的工人也有上來幫的意思，有一個三道頭着了急，把庚發捉起來，又放了一手槍，打去了庚發一枚手指。

巡捕們把潤一郎擁上鐵甲車，等鐵甲車開走了後，又來做驅散羣集的工作了。工人們開完會原要散去了，加着自來水皮帶的水衝過來，大家立不住腳，各自尋着路要走。走到巡捕近前看見庚發被捉住了，有一個工人發一聲喊，又集了二百

多個工人擁上去奪，庚發自然奪不回，只是羣衆又和巡捕對打了一陣。

巡捕們對工人只是打，打昏了便去在一邊再打別個。但遇到罷工幹事員們忙記撕掉自己胸前的紅布標識的，便不客氣的捉住了。

* * *

當開大會那天捉去五個人後，剩下的十九個罷工幹事當晚開緊急會議，決定繼續罷工，並且召集了千多名工人擁到巡捕局要求釋放被捕的五人。巡捕局的利器是短棍和自來水，結果羣衆們不退的便被打得昏倒在巡捕局門口。

第二天清早，憚復顧大炎睡着沒起床就被捉去了，阿毛硬拉着大炎不放，把阿毛也帶了來。到七點鐘保護罷工幹事員的工人們到憚復和顧大炎家裏，才知道他們早被巡捕局捉去了。這原怪憚復和大炎自己不好，因為別的工人要保護他們，陪他們過夜，硬是他們自己拒絕了。不過，其實就是有

人保護，巡捕局來捉也是沒法抵抗的。

第二天起，九十多個工頭方面也有了聯絡了，他們允許潤一郎於五天之內另招一批新工人來上工。這當中自然半是恐嚇舊工人，但現在的失業者有幾十萬，要招一萬名新工人是毫不費力的，並且可以乘此機會把許多工作改用女工或童工。居然當天晚上就有四五百新工人進廠，舊工人見了都發生恐慌起來，大有不再聽罷工委員會的命令的趨勢。罷工委員會緊急會議之後，決定設法阻止新工人上工，阻止的方法是勸告和動武，勸告是勸不勝勸，印好的傳單一大捆一大捆的給巡捕奪了去，莫說分發了。最後只有一條路，只有用武力去阻止。罷工委員會每次只派兩個罷工幹事員率領着工人等新工人上工時去迎頭痛擊，那兩個幹事是預備給巡捕局捉去的。罷工委員會怕幹事員遭一網打盡的危險，所以每次只派兩個幹事領頭，其餘都隱隱了起來。所以這幾天每天被巡捕局捕獲的人只是一兩個。新工人老是上不成工，一部份新工

人就是進了廠，也因手術不熟練，不能開工。廣漠的紗廠烏雀無聲的靜寂着，林立着的烟囱也像燒山後的枯樹樁般的沒有生氣，冒不出一點烟了。

工頭和經理們努力設法使新工人上工，但結果總是多幾個人流血，不是頭打破了就是手打斷了。雖然巡捕局和廠警的回擊也很厲害，但工人是拚着命來的，連死都不怕呢，何況毒打和拘捕。

* * *

顧大炎和惲復被捕後第二天的下午，蘇貴福頭上打得血肉模糊的關了進來。第三天，陸福林被打跛了左脚也捉住了。以後直到克西進來，外間的消息便很少帶進來了。捉在巡捕局的十個人除阿毛以外，每天下午四五點鐘時候每人有五六大板屁股吃，李庚發還受過幾次電刑，因為庚發的嘴太強項了。

後來克西告訴他們，那個工廠大概還沒有開工，因為他在門口睡着，竟是寂然無聲，他還以為

裏面是什麼堆棧呢。

克西講到這裏，庚發便歡呼起來：

“是嗎？我說呢。我們幸得沒有屈服。要是受不了幾頓打便屈服了，那才給外間的工友笑脫了牙齒。老祝硬說必定已經上工了，要想屈服着出去，這真是自己分散自己啊！我知道的，外面還有過半數的罷工幹事員，有幾個幹事像霍景青石唐明何乾領郭華都是有毅力的人，他們肯輕易上工嗎？罷工委員會祇要有他們三四個人便能維持着的！何況還有過半數呢。”

坐在大炎近旁的祝俠生給庚發說得臉緋紅的了，

“誰主張屈服呢，我不過說要探聽外面的動靜罷咧。就是那天巡捕局的包探拿一張悔過書和一張復工勸告書教我簽名，我都拚命吃着打拒絕了。——你的嘴就這樣會挑剔別人！”

“你又來遮掩咧！……”

庚發還要說，憚復怕祝俠生難堪，便打斷庚發

的話頭說：

“俠生想的也未嘗不對，我們內外的消息隔絕着，確是很危險的。我們這裏雖然拒絕簽名，但巡捕局能够假冒我們簽名呢。——不過我們總要設法，把內外的消息打通才好。”

輝復又告訴克西說：

“我們一走進來第二天，巡捕局便逼我們在悔過書和勸告復工的傳單上簽名。那幾次拷打得真厲害，沒有一個人不被打得半死。到第四天我赤赤白白地告訴捕頭說，‘專逼打捉來的人有什麼用呢，就是打死了也只有十來個人呢。復工的主權是握在外面的一萬多工人手裏的，假使外面已經復工，那末原不必要我們簽字，否則，我們的簽名也不一定叫他們復工啊。只是和我們爲難罷了。所以我要求先生們真不要專門打人，假使外面弄解決了，我們裏面這批人不成問題的。’從我這次說了後，逼打的程度便稍稍減了些。”

忽然一個巡捕來開了鐵門，把九個罷工的人

通通叫了出去，其餘十幾個烟賭偷盜之類的人也叫走了，剩下克西和阿毛兩人在房內守着。克西想和阿毛談話，阿毛竟木頭般的一點事情不懂，問他做什麼工，他說他專們拾地上的棉花，拾滿一籃便交到小賬房裏去，半個月也能拾到二元四五角的工錢呢。他的祖父——顧大炎——在搖車間，克西問在搖車間做什麼，阿毛又搖着頭了。

約莫有一點鐘時候，憚復等九個人都面帶笑容的回來了，克西猜想他們大概沒有遭打。

大家脫去鞋子坐下了後，克西問今天有什麼消息。憚復抬了抬頭想答復，庚發沒有注意到憚復要說話，接着克西的口便說：

“今天不打我們了。前時都是一個一個的捉人，又是一個一個的打一頓回來。今天却請我們到會客室裏去，那個連狗都不吃他的肉的華經理汪恕和允坐着等我們。見我們進去，恭身立起來招呼，客氣到十二萬分。他告訴我們，紗廠已於昨天開工了，都是照原來的工人，一個沒有掉換，所差

就只我們幾個人沒有到，他是特地來報告的。他又帶着廣木潤一郎的使命來的。潤一郎很盼望我們去復工，祇要填了悔過書。我們問他罷工條件的事情，汪恕和却笑嘻嘻地圓滑地答復，他說潤一郎願意在可能範圍內盡量承認，決不使工人失望。後來我說我們先到廠裏去，到廠裏再寫悔過書不好嗎。他又說那是巡捕局的手續，不簽悔過書巡捕局方面不答應。我們大家都咬定着要出了巡捕局才能講到填悔過書的事情，汪恕和做出很爲難的神氣，巡捕局那穿長袍戴尖頂瓜皮帽留着八字小鬚鬚的那位先生也小花臉般的來勸我們，他那說一句話捻一下鬚子神氣把我們九個人逗得鬨笑了三次。汪恕和疑難了五分鐘光景，他說先出巡捕局的事情他不能作主，他要去請潤一郎的示再和巡捕局商量，委屈我們再在巡捕局裏留幾天。他總於最短時間內救我們出去，說着便取了帽子起身走，我們都點點頭送他說，‘費心汪經理了！’——那傢貨說的完全是鬼話，他還救我們出去呢。不過他說紗廠

已於昨天開工，不知真不真，但照立蓀的話是一定沒有開工，是汪恕和那東西騙人！”

“是的，我睡在那裏的時候，一點聲音沒有，可以保證裏面沒有開動機器的。”克西下意識的申明說。

“所以我們拒絕汪恕和那走狗的鬼話哪！”大炎和惲復和蘇貴福同聲說。

把和汪恕和接見的事情談論了一會之後，惲復又提起和外間通聲氣的事情來討論。討論好久沒有弄出結果，有的說運動看守，有的又怕受看守的蒙蔽。惲復想在每天掉來掉去的烟賭犯身上弄辦法出來，但烟賭犯出門時要給巡捕抄查，身上還是帶不出書信的。

大家漸漸的岔道兒閒談到各人自己的事情上去。庚發是有名的出頭椽子，鬧事情是少不得他的。顧大炎向來不管閒事，但這次也居然拖入旋渦，提起他，大家便笑了。也有各自把身平的豪事講出來，博大家的鬨笑的。克西只是鎮靜着考察各人的

說話和態度，看見別人笑，他也失神般的陪着笑起來，極力避免着想起莉蕾的事情。

此
页
空
白

第七 章

克西進巡捕局拘禁室的第一晚，臨睡的時候他就覺得有一陣一陣難堪的苦悶的感傷來襲擊，莉蕾的可怕的幻影縈繞着週遭，一時她的肉體又像用白布覆蓋着放在太平間裏，等克西去棺斂。祖誠是一條可憐的壯牛，給廠主剝削得剩下來的一點工資，還要拿家來養活全家呢。雖然母親老婆妹妹和女兒們去做女工，弟弟和兒子們充當童工，但女工和童工所得到的只有成年男工的三分之一，

供她們自己吃用還不够。祖母和老父親和不满一歲的小兒子和才三歲的女兒，以及一家的房錢，都全靠祖誠一人去移挪。只要有那一天，祖誠病了，或因觸犯工頭監工而失業，那祖誠這一家十幾口隨時都有流散餓死的可能。這些可怕的影子圍困着克西，克西恨得把眼睛閉着，但閉着影子却更看得明白，越使他恐怖。窮得沒有方法遣散這些幻影，輾轉反側的反了好幾回身，庚發睡在他旁近，克西便利用着這時間和庚發討論事情：

“李兄，你對這次罷工的預測怎麼樣呢？”

“這原是社會的一局部，絕對勝利當然沒有，但相當範圍內勝利是歸工人的。就如我們所提出的罷工條件，沒有一條不是對廠主妥協到萬分，凡明白事理的人，該能知道的。我覺得我們的五條件必能做到的。達到了自己所提的條件，當然是勝利了。你說對不對？”庚發低聲咬着克西的耳朵說。

“那還要看工友們的毅力呢。和資本主妥協是絕對失策的，妥協就是相對的讓步。資本主是工人

越讓越壓迫得緊，或許暫時會得到勝利，但終局仍是要失敗的。何況你們那罷工五條件決不是對廠主有利益，你能保得定廠主一定能承認那條件嗎？廠主肯輕易放棄手裏的權利嗎？”

“工友是絕對信仰罷工委員會的，他們是絕對只聽罷工委員會的命令。廠主的手段無論怎樣狡猾，工人是不會相信他的。潤一郎那個總理只會用壓迫手段，那當然沒有用處，你想工人在未暴發之前他是怕廠主的，既已暴發了，壓是壓不下去的。華經理汪恕和有時會用欺詐手段騙人，那要看在外面的幾個罷工幹事的努力了。”

兩個人東一句西一句的談着，克西問了些罷工幹事員們的家世，以前也幹過罷工的事沒有。庚發聲音很輕的告訴克西，他說大炎是向來不開口的，但他怕失敗，失敗了沒有吃飯的地方，巡捕局也不能久留我們，罷工一解決，巡捕局便要逐我們出去，那食宿就都成問題了。蘇貴福祝俠生張愛文陸福林杜水金他們家中都小有資產，不做工也够

溫飽，做工拿點工資貼補貼補家用，罷工多罷些時候倒不在乎，就是在巡捕局吃了點苦，每天恨聲嘆氣，埋怨我們連累了他，激得我常常和他們爭吵，總是憚復出來痛說一頓，老憚看他很冷靜，但心却是熱血澆成的，經他一說，我們大家都低着頭說不出什麼了。今天你進來，他們看了你被打成這模樣，情感又緊張了一點，否則他們一天總要埋怨別人幾次的。有時他們還咀咒外間的人不爲他們設法，救他們出去或者送點食品進來呢。其餘嚴必寬也和大炎一樣，最怕是失業，他一年前是專門在馬路上扒人家的錢袋過活，一個月也難得得手一次，得手的又祇是小商人的錢袋，至多也不過三元五元，而且十次有八次是破案給巡捕打得死過去的。給巡捕打得死過去活轉來，每次判決關他十天半個月，出外國監牢的門的時候他總發誓不再做這買賣。但出來後關弄堂門也得一二百錢把巡捕，一天吃十塊大餅也要三百錢，事情找不到做，每天四百錢開支是省不了的。可是他的財產只有雙手十

個指頭，找不到工做，只好餓了，第一天餓過去，第二天餓過去，第三天再也忍不住，伸着手向路上的人討，人家看了他的身材，老是叱他一聲：

“身強力壯的不做事，向人家討，有這副臉皮！”

他自然緊接着：

“請求老爺給點工我做就更感恩了！”

但他這樣說的時候，那給他喚做老爺的人却早已昂着頭走開去了。餓了三天，他還能不扒人家的錢嗎？扒到三塊兩塊銀洋便可以過一個月生活，破了案拉到巡捕局痛打一頓，但也得享十天半月有吃有宿的清閑福。去年他扒這裏紗廠的一個工頭姓施的錢袋，剛剛給姓施的發覺了，錢袋是到了手，但自己的手臂却給姓施的拉住了。他當然馬上把錢袋塞還他，低着聲音苦苦的哀求：

“老爺！饒了我吧。找不到工做，實在餓得沒法，才做這沒廉恥的事情！老爺！饒了我吧！”

姓施的工頭聽他說找不到工做，那時怡豐紗

廠正鬧着罷工風潮，看他年青能做粗工，便把帶回家來了。進廠後他的工作是搬運棉紗到包扎房去，他的工資照例是四角錢一天，但經過一下施工頭的手，便只有六元一月了。但他不敢爭較，那確然比扒手生活好多了，監工和工頭的鞭打比巡捕的硬木棍仁慈得多，晚上睡在施工頭的木灶腳下，每天吃兩頓紅米飯和幾條蘿蔔乾。這次罷工，是他自行參加的，他看着姓施的工頭待他比待的工人更其苛毒，所以他也跳起來反抗了。

惲復對這次事情的希望很冷淡，但他做事總是極誠懇極熱心，大家都很看重他。惲復說要怎麼樣，衆人總是極力順從他的，但他因為罷工委員會不澈底用他的主張，後來就很少參加意見了。

庚發再想把自己的來歷系統地說一遍的時候，忽然克西推他的手臂說：

“你聽一下，誰在哭呢？”

庚發聽了一下，鄙棄地說：

“那是蘇貴福，他們每天總有一兩個人是這樣

的。大概又想到家了。”

“喂！是貴福嗎？”克西喚着，想勸勸他。

“年紀青青的，我老人家也陪你們呢，還有阿毛這小孩兒也陪你們，哭什麼？”這是顧大炎的聲音。

“貴福是每晚上差不多都要哭的，其實哭有什麼用？”嚴必寬這時還沒有睡着。

“想開點罷例！做這種事情，想家是不行的。”
惲復也說話了。

貴福的哭聲嘎然停止了，大家又靜着入睡。惲復提起想家，克西的老母影子又湧現上來了，克西蒐集了許多不應當去空想老母親的理由來和眼裏湧現着的老母親的影子鬥爭，結果是不想老母親，但又想着莉蕾了。克西又蒐集了許多理由，把莉蕾的影子趕開，和庚發繼續着談論，談論到了很疲倦的時才朦朧睡去，睡夢中又常常爲混身筋骨的酸痛所驚醒，有時痛得也滾出眼淚來，慨嘆了幾聲。



第二天清晨，大家醒了坐在地上才談了些閑話。目叢糊着眼臉沒有洗臉水，把手背揉着眼睛。忽然一個從沒有看見過的巡捕開了鐵門進來，高聲叫着說：

“嚴必寬！……”

“呃！”必寬聽了驚得立了起來。從他們進來以後，巡捕局從來沒有早上提過人的。

“畢三！有個姓施的工頭來保你出去！”那個巡捕帶嘲笑的口吻說。

聽了巡捕的話，全室的空氣驟然收緊起來。蘇貴福蒼白的臉色又哭了起來，但又趕速收住哭聲，揩着眼睛，趕到嚴必寬的背後輕輕拉一下衣角，偷偷說：

“必寬，你出去千萬要去我家一次，叫我家裏設法找黃季新工頭來保我出去，切不好忘記了我啲！”

“嚴大哥！你出去千萬請你到北蘇州路銓新里十八號前樓祝家，叫我母親趕緊託人保我出去。”祝俠生半帶着哭聲說。

“必寬哥，我家你認識的吧？仁壽里三號，你去告訴我父親說我很後悔，以後再不幹罷工的事了，叫他老人家去工頭面前擔當一聲，工頭便會來保我的。你務必要告訴他，說我以後一定改過了。叫他老人家放心。”張愛文也拉着必寬的手囑咐。

陸福林和杜金水也圍着必寬喃喃的囑咐。嚴必寬一壁穿鞋子一壁點頭，巡捕立在門口連聲催着：

“快點，我又要打人咧，你們都託他帶口信，進來的時候多剛強，關了這幾天，便變成這個樣子了！”

巡捕嘲罵了後，蘇貴福還怕嚴必寬把他囑咐的話忘去，還去拉必寬的手說：

“嚴大哥，你千萬不可忘記，你要到我家去，仁記路百新坊九十一號，電車去很近的，叫我家託黃季新工頭來保我。你說我很後悔，以後再不幹這事

情了。”

嚴必寬糾纏得不消，他一疊連聲答應着，又把各人告訴的地址背誦了一遍，大家才點頭放心。

李庚發看這情景氣昏了，枕着鞋子軟躺在一邊。惴惴還是很冷靜的神氣。看着不說話，他在事情的開頭就料到有這一幕的。阿毛驚惶的神氣糾着大炎的手臂，這十來天的監禁悶得這孩子也想出去了，呆着眼睛看必寬走出去。大炎的老眼也湧出淚來了，他生平像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精神上的刺激，他連撕拔了幾把白髮，紅着眼眼叫嚴必寬了：

“嚴弟，你這一出去，我們是散伙了！這一散伙，我們又都變成狗了，一羣狗啊！團結着還有力量能和廠主抗爭，散了伙我們又要做牛了啊！”

克西這時才開口：

“嚴兄照理該要求姓施的工頭救大家一同出去才對，單獨出去是不應當的，這真是散了伙去做牛了。”

嚴必寬悽然說：

“施老板實在待我太好了，去年救了我，這次他又來救我，我實在不過意逆他啊。我去和他談，假使外面局勢變了，那我對不起，我只好跟施老板走，如沒有變呢，那自然，我不能單獨出去。”

惲復搖搖頭，克西看這局面沒法挽救，嘆了一聲氣。大炎還想喚着“嚴弟”說話，庚發忽然跳起來，捉着嚴必寬的臂膀：

“嚴，嚴，必寬！你真的單獨預備出去嗎？你這一出去，我們的團結是就此渙散了！”

“唉！”嚴必寬嘆了口氣想掙脫庚發的手走出去。

“爲着顧全大局，你不能出去！”庚發嚴厲得鐵一樣的面色，同時眼淚已流着了。

“李大哥，我是知道你的心的，但是事情到這樣又有什麼辦法。我還沒有確定要走，他們却都託我帶口信，找人保他們出去了。你看這局面能久持嗎？”嚴必寬神色沮喪的說。

“唔，唉！”惲復無可奈何的搖着頭。

“是不能走的啊！”大炎也叫起來。

“不能走的啊！無論如何不能單獨走！”庚發捉着必寬的臂膀不肯放。

嚴必寬看了一遍各人的臉，最後乞憐似地看着立在門口的巡捕。

“讓他走罷。”惲復勸庚發放手。

立在門口的巡捕看得火起了，他走上來攔着庚發沒頭沒臉的一頓亂踢，頭皮都踢破了，庚發手還捉着不肯放，庚發躺在地上給嚴必寬拖到了門口，巡捕跟在後面踢。顧大炎看得忍不住了，跑去攔着不給巡捕踢，一面勸庚發。

“庚發！”這一喊，惲復忍不住的眼淚也滴下來了，“你的不怕苦的精神，堅毅的精神我很佩服。但你應該仔細想，現在你用這硬法子也來不及挽回了。你給巡捕踢死了，嚴必寬也不會爲你回心轉意的。放手吧，不要白給巡捕踢得頭破血流！我們也是一樣的皮肉呢。”

庚發放了手，巡捕拉着嚴必寬出去，把鐵門鎖好走了。

嚴必寬走了後，庚發發了狂般哭了半點鐘。其餘的人也含着嫉意的，常常揩自己的眼睛。

克西正用着心思勸庚發，忽然又一個巡捕來叫人：

“顧大炎！”

大炎因為受了嚴必寬的感傷在閉目養神休息着，聽見巡捕叫，抬起頭看一看，嬾着又睡着了。

“顧大炎和阿毛。——你這老頭兒好福份，東洋人來保你了。外國人也相信你，你受了誰的騙，竟做起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巡捕把門開直着，伸進頭來看白髮蒼蒼的顧大炎。

大炎睡着不理，憚復知道他的痺氣，輕輕的勸他說：

“大炎，你走吧，嚴必寬也走了，你還守着做什麼。”

這一下，庚發也停了哭，帶着哭聲勸大炎，

“大炎！你走罷！外國人問起你時，你就說我運累你的，上了我的騙好了。我寧可餓死，這一生不再上怡豐紗廠了，把責任推在我身上是不要緊的。”

蘇貴福張愛文杜水金陸福林祝俠生五個人又都吃了一驚般張開着口，想託大炎帶口信到家裏去，看看大炎不坐起來，大家呆着不敢說出口來。

巡捕又催了：

“你這老頭兒也太搭架子了，東洋人來保你，你有多大的面子？他不過看你平素誠實罷咧。你要懶着不肯走，我只要出去回一聲，你的終身就完了。東洋人仁心保你，你倒要搭高，照巡捕局的章程，沒有人保，不坐半年也該三個月，三個月後，你這只飯碗還保得牢嗎？哼哼！”

蘇貴福幾個人看情景知道大炎是一定要走了，都走上去勸，一壁又把剛才託付嚴必寬的話告訴大炎，叫他務必要替他們帶口信。禪復也走前來把大炎扶起着，其餘幾個人也幫着扶，把他一直擁到門口，巡捕張開芭蕉扇的大手揸住大炎的背皮，

阿毛是早已跨出門外了。

“李先生，煇先生，你們真是好人。我出去，我原不想出去的，但你們叫我走，我只得走了。但我出去了決不會忘記你們的，我這老骨頭也快打鼓了，還能不顧義氣嗎？”大炎說着眼淚滾了下來，巡捕一把揪着便走了。

蘇貴福看見走了三個人，自己便像跌入深淵裏了，素來蒼白的臉色，這時驚呆得像石膏像了。杜水金和張愛文竊竊私議着，你說我有希望，我說你有希望，原來他們都有親戚關係的人在廠裏當工頭，但怕和他們有親戚關係的工頭不知道他們的事情，那就糟了，好在現在有嚴必寬和大炎兩人出去，他們總有一個人會把口信帶到地的，口信一帶到，保的人當然不成問題。陸福林和祝俠生也很安心，他們想別人有工頭來保出去，他們也可以放心的。這時各人想着各人的事，誰都顧不着誰了。只有克西偶然看看各人的臉。煇復是靜靜的坐着，庚發精神奮興着在室內踱步，兩步半轉回頭一次，

有時怒目看一下蘇貴福他們五個人，蘇貴福那五個人固意遍過臉去。

鐵門上的鎖嚙嚙響了幾下，鐵門又開了，巡捕立在門口叫“李庚發。”

庚發正踱着步，他想自己該不能出去了，但門口的巡捕明明在叫他啊。他摸了一下額上才被巡捕踢破了才凝結起來的血口，兩眼直視着惺復。惺復聽見叫庚發，睜着眼睛看，看見庚發癡立在面前，盛氣說：

“走啊！”

“夥計，沈老板來保你，你沒事了，走罷！”巡捕很和氣地向庚發招手。

“他們呢？”庚發手點着惺復陸福林幾個人問巡捕。

“不必問，各有各的主顧，快跟我走。”

“我們大概都會有人來保的，不必多問，你走你的路吧。等幾天廠裏再見。”惺復催說。

庚發和惺復克西握手了，蘇貴福急昏了頭般

又圍着庚發託帶口信。庚發原想和各人都握一握手，巡捕等得不耐煩，一足跨進來，把庚發拖着就走。

又因爲大炎在潤一郎面前的說明，他說吳得誠工頭扣敬禮，原不關憚復的事，憚復也是受着幾個人的欺騙，才去開會被巡捕誤捉了來。他告訴潤一郎，不放憚復，連他也不願走。潤一郎笑着點點頭，又把憚復也放了。

憚復臨走時和克西約了再會，各人都握了手，又勸慰了蘇貴福等人一遍。

等一下留着八字鬚的潘先生又叫克西出去。

巡捕一壁開門一壁喊“鄭立蓀。”

克西知道自己要出去，蘇貴福等五個人像熱鍋上的螞蟻，含着眼淚看克西，克西盡力勸解他們。蘇貴福帶着哭出來般的鼻音訴苦，混身打着抖。

“鄭先生，我那願意罷工。我家裏有穿有吃，工錢少點也不在乎，貼補貼補家用罷了。鄭先生出去

了千萬要替我送個信，我出來要重謝你！”說着又把住址講了一遍。

“我替你數着，你一共帶了五個口信了，假使再帶不到地，那真‘天曉得’了！”巡捕拖着克西走，回轉頭來嘲諷蘇貴福。

克西到了寫字間裏，潘先生先是細着眼睛和一個外國三道談論什麼。看見克西進來，馬上又睜大眼睛看一下克西，趕快坐到自己的靠背椅上去，捻一下八字鬚，搖着頭問：

“你是鄭立蓀嗎？”

克西想，昨天才見面，今天便認不得我了。他不高興答應，只點一下頭。

“你是好運氣，碰着這機會，我又肯替你留心，昨天吳得誠老板來，我和他說好了，你上他手下去做。因為我的面子，我告訴他說你和我有點遠親關係，他特別優厚給你十三塊錢一月的工錢。我起初三個月是每月抽你七塊錢，三個月以後，每月抽你三塊。你沒地方住，我給張卡片你帶着，有了這張

卡片，每晚上可以上我們局裏來住宿，昨晚住的地方，你想，該比露宿好些吧。那辦法你滿意不滿意？”

克西咬着牙答應說：

“滿意的。”

“那末你來在這張紙上寫下你的名字，我以後每日在吳老板處扣錢，省得麻煩。”

克西耐忍着走到小寫字台前，接過潘先生手裏那張寫了字的信箋，攤在台上，固意抖着手，把自己的假名寫上。

信箋上寫的很簡單，是張分期還錢的借據，大意說克西借了潘正德的錢，因無力償還，情商潘先生的仁恩，准予按月攤還。自立據日起三個月內按月還七元，三個月後按月還三元。該款潘正德得直接向保人吳得誠處收取。最後說鄭立蓀如欲取消此借據，須償還潘正德本洋壹百伍拾元。

潘先生以爲克西字識不通達，馬馬虎虎欺騙着解釋一番就算了。克西看到後面有點吃驚，但愧

悔也來不及，又怕出露了馬脚來。只得懷了潘先生的介紹信出來。走到門口，他想起身上一個銅子都沒有，又回了進去向潘先生請求：

“先生，我身上一個銅子都沒有，請你做好事給我兩角錢乘電車吃大餅好嗎？”

潘先生在身上摸了一下，摸出一個銀角子丟給克西，一邊笑着罵：

“我是你的爺，養你呢。錢就給你兩角，你要去盡力幫吳老板做事。要是出了毛病查出你是壞蛋，仔細你的腿。”

克西感激地鞠了一躬，潘先生得意得八字鬚一伸一縮的活動着，點點頭，揮克西走。

出了巡捕局的大門，克西腳蹩了一下，他決定走怡豐紗廠經過，先和姓吳的工頭去打個照面，再去看莉蕾。向門岡的中國巡捕問去怡豐紗廠的路徑，巡捕告訴了他後又蔑視的神氣看他，克西點頭謝了一聲，下意識的看一遍巡捕局的大門，又看一看看守大門的巡捕，才揚長而走。走了幾步他摸着袋

裏潘先生給他的那張卡片，又笑着回頭看巡捕，他心裏想着：

——客氣點，我以後還要來會你們這羣狗的。

轉了幾個灣，柏油路走到盡頭，腳踏着煤渣路了。離開三四十丈遠的地方遙遠地顯出一座烏雲般的高大洋房，望望兩邊的情景，他憶起前晚是從這裏經過的。越走越近那座洋房，漸漸的聽得見機器震動的聲音從洋房裏放出來，他記得前晚上是沒有這聲音的。

克西捧着頭看着那洋房門口的水門汀驚呼起來，“啊！這塊水門汀就是我前晚睡的啊！”

抬頭看門眉上，八寸寬二尺長的銅招牌刻着怡豐紗廠四個正楷大字，是砌在水門汀裏的。

大門開直着，門內一個人沒有，克西遙望進去，進門一丈多路的地方當着一列矮牆，把內容完全遮沒了；走道的兩邊大概築着小屋，但也看得不很明白。

克西立了一下，不見有人出來，他想叫起來

說：

——“門上有人嗎？”

只是喉嚨裏輕輕地滾着這語音，沒敢叫出來。上海各大工廠的規則，尋人該尋號房，立在門口大驚小怪的空曠，只能吃看門警察幾記藤鞭。克西整理一下身上的長袍，出巡捕局的時候太急忙了沒有穿平伏的襪子也重穿了一下，摸一下臉上覺得泥垢塗了一層了，馬馬虎虎撕着袖子揩一下眼睛和鼻子。

克西放着膽，謹謹慎慎地探進去，耳朵是特別豎起着，聽取有沒有阻擋他的聲音。和竊賊一般半分鐘移一脚，跨到第四步，身子已搬進門內了。第一個照進克西眼裏的，是坐在西北上牆角裏曬太陽的警察，遠看去身材很魁梧，扁平的胖臉，口裏嚼着半段捲烟。看見了克西，便捲着舌頭叫他的同伴：

“喂！正哥兒，打這傢伙！”

克西聽這話是叫人打自己，才想提心防備，右

手邊早就跳出個十九二十歲的漢子，着了他一鞭。

“三爺，這舉三！青天白日來偷東西呢。”

名字叫正春的新警察，大家因他年紀青，叫他正哥兒。正哥兒打了第一鞭，沒有等克西說明，又連打了四五下。正哥兒向來對於在門口張望的只要給他四五鞭，那張望的人便會氣都不嘆一聲的逃走了的。正哥兒打人也有分寸，他看來客的衣服整潔而態度略帶些傲慢的，便讓他進去。衣衫襤褸而走路畏畏縮縮的，他舉着藤鞭打出去。其實也從沒有人囑咐過正哥兒，但正哥兒從三爺口中聽到私家警察的責任，大意就是這樣了。

“這傢伙倒吃硬！”

三爺看正哥兒連打了五鞭，克西只偏着頭讓，並不逃走。

“先生請不要打人，我來尋姓吳的工頭兒呢。”

正哥兒揚着藤鞭要打第六下，克西急急躲避着喊了出來。

正哥兒吃了一驚，手裏的藤鞭拄在地上了，

“三爺！他找工頭兒呢。”

“怎麼？”三爺聽說來找工頭的，他也吃驚了。照三爺和正哥兒的意思，找工頭的人不應該這樣衣衫襤褸的。

“找工頭兒。”正哥兒又說了一遍。

三爺吐去唇上沾着的烟屁股，趕到克西面前來。訥訥的說：

“找誰的？”

“工頭兒，什麼姓吳的工頭兒。”正哥兒吞吞吐吐地說着，像懊悔剛在打克西的幾籐鞭，闖下了大禍般的。

“這裏姓吳的工頭兒有五個，三個是女的，光搖紗間就有兩個。你那個姓吳的叫怎麼名字呢？”

“吳得誠，你知道不知道？”

“才闖了扣敬禮的禍的那個工頭兒嗎？嚇！他的來頭大得很，闖了禍，東洋人不叫他走，他却把自己手下的百把個工人開除了四十八個，就是他嗎？那傢伙！”

“是的。”克西看警察對自己的態度客氣了些，臉上便不自然地放出點笑容來。

“有什麼事？請給我張名片兒到裏面去通報。”

“沒有什麼事，”克西笑着探手到袋裏拿出那封介紹信來，“巡捕局的潘先生有封介紹信在這裏，要見吳老板的面，找點什麼工做做，請先生引導我進去。”

這一下，氣得三爺扁平的胖臉拉長着了，恨不得踢克西幾腳，一會兒，才眼睛裏冒出火來般，接過克西手裏的介紹信，看一看，順手甩在地上，惡狠狠地罵：

“什麼東西！找工頭兒？找工作就是找工作好了。却要繞着圈子說找工頭兒，什麼東西！”

“我也想，工頭兒們決不會有這樣畢三般的親戚朋友的。”正哥兒說着，籐鞭在空裏揚一揚，似乎又想在克西身上試着鞭幾下，殺殺手癢。

“吳老板出去了，不在這兒！畢三！”

克西聽見吳工頭不在，俯下腰拾起地上的信，

塞在袋裏便向外走，

“那末我明天再來吧。”

三爺見克西向外走，更氣得暴跳起來，趕上去正對着克西的屁股踢了一腿，

“畢三！你來做什麼的，來了又要走？”

克西揉着屁股立了下來，向三爺乞求着說，

“你說他不在，我就走的啊！我明天再來不一樣？”

“你這畢三倒狡猾，想嬾掉進門的孝敬嗎？”

三爺又要踢，克西向左邊一躲，三爺踢了個空。

“你又沒有講明什麼進門的孝敬，巡捕局的潘先生是叫我一直來找吳老板的，氣不是白白動了。”

旁邊正哥兒便插嘴說：

“凡是才進廠的新工人第一天進門都要孝敬我們，我們拿不到廠家幾文薪水，就靠你們大家孝敬點。你第一天就想取巧直接見吳老板，嬾掉我們

的孝敬。你懶得過今天，以後還有方法對付你。上工放工你總飛逃不過這重門，上工固意糾纏你使你遲了時刻扣工錢。放工時我們還能在你身上搜出私貨來。私貨就是偷廠裏的東西帶出來。總使你身上不帶一絲紗線，但我們有本領在你身上變出一大紐一大紐的紗來，你當心罷咧。”

“不，我今天就要逼到這畢三拿出孝敬來的。”三爺等正哥兒說了後，毅然決然的看一下克西的臉說。

“要多少呢？也得把數目說明白的哪。”

“多少！你愛給多少便孝敬多少，橫豎少了老子會再向你要！”三爺的樣子是給克西氣得性起了。

“也沒一定，但至少是‘兩分水’。”正哥兒揚出兩個指頭答復克西。

“大家都是朋友，孝敬點算什麼。明槍明刀，早告訴明白，何至白生這一場氣。”克西在袋裏探了一下，“唔，我做事是再痛快不過的，從沒有和人家

爭較過銀錢的事情。兩塊錢我決定孝敬，但因為好久沒有工做，身上一個錢都沒有，可不可以到發工資的時候再給？”

三爺聽得馬上轉怒爲喜了：

“呵呵，你倒是個痛快漢子！既是身上沒有，那末這樣吧，聽我的辦法，我有寫現成的欠據你填一張。到發工錢的時候我拿着字條兒直接向吳老板扣好了。”

“那也好。”克西點着頭。

克西跟着三爺進到門傍那間小屋裏，三爺在抽屜裏翻出一個硬紙面的文書夾，在書夾裏任意抽出一張紙條，自己也不看，伸手交給克西。克西接着攤在台上，幾個小孩子練字的筆跡，顯現在紙上：

今借到
潘三爺大洋貳元君定月低
歸還不悞
十八年 月 日 立

克西看那“君”“低”“悞”三個別字，不覺想笑出來，忍着笑把自己的假名填了下去。

“只要在空白的地方填你的姓名，別的都不要你寫。”

克西“唔”了一聲。

借據填了後，三爺又要了克西的介紹信比對了一下，覺得借據上的“鄭立蓀”和介紹信上的“鄭立蓀”筆劃都完全相同，才放下心把填的借據收藏在另外一個文書夾裏。笑迷着眼睛領克西進去見吳工頭。

此
页
空
白

第 八 章

吳工頭先把克西週身打量了一番，看他身體倒還結實，雖然克西臉上現着失眠般疲倦的神氣，但做工頭的人的眼光是敏銳的，一個工人走到他面前，他能順口估量出那個工人能做幾年生活的。吳工頭笑着看三爺，撓起拇指說：

“好傢伙，頭挑的貨色，十年都做不敗的。”

“我也說呢，老板要享福咧。”三爺隨口說着便出去了。

克西把介紹信遞給工頭：

“巡捕局的潘先生叫我把這封信當面呈給老板的。”

吳工頭接了來也沒有看，便塞進衣袋裏去：

“唔，那事情早就定好了，這介紹信沒有也不要緊的。”

克西覺得工頭對他的感情頗好，自然，克西這樣強壯的人至少可供給工頭和紗廠剝削十年。

“老板，我隨便什麼粗工都能做，我鄉下才出來呢。老板不要看我的臉色有點萎靡，那是因為吃了巡捕局的冤枉苦，不等幾天就能恢復我以前的強壯的。”

“呵呵，我知道。潘先生早告訴過的。——唔，阿鄭，我以後叫你阿鄭。唔，阿鄭，你是能做我的心腹的，我也待你特別好些。”吳工頭扳着克西的肩膀，歡欣地高聲說，“好，我給你點好事情做。以前從搖紗間搬運紗和棉花等類到貨棧間或者貨棧間搬回來，向來用兩個人的，現在給你兩份工作，

工錢也多了，以前是每月十二元，他們還是老工人呢，現在我加你十三元，做得勤謹快當，還要加給你呢。但你不能偷懶休息，貨不許滯留着堆起來，要搬運的都得早早搬運，堆着給東洋人看見了非但你吃虧，連我也會倒眉呢。記得嗎？伙計！”

“記得，記得。”

“好！”吳工頭看克西傻頭呆老的拘謹的樣子，不覺開心得又笑了。

“老板，我今天做起是不是？”

吳工頭把室內四週看一遍，笑着對克西說了：

“明天做起罷，工錢也是明天算起。這裏的幾堆紗網，你給我搬到貨棧間去，我零外給你二角錢。

克西抬頭看工頭手點着的牆角裏，堆着齊人頭高的四堆紗網。他看這四大堆東西至少也要搬五六點鐘，遲疑着沒有答應。吳工頭在就近提了兩個竹籮和一支扁擔交給克西，說：

“把紗網裝在竹籮裏一担一担挑，挑幾點鐘就

可以挑完的。”說着指點了克西搬運的路徑和手續，又帶着到貨棧的賬房處說明了一下，工頭便自去做另外的事情，落下克西一個人搬紗細。

挑擔克西是在真茹挑過來的，他的肩膀比起都市上的工人來，倒還是克西的肩膀能挑些。身上的骨傷還有幾處痛，但只開頭幾擔熬些痛，到後來也就不覺得怎樣了。搬到十點半鐘時候，把這些紗細都搬完了，克西便找到吳工頭面前交還籬擔。

吳工頭很開心地點着頭，稱贊克西說：

“以前他們兩個人搬還沒有你搬得快呢。好，你回去息息罷，明天一早就來。這裏是早上五點四十分上工，晚上六點鐘放工，遲到早退都要扣工錢的。好，你明天一早就來，今天回去休息罷。”

克西望吳工頭給那答應了的兩角錢，但工頭老不提，儘是叫克西回去休息，克西祇得自己提出來講了：

“老板不是說要給我兩角錢嗎？想是老板忘記了。”

克西說這話的時候聲音非常柔和，怕引起工頭的不高興。

“喔，你不提，起我倒忘記了。”

吳工頭說着從褲袋拿出橡皮的銅子袋，掀着袋底把銅子向手掌心裏倒。銅子倒出後，把夾在銅子一起的銀角子一個一個挑選出來放回橡皮錢袋裏。把手裏的銅子頓了幾下，還不就給克西，當時雙角子的價錢是四十八個銅子，工頭把手裏的銅子數了一遍，他本來以為數目有得多，數一遍想把多餘的留下來。但數了兩遍只有四十四個。克西以為工頭要掉一個雙角子給自己，但工頭却竟就把手裏的銅子交給他，笑嘻嘻的說：

“少四個銅子，馬馬虎虎罷。”

克西接了銅子沒說什麼，但心裏却想着：

——“馬馬虎虎？”真是馴良軟弱的工人你們就剝削了還要剝削！每月十二元已是剝削到最低的工價，但你又用手段把二十四元剝削成十三元，更由四角三分三剝削到兩角小洋，兩角小洋是你

親口答應的，還要剝削去了四個銅子。真是工人要讓步，讓步到餓死了的時候資本家的缺陷還是填不滿的啊！

走了四五步，克西回頭看工頭一眼，工頭正在笑着看克西的背，表示很得意的神色，絕對沒有想到克西正在轉着念頭要報復他那回事。

促促忙忙走到大門口，剛才的三爺和正哥兒已經掉了班。現在站在門口的是一對身材差不多高的古銅臉的高個子，面貌都很兇惡，遠遠看見克西出來，便留神着了，待走到面前，便喝着問：

“那兒去！”

“回去。”克西滿不在手的輕聲回答。

“回去，這樣早？你才進廠吧？連點規矩也不懂。”

另外一個警察站在小屋門口的像是可憐克西的樣子，向先前說話的那個警察說：

“老大，你告訴他罷，這傢伙大概是新來的。”

那個攔在克西面前名叫老大的便指手劃腳的

教訓克西說：

“這廠裏遲到半點鐘扣半天工錢，如遲到半點鐘以上，這天就不要你上工了。早退的要到下午才行，上午是沒有的，下午早退扣半天，上午要早退，那是一個錢都不算的。”

“是的，是的。我今天才來，剛才在這裏上岡的那位三爺送我進去見吳得誠老板，吳老板叫我搬了幾堆紗細，搬完了叫我先回家，明天一早來上工。——我還給了那位三爺先生兩塊錢的進門的孝敬哩。”

老大聽了回頭和同伴商量：

“德根哥，你看好不好放他走？”

“這傢伙很面生，好像從沒有見過面，大概生意才找定，明早上工想是真話，讓他去罷。不過他說搬紗細，說不定也會第一天就弄外快，你在身上搜一搜再放他走。”

老人在克西身上捏了一週，克西一縮一縮的怕癢，老大固意手插進克西的膈肢下抓，克西纏着

眉頭不敢笑，老大却樂得笑起來了。克西見老大笑，自己也忍不住跟着笑了起來，老大怪克西不該笑，馬上拉下臉，順手揮了克西三巴掌：

“誰和你笑！！”

老大打了後踢克西出門，立在小屋門口的德根看着也放聲笑起來了。克西無法計較，捧着頭竄了出來。

* * *

春暖的陽光射來身上覺得熱刺刺的了，克西吡吡吡的走在煤渣路上，他本想就近先看一看祖誠，又怕祖誠在廠裏沒有回家，在工廠裏做工的人是早晨在家裏儘吃了一大飽，另外又包了一碗冷飯去上工，中飯吃冷飯，晚上放工後才得家來再吃。不一樣，工頭是不高興的。克西想這時祖誠一定不在家，預備晚上去看他。想着，便向利民醫院去的路走。

克西一早從巡捕局出來，沒有一點食物進過

嘴裏，剛才奮興着忙着做事情，想不到吃東西，這時覺得有點餓了。提到要吃東西，他又憶起在巡捕局聽見一個常常坐牢的小竊的話。那小竊告訴他出去之後，第一先去買一兩個銅子酸醋，喝下去洗一洗胃腸。據說酸醋是健胃的。克西想專誠的到人家店子裏去喝兩個銅子酸醋，這不要給人笑脫牙齒嗎？那個小竊當然是經驗之談，克西自己也想酸的東西的確能夠助消化的。又想自己身上沒有帶着杯碗，借人家店裏的碗盛着喝，自己污穢得不像樣子，人家一定不肯借碗的。何況已先餓了大半天，在巡捕局還是隔夜吃了一碗半麥飯，決不至滯食，他想先少吃點東西療着飢火，醋決意不喝了。

走到煤渣路盡頭的三叉路口，那裏停着四五輛人力車，幾個車夫都坐在車子踏腳板上咬着大餅夾的油條。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子提着一籃大餅油條一把鉛皮水壺躲在車子背後，怕給巡捕看見了要踢翻他的大餅籃子。

一邊走路一邊揸着袋裏的二角小洋和四十四

個銅子，心裏盤算了一下，決計買大餅和油條吃了。在巡捕局裏顧大炎很神秘地告訴他，廣木潤一郎的第四個最得寵的中國姨太太養的一隻花白狗，有小牛那樣高大，潤一郎爲買姨太太的歡心，特地替牠在先施公司人壽保險部保了八萬兩銀子的壽險。這隻狗因爲很猛暴，有點像中國史上的項羽，潤一郎的主意叫牠項將軍，項將軍每天要吃二斤熟牛肉，牛肉並且要選上好的，夾着牛筋或隔過夜的牠連聞都不聞。姨太太有時伴着潤一郎到廠裏去，項將軍自然也跟着的，在廠裏項將軍見了破衣服的工人常常追上去咬，工人罰恨起來，偷着把木盤子裏着大餅丟給牠吃，牠看了聞都不上去聞，後來大家湊了錢買牛肉，但牠也沒有吃。工人給項將軍咬了只博得姨太太的歡心笑一笑，潤一郎便賞被咬的工人兩角小洋，他有時還對他的姨太太說笑，說兩角小洋是償項將軍的一口活牛肉的代價。項將軍來咬的時候當然不能抵抗，連逃避也要給潤一郎罵的，他罵的話老是這一句：

“‘馬鹿！’逃什麼，給密司特項吃一口，多給你半天工錢！”

要是踢項將軍一脚的話，那四姨太太便馬上拉下臉，潤一郎氣得暴跳起來，頓時便把那個工人開除出去。這樣的事情在怡豐紗廠每月都要鬧幾次的。華經理汪恕和也常常叫各工頭向工人們勸解，不要逆項將軍，他說‘項將軍值八萬兩，恐怕你們一千個工人還抵不到這一隻狗的價錢呢。樂得給牠咬一口，白賺東洋小鬼兩隻八開！’

克西想項將軍不吃大餅，牠吃的一天食料是吃了一個工人二十天的食料，牠還不過是廠主家裏的一隻第四位中國姨太太的狗呢。

克西轉到車子背後向小孩子要了一碗茶，兩塊大餅夾着一根油條吃了後還覺不很飽，又拿了一塊大餅一根油條。大餅和油條三個銅子一個，茶一個銅子一碗，克西一共付了十六個銅子。吃完大餅後右手把嘴巴抹過兩下，抬起頭看看太陽，覺得太陽格外光明可愛了，他這個星期以來這是第一

次的吃得舒服呢。在巡捕局裏不必說，在進巡捕局的前五天把身上的半新舊馬褂在一家帶收買帶押當的押當店裏賣九百錢，第二天他再走那家押當店門口經過，他見他那件馬褂吊在檐下，標價二元七角五分，克西拿的九百錢只合標價的十分之一。克西氣得走上去鬧，店裏的老板抽着雪茄在搖頭，他說：

“沒有這回事，——就算是真的，這件馬褂收進來給九百錢已經高了，到別家去五六百都難說。我們這裏每月房錢八十兩，巡捕捐廿兩，救火捐二兩，保險費四兩，什麼地方要暗開銷至少二三百元，我家裏大大小小吃用差不多一百二三十元，這店裏三個學徒要十八元，一個老司務十二元，電燈茶水雜用要十五元。你看，這大開銷全靠這一帶的工人來買賣，不賺錢幹什麼？工人們到月底就有工錢領，平常時候轉不來頭，便上我們店裏活動，一塊錢的貨賣一百文我們都收過，你還要鬧呢。何況我們這件馬褂還是前兩個月收的，昨天一件馬

褂都沒有買下來呢。”

那老板說着，又把賬簿搬出來查給克西看，同時店門口擁了人，一位巡捕也虎着臉來打人了。克西在巡捕的木棍下面逃走出店門，押當店老板執起雪茄烟裝在嘴唇中間，笑着看巡捕：

“哼哼！這個鬼！”

克西把那九百錢用了四天，每天兩頓，每頓三塊大餅一個銅子白開水。今天多吃了兩根油條，覺得另外有一種舒服。加以有了潘先生的卡片，每夜的住宿可以不担心事，怡豐紗廠的工錢，吃大餅油條當然是足足有餘的。

面前馳來了電車，克西袋裏有銅子，便爬了上去。在電車上他想着自己的克苦的行爲，假使意志不堅決，早就向着友人請求物質的救濟了。其實這樣的時代誰還救濟得誰，你向友人請求救濟，友人又向誰請求救濟呢。想到這裏，他覺得前幾天拿祖誠的兩角錢應該記得還他，祖誠靠着血汗錢養活一家，自己再要去加重他的負擔，自己不是個變相

的剝削者了嗎？雖然祖誠情願，但自己這樣的行為實在不應當的。他決計等月底領了工錢，要歸還祖誠那兩角錢。

下了電車，走進利民醫院的大門，醫院的門役注視着他像不許他進去，克西却昂着頭頸向前走。

“喂！朋友，你有病嗎？看你這樣勇糾糾的不像個病人啦！識相點，滾出去，不要來胡鬧！”門房以為他是個外面的小竊裝着病人進來乘機偷病客的東西，所以一見他進來便吆喝着叫他退出去。

克西搶着走進去，不打理，連頭都沒有回一回。

“嚇！畢三，你竟不理我！”門房追上來向着克西兜背心椎了一拳，揸住克西的背皮拖着送出門外。

克西給他推了出去又重行回進來，這一下門房真生氣了：

“你這畢三倒強硬，叫你出去你偏要進來嗎？哼！”

門房說着話又要伸手向克西的臉上去，克西眼快，伸出右手來擋，順勢捉着門房的手，望膈肢下一拖。門房的都市生活想來過得有了些年辰，克西輕輕的一拉，竟四脚四手的跌得伏在地下了。克西看着又好氣又好笑，門房暴嘯着爬起來，跳腳跳手地還想去打克西，克西握着拳立實着不動，預備迎門房的打，那個門房圓着眼睛看着又不敢上去打，做威做勢的敲着破鑼般的聲音像是喚醫院裏面的人出來：

“畢三打死人哪，畢三打死人哪，畢三打死人哪！”

門房這幾聲叫喊，醫院裏的人都趕出天井裏來看，克西向醫生和助手點了點頭，告訴門房待他的無理，但醫生們只聽門房的訴說，克西的話竟沒有聽。醫生聽完了門房的訴說，也發怒了：

“哼！倒沒有見過這樣兇狠的畢三，還打人呢。富三，你去叫巡捕來。偷東西偷進醫院來了，那還了得！”

助手立在醫生背後沒有看清，聽醫生說了他也叫起來：

“畢三嗎？快把他捉着交給巡捕，不要給他逃掉！”

克西立着鼻管裏衝出火來，依性氣真要走上
去給醫生和助手每個人三巴掌。門房自知理曲，立
着不去叫巡捕，有一個看護婦却認識出了克西，她
拉一拉助手的衣角告訴說：

“這不是四層樓上跌傷了的女客的家屬嗎？他
差不多每天來的，什麼富三倒不認識他了？”

助手聽了從醫生的肩膀旁邊鑽出頭來，他看
着不敢決定，擠着走出來問：

“你姓陶嗎？”

“是的，我是陶祖誠，我來看我的表妹的。我每
天來的，只連着兩天沒有來，你們的門房便認不
得我了。……”克西說着又把門房攔着他，不許他進
來，打他一拳再拖着推他出去，還要打他巴掌，他
不得已用手擋一擋，門房便四脚四手躺在地上的

話通通說了一遍。

醫生聽了才覺得有點抱歉，但他不願向衣衫襤褸的人說道歉的話，祇吩咐大家回內室去，又責問門房說：

“富三！你眼睛花了？……”

門房也覺得自己看錯了，但他並不以為自己不是，還圓着眼睛惡狠狠的看克西，又向醫生解釋說：

“誰叫他把衣裳弄得這樣髒呢？髒得畢三般的，我在後面叫他他又不理我。”

醫生和助手看護們聽得都鬨笑了起來，笑了後各自走回室內去了。克西看大家散了後，他一個人便趕着去盤樓梯。

此
页
空
白

第九章

莉蕾從那天晚上發覺失了錢痛哭了一夜，第二天便昏昏糊糊的神志不清，週身火炭般發熱。醫生於每天下午五點鐘前後上四層樓巡視一遍，對莉蕾的病不說下藥也不說用手術，只搖着頭恐嚇克西，說要打針，克西知道打針又是要錢的法門，先嚙塞着問一問價目：

“打釘要多少錢呢？”

從來的病人要打針，都是先打了後由醫生開

列賬單收錢的。這次克西竟先問起價目來，醫生惱克西太不客氣了。鄙棄的臉色看克西一眼，淡淡的說：

“每一針，藥水二元手術費三元。”

克西想，一兩角本錢收二元，略略動手把藥水注射進皮膚又要三元，這樣的賺錢未免心太黑了。醫生見克西不答復，又說：

“這是三等病室的價錢，二等要加半倍，頭等加一倍。”

“她這病據先生看去要打幾針呢？”

“那說不定，一天三次，每次打兩針，最多連打三天可以好了。”

克西低着頭不回答，他想三天的打針費要九十元，這數目把他嚇得說不出話來了。醫生看他還不答復，表示他並不是貪做生意的神氣，搖搖頭出去了。以後就是那個看護婦本着她自己的一點經驗，常常來替莉蕾臉上額上灑點冷水。

牽延了四五天，一直待到克西進巡捕局那天

早晨，莉蕾的熱才有點退減的趨勢，但神志還是昏迷不清的。幸得那個看護婦待莉蕾熱心，一夜起來看顧三四次，替她灑冷水，倒水給她喝。克西關在巡捕局裏那天沒來伴她，莉蕾向看護婦查問，看護婦說被朋友約到什麼地方有事去了。

有一次，克西曾和看護婦談話，知道她叫程碧梅，來上海已有六年，看護也當過四年了。十五歲的時候來上海進滬西什麼女子看護學校³。她進學原想謀一種職業，將來免得做男子的寄生物，逼着父親借了債進學的。在看護學校讀了兩年，光學費就用了二百四十元（係按月繳十元），加上膳宿書籍來往盤費和零碎雜用等等，足足使她的父親增加了六百元債。

碧梅的父親程天放是個沒有考中秀才的童生，在亡清宣統二年上用十二吊大錢捐了個從九品的監生銜頭。大清帝國換成中華民國，村上辦起學校來，天放是這村上唯一的讀書人，便任了校長兼國文教員。歷次的軍閥混戰對他都沒有影響，

他總泰山一樣的做這村的獨一的豪紳和“監生皇帝”，在民國的時代，清皇雖然沒了，從清皇手裏捐來的“監生”仍舊可以用來恐嚇農民的。但在這產業落後的小小鄉村裏，無論你壓迫農民剝削農民到任何程度，而所剝削到的終不够都市裏的帝國主義的買辦和奸商抽一枝雪茄烟。天放在學校裏得到四十元一年還要自己吃飯的修金，經手收錢糧每年帶公帶私可以弄到二三十元，代人寫田契約押借單據和替人家做中間人等等每年也可以弄到一兩十元。加上他還有十二畝田的收入共總算起來，打破了他的頭，常年收入都不能超過一百元。

或許有人不明瞭，不相信這種計數，那是在都市裏住得太久，把鄉村的情形完全隔膜着了。天放的學校裏三十多名學生，並不是學生的父兄願意給子弟進學，不過壓着天放的威勢，才放棄了一個小孩子可以牧五隻山羊的利益，再要向學生收學費，當然是沒有的事了。天放不過看着兩進六間的

破觀音菴的現成校舍，和縣署第三科裏發放出來的每年四十元小學校補助金，他橫豎閒着，錢雖然少，但在天放看來却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啊！其次講到錢糧，他住的村共有一千畝多錢糧，每年要算幾成荒，能够運用巧思在二百多元錢糧當中剝削出二三十元來，那是極端煩難的啊。何況把錢糧轉到縣署去他只有賠本的份，絕對說不到向官家討一個小錢。他這二三十元，純從農民身上刮得來的。講到代人寫契約單據，這村上每年難得買賣一二次田地，數目也只有三五十，一百元的數目是十分驚人了。代人做成一宗買賣，他連代書費連中佣費，五十元他拿七元五角，一百元他拿十五元。至於寫零碎借據押單，在鄉村是沒有大數目的，總不過兩元五元，但他規定着十元以內爲小件，每件一角；十元以上爲大件，每件三角，一年也不過十幾件，能有多少收入。那十二畝田，他自己不會種，租給佃戶種，上好的年成佃戶也不過收十來石米，年成壞起來收三石五石都難說，他年成好壞一

概不問，按四斗五一畝，十二畝收五石四斗。他是豪紳階級兼地主，五石四斗佃戶每年賣男鬻女都按時送來的。天放夫妻兒女五口還有一個老母，五石四斗不够吃三個月，他家又不比農民一年到頭薄粥鹹菜湯，常常要吃點豆腐雞蛋，有時還吃點魚肉。早就入不敷出，不過數目小，還可以向農民強借着，農民也不敢說話。可是碧梅來上海進學的錢，把他這鄉村打沉了也打不出五十元以上的大借款來，何況以後竟積到六百元呢。這一下，天放只能逼得到城市中去借了。

城裏的好商對鄉村的豪紳，和鄉村的豪紳對農民是一樣的態度。天放向城裏他認識的一家絲行老板黃興昌富商借錢，——黃興昌是新近才暴富的，他在縣城收了絲經到上海，在上海賣了絲經買了鴉片煙土回來，絲經也是偷運的。這樣的絲經變成煙土，煙土變成絲經，變了三四次，一年之間，黃興昌富起三四萬了。——黃興昌先說手頭緊，借不出來。天放自然拮出女兒上學的事情來哀

求，黃興昌才答應替他轉借，但轉借的利息不免要大一點。天放祇要錢借到手，那敢說利息大，天放答應出三分息，黃興昌還疑難着，天放又答應本洋八扣，黃興昌又說向人轉借要抵押，天放便把帶在身上的田單拿出來。第一次借三百元，六畝田單作押，第二次又三百元又六畝田單作押，這樣，天放名下只掛着十二畝田的空名了。

鄉村的經濟向城市集中，城市的經濟又向着大都市集中，最後匯集到上海，上海是帝國主義的老巢，在那裏向外開了個大缺口，經濟的淵源便繼續不斷向外流，其中至多只有十分之一是積留在中國的新興資本家手裏。在這過程當中，天放也被經濟的總潮流衝着，跟着小資產階級沒落成無產階級的路走。實際上他借四百八十元債，他的十二畝田已不是他有的了，他現在所掙扎着維持生活的，不過靠一點封建勢力的餘蔭，還可以繼續維持着豪紳的地位，繼續着剝削農民，以苟延一家的殘喘。只要農民向他抬一抬頭，或者富商和城市的紳

董們對他的壓迫加重一點，天放的生機隨時可以斷絕的。

當時碧梅進女子看護學校，天放原以為碧梅畢業後在上海做事，上海的錢比鄉下容易掙，銀洋整大袋運家來，除了還債，還可以過資產階級富商們花天酒地的生活。可是他真在做夢呢，這樣的妄想那能成爲事實呢。

碧梅在看護學校兩年畢了業，學校招生時是說畢業後保送各大醫院當看護，其實到臨時還是要花一大筆錢去運動的。碧梅進兩年學的費用已把她家的一份小小資產弄沉了，這時再去要錢當然不可能了。畢業後等了個把月，碧梅每天都去找一次校長。她是暑假畢業的，剛剛那年虎列拉鬧得烏烟瘴氣，上海驟然添起三十幾所臨時時疫醫院，碧梅飢不擇食，她被校長介紹到一家時疫醫院去，這家醫院雖然規模簡陋到可笑，幾個黑暗房間木板床連天井裏客堂裏都架滿了還只容得三十幾個病人，病人來了也不問病狀病源，凡是頭痛的，

肚痛的，嘔吐的，瀉肚的，來者不拒，千篇一律的抽起玻璃管打針，打一針一元大洋，不見效，再來一針，又一元大洋。打到病人沒氣了，他也學着中醫的乖調，“醫得病，醫不得命，在這瘟疫狂暴的時候，有什麼辦法？”其實他打的是蒸溜水？是顏色水？他自己知道罷了。病家打不起五元錢一針，來場便宜貨打一元錢一針，安安家人的心而已。

在濃烈的石炭酸的空氣裏面，在死人病人橫陳着的房間裏面，碧梅有幾次自家也快倒下來了，整日整夜忙了一個足月，醫生才在一天下雨的午後給她半天的休假。碧梅在這半天裏面第一要緊的事便是先買了四元錢物品的禮去送校長，順便道個謝，又在校長家的白瓷浴盆裏洗洗一個月來沒洗過澡的一身泥垢。四五點鐘時候回到醫院裏，醫生看見她又想分配事情，但是給她躲開了。她在醫院裏沒有臥房，連臥榻也沒有，夜深人靜的時候，醫院裏人都睡盡了，她才拚起醫院裏所有的方凳，睡在白天來往的走道上。至於寫字台和沙發

椅，那是比她先來的看護有優先權，她是不敢染指的。

她躲開了醫生的吩咐，偷偷地在一個小病室裏，在一張病床上把睡在床上的病人的腳推開些，她就在那病人的腳邊寫信給他的父親。那是一封帶着好消息的喜信，或者也可以說是程天放在小資產階級的沒落的途上最後的迴光返照。碧梅在信上告訴說她蒙校長的熱愛，把她荐在滬北一家醫院裏，醫院除供給膳宿以外還給她四十元一月的薪水。

天放見女兒四十元一月還另外有吃有住，自己做一年也不如女兒一月，他相信他的家運有了轉機，那種繁華的幻夢便馬上在他的腦膜上映了一次。

信末又說這月領了四十元薪水，因送校長的禮和自己的零用，所以只匯三十元歸家。

三十元又是一筆大數目，——天放那一帶地方流向上海的何止成億成萬，就是他這個小村每

年流向都市的也該有幾千或者上萬的數目。現在有得流回來，那真是例外了。不過想到天放葬送了一個強壯活潑的女兒和自己小小的一份家產只換到這三十元的空歡喜，天放將來是要懊悔得無以自容的。——天放看着生平從沒有見過郵局匯票，眼睛都喜花了。當天在郵政局裏兌了錢，就把這三十元買了夏季的衣料和食品歸家，預備和母親，老婆，碧梅的弟弟和妹妹們大家樂一樂，享碧梅一點福。天放打算把這次的錢先用去，以後寄來的按月積起來還黃興昌家的債。他想今年寄來的錢只够打利了，利息是三六一百八，但今年只有五個月了。好在今年以後便有每年三百六，譬如明年打一百八的利還一百五本；後年打一百三十五的利，還二百本；再後年打七十五的利，家裏又湊上點，二百五的本就還清了。第四年以後便可以逐年有三百六以至四百積存起來，天放現在四十一，到六十歲自己就是該萬把花頭的富翁了。幸虧給女兒進了學，進了學才有發跡的日子呢。所謂小資產階

級給兒女進學的思想無非爲升官發財，把自己提拔到資產階級的地位上去。天放把這些話講給家人聽，大家都鬨笑了起來，好像繁華的生活便在眼前了。惟有天放五十八歲的老母親沒有笑，她是想着自己再等二十年，骨頭早已打了鼓，再享不到這繁華的福氣了。天放這乖巧的人早看出了母親的憂慮，馬上安慰母親說，太太們活九十歲很平常，何況將來日子過得快樂了，病痛也少，氣腦也少，他能寫保票，保她長命百歲。天放這一說，老母親也張開落完了牙齒的嘴鬨笑起來，笑到後來她又說：

“到了那樣的日子，我還不能算享孫女兒的福，我還是享我兒子的福。因爲你給你的女兒念書，連我也享福了。”

“總之是老太太的福份大，家裏有這麼一棵大樹蔭護着，碧丫頭也有出息起來。隨便什麼說，我們大家都是靠的老太太的洪福！”天放的老婆不爲討婆婆的歡心，打她也不開口的。她是全村著名的

孝順媳婦。

“也是素來你待我孝順，所以老天送你這樣好女兒。我生性太剛，年青時常常忤逆公婆，所以養的女兒都粗腳笨手的嫁給種田佬。兒子靠祖上的陰德，雖然養到阿放這個好兒子，那不關我事的。”說着大家又作一次長時間的歡笑。

這一次的快樂，算是天放一家人有生以來沒有受到過的快樂。從此以後的兩個月間，天放，天放的老婆，天放的母親，和兩個小孩子，大家出出進進都是蜜蜜的笑着。

這一年虎列拉流行的時間特別長，從六月頭上一直到十月底才消滅。這期間，上海風起雲湧的臨時時疫醫院最小的像碧梅在那裏當看護的一家，常期只能收客三十五六個病人，到關門時結算起來也逞火劫劫賺了五萬多。有人統計這次虎列拉給於普通醫院和時疫醫院所賺的錢至少有二百五十萬銀元，其他如中醫道士以及用鋼針挑痧的剃頭匠賺的錢還不在內。

單舉碧梅服務的那家臨時時疫醫院說吧。那個院主兼醫生的黎伯匠，他原不過是湖北黃陂縣的一個賒藥郎中，在墳頭路邊收割點樹根野草，拿家來甘草黃酒的一煎一炒，該捆的一捆一捆捆起來，該包的一包一包包起來，藏到新年上，到城隍廟口擺個攤，配成跌打損傷藥，傷風咳嗽藥，小兒百病藥，難產催生藥，老人中風藥……藥名多得很，一包一包放着，外面貼了硃字標籤，把他的藥買全了，你一年到頭一切奇病怪症儘害都沒妨，他自有配現成的藥給你吃，你只要看清爽那貼着的硃字標籤。其實吃錯了也不要緊，他自己說他的草藥是統治百病的。上城隍廟敬香的太太娘娘們，看他的藥賣得便宜，而且是配現成的方子，一百文一劑，二百文一劑，比那請郎中開個方子就要一吊錢，配藥又要一兩吊，那有這樣的害那一種吃那一包藥來得便當經濟。再像那一等懷胎的娘娘她定要買一劑難產催生藥帶家去有備無患，家裏有孫兒孫女的老太太定要買幾包小兒百病藥，年老身

弱的便要花一吊錢買三料老人百補膏，才傷了風和那老帶着咳嗽病的也要買包傷風咳嗽藥。凡上廟燒香的人不是她自己有病，就是她的家裏有什麼人有病，凡是走“黎國醫”藍布招牌下面走的女娘們多少總要場場便宜貨買他一兩包，買全了帶回去做“家庭藥庫”的也不少。

朝代變了以後，伯匠看着自己的本家和自己相差不遠的伯叔兄弟們，有去當都督的，有當官府的，有去當軍官的，後來又有做和皇帝爺一樣位份的大總統的。他看着心癢難熬，雄心勃發的便捲起舖蓋行李離開了可厭棄的黃陂故鄉，神氣是“不衣錦，誓不歸！”

坐着兩把手的小車到漢口，他看看這長江兩岸的人口音還和自己相差不遠，雖然從前也有許多本家在此地發跡起家，但總覺得現在更該跑遠一點了。也不問三七二十一，問明了那一隻輪船是下江去的，他便乘了上去。在長江輪船上，他的觀念完全變了，以前最相信的是他的竹箱裏的草藥，現

在他不得不棄了草藥相信這隻大鐵船。他從船頭回到船梢的看玩了大半天才疲倦，這樣笨大重載的鐵船會自己行走，真是神仙妙法了。長江輪船把他送到了上海，居了半個來月，草藥賣得不很有生意，把牠仍舊收在竹箱裏，每天一頓飯一頓大餅的過去，吃飽了便去熱鬧的馬路上走走，看看兩邊的水門汀，看看當中的柏油路，看看各色各種在路上走着的外國人，有時也碰見他的本家發了財的人在上海隱居。這時他的觀念又變了，他覺得做官也不稀奇，要該錢才好呢。在馬路上曾碰見他的一個本家給巡捕攔着搜身，巡捕搜完了“吵鬧”也不說一聲又揚揚然走開了。那個本家在前清做知縣，在民國也做過兩任道尹，差一點做了省長，假使委他的那個督軍遲十天打敗仗逃走，他的本家竟可接到省長的印的。那位本家在黃陂，全縣的人都把他當做天上掉下來的人，除了那個做大總統的以外，他在黃陂也算一隻老虎。他坐着轎子在路上，鄉下人老遠見了就跳在水田裏讓路。他覺得要那樣

做官才珍貴，現在那些下流巡捕也可以到他身上摸索摸索，摸索了以後好話也不說一聲，倒像做了官，專為給巡捕們開心的。他腦裏的信仰這時換了新的，馬路當中橫衝直撞的摩托車，遠遠馳來巡捕們就橫着黑白棍讓開一條大路給他馳。他回到旅館裏問茶房，茶房告訴他那些摩托車百分之九十九是外國人的，近來中國人也漸漸有了，但也要有幾百萬家當的才備得起。從此以後，他便只想發財，升官的心思沒有了。

黎伯匠常常聽人說在上海做投機生意會發財，他要投機總找不着機會，交易所他不够資格，市場沒有大變化，也沒有什麼機可投，而且需要大資本，小小的本錢真不够大資本家吃一飽。跑馬票買過一次只買到一小方廢紙，別的小投機他也做過幾次，但失敗又失敗的使他的本小錢花到差不多了。

六月裏的天氣一天熱一天，虎列拉的疫症便出現了，癩人癩得一天厲害一天，報上的封面廣告

裏每天有新成立的臨時時疫醫院出來。這一下，觸動了伯匠的靈機，流行醫生靠瘟疫發財的他知道得也不少，而況他做醫生是老本行，這機會他是不肯錯過了。於是他和一年來所結識的幾個江湖朋友商量，他本說做中醫的，但有一個朋友却勸他在上海做西醫流行。伯匠說“做西醫動刀動斧的我算是一竅不通。”那位江湖朋友又告訴他時疫醫院裏的醫生只要學會打針，打針很容易的，到藥房裏去買藥針，藥房裏的夥計便會教你的。再用着兩個比較靈敏些的看護，看護當然會打針的，那就萬無一失了。伯匠聽那朋友的話很有道理，拼湊了自己所有三四十元，又訪問到他的差一點做到了省長的本家，哀求苦纏弄了七十元。他不會穿西服，而且西服價錢貴，便連夜趕穿了學生裝，雖然四十幾歲的人穿學生裝顯得滑稽，但他自己神氣凜然，也就沒有人笑他了。

在閘北××路的中段租了兩幢弄堂口近着馬路的房子，藍布招牌上的黎國醫換了臨時時疫醫

院六個大白字掛在弄堂門口，進弄堂到家門口又有這樣的一面招牌掛着。開幕時請了租界上時疫醫院的主持人一次，買了十來聽臭藥水，藥房裏配了點時疫醫院應用的藥品，又招請了三個看護，借了些木板條凳之類，這醫院便開幕應診了。黎醫生除看見病人就吃了一驚般張着口喊“虎列拉啊！”以外，便悶着頭領着看護們打針，打針打倦了去收藏銀洋。一天到晚川流不息來打防疫針的每天有三兩百，打過針的病人隨時抬回家去的也有一百多，住院醫治的也有四五十。他這樣的掛號費藥費手術費每天都收三五百元，到第四第五個月的生意才略略清談一點。總計黎伯匠這次賺了五萬多，把幾千元尾零開銷了房租看護和爲他謀劃的那個江湖朋友，他純賺五萬元。

醫院賺了錢關門是看護倒眉，工廠賺了錢關門是工人吃虧。關門的時候老板的理由總是賠錢太多，再開不起了，意思之間還想欠薪不發，給老板癩掉。當時黎伯匠辭退看護，先欠了兩個月薪不

發，到十月中，他已有了錢另外租了大洋房，預備開別的醫院。這個臨時時疫醫院他便不常來了，來了便找着看護們的錯處罵人，一天到晚叫窮，又說他辦這醫院完全做好事，賠了幾千塊錢本，救活了許多病人，還給了許多人飯吃，目的是想把那些看護們罵走。看護們氣極了便和他對罵，罵黎伯匠假使不欠他們的薪水，他們早就走了，誰稀罕這個鬼醫院。這一下，正中黎伯匠的計，黎伯匠也回罵我更不稀罕你們幾位寶貝看護，開醫院怕找不到看護嗎？假使他們真會走，他借當也要發清那些看不上眼的欠薪。看護們便緊着把欠薪的事逼他，還真以為他沒有錢呢。

第二天，黎伯匠盛氣凜人的進來，一跨進門就是：

“你們滾罷，你們幾個寶貝看護走了我就把醫院關門，有什麼稀罕？”

黎伯匠罵着，看護們自然又是來逼欠薪。

“你們要走，我一個銅子也不欠你們的，借當

也要發清，我黎醫生就這一點是比別人強處。”

“那末，你去把錢拿來，我們馬上捆舖蓋，我們說走，總不多耽擱一分鐘。說走就走，馬上就走。哼哼！”有一個看護實在氣不過了，他以爲欠薪的事情壓得住黎伯匠呢。

“好好好！你們捲舖蓋，我偷也要偷了錢來還你們，賠了五千多，還在乎你們幾個小鬼幾百塊錢嗎？”黎伯匠一怒而起的一邊罵着一邊走出大門，“我馬上就去借，馬上就回來發錢。說不定你們的舖蓋還沒有捲好，我先帶了錢回來了。”

“好，你不要說得這般嘴硬。”有一個看護以爲姓黎的真的給欠薪壓倒了，在黎伯匠盛氣地走出大門時，輕聲說給別的兩個看護聽。

黎伯匠身上錢是常帶着的，那是回家去借錢，他在馬路上踱了一點鐘的步。想着年青而意氣極盛的傻子看護們，中了自己的計，走在路上不覺好笑起來了。

隔了一點多鐘時候，伯匠裝着氣急敗壞的神

氣回到醫院裏，幾個看護遠遠見了就暗笑着。伯匠坐在自己常坐的椅子上低着頭不說話，有一個看護却又嘻皮笑臉的到伯匠面前說刁鑽話：

“黎醫生！欠薪借到了？看護們的鋪蓋行李都已捲好了。”

伯匠聽得勃然發怒了：

“有了，請你們把鋪蓋提到門口來，再叫好人力車！我不想少給你們一個小錢，情願賠錢賠到底！”

幾個看護搬行李，叫人力車，又忙了一陣，各人已把自己的行李搬上了人力車。伯匠還坐在椅子上假發氣，心裏是暗笑着。看護們又去包圍他，大家都虎着臉不說話，這次碧梅開口了：

“醫生，我們的行李已搬上車了，現在專等醫生的示下。”

伯匠斜着眼睛看着大門口，看見三輛人力車停着，車上已經放好了行李，看護們是決心回去的樣子了，他才冷笑着：

“哼哼！窮雖窮，這點錢總算湊借齊了，沒有累着你們！”

伯匠拿出早已須備了放在內衣袋裏的一束鈔票，數了一遍，他便唱名發付欠薪。

“費百新一百元。

“普惜芳八十八元。

“程碧梅八十元。”

看護們各人拿着自己應得的幾張鈔票，氣沖沖地各自坐上車子散了。碧梅沒地方好去，只好上校長家裏去了。到校長家的門口，她吩咐車夫把行李搬進去，校長家的僕役趕着向碧梅討了名片去報告主人。校長迎出來，看見碧梅那副面黃肌瘦精神萎靡的模樣，吃了一驚，毫不是在學校裏面色紅潤精神發旺身體強壯的人了。寒暄之後，校長第一句就問：

“碧梅，你有什麼病吧？”

幾月來在鞭策之下的奔忙，碧梅從沒有時間顧到自己的身體。經校長這句話一提，她照一照立

在客廳西首牆角裏的穿衣鏡，驟然覺得她自己跌入九丈深淵裏了。呆了好久，她帶着哭調的叫起來：

“啊啊！啊啊？”

“你覺得你的身體有什麼部份不舒適嗎？”

“啊啊！我不覺得我有病啊！這幾月忙着沒有照過鏡子，竟不知道我變成了一個病人啊！變成害了一場大病的人啊！”

碧梅只知道自己當看護她那知道自己是做幾個月的牛馬呢。牛馬閒下來還被主人收養着，她閒下來却被主人放逐了。校長嘆息了一場，談到食宿問題，其實校長家裏空房間很多，校長偏說再也加住不下一個人了。碧梅要求就在廳上打地舖，早收晚睡也好，但校長搖着頭說，“不行”。後來講到吃飯，校長說他家飯鍋太小，再不能加煮一個人的飯，其實校長請客便餐，三四十個人的飯都要煮的。他拒絕碧梅的原因惟一就是碧梅衰疲了，牛馬做到衰老好殺肉吃，人做到衰老是一錢不值的。

碧梅從校長家出來，去住了幾天旅館，房金飯錢小賬等等每天兩元左右，除匯了家去六十元，身上的錢用到差不多了。去找看護當，自己這個衰弱的面容像個第三期肺癆病者，使人見了先就發生厭棄之感，不願和她接談。何況時季又是秋盡冬來。再下去還有三個月的春天，這期間醫院裏連個病人都沒有，原有的看護不放逐已是難事，還要希冀增加，那不是做夢了嗎？碧梅住不起旅館，又去住了個把月的兩角小洋一晚的格子舖，最後流落到平民窟裏租住着一塊錢一個月的閣樓。天氣一天一天冷，除吃以外又襲來了衣的問題。先是她爲着肚飢，把所有的衣衫都典質盡淨。這時斷了吃，冷又打擊了來，去找校長，校長已不認她做學生了，本來校長對她的任服就是收取那二百四十元的學費，學費早已繳過，而且照學校招生簡章畢業後介紹職位一層也已做到，這一下碧梅變了被抽剩下來的雪茄烟灰，校長把來驛向痰盂裏去了。

年底碧梅被飢寒逼迫得實在沒有再延長生活

的可能，幾次想去投黃浦江，但最後祇有寫信去向父親請求救濟了。她寫家去的信不敢提起失業的事情，只說害了大病告假兩月，現在非但薪水沒有，連必需的藥資零用都斷絕了，千萬望父親量力寄點錢救濟她。

天放在年關逼緊的時候，正指望女兒寄錢家來，反接到碧梅請求救濟的信，又說是害了大病，這真使天放心腸俱裂了。他沒有把這不好的消息使家人知道，只得把黃興昌處的借據換寫成七百八十元，又暗地裏匯了五元錢給女兒。

碧梅接到那微小的五元，在上海不啻充幾頓飽的五元，那能救得了他的急呢。這時她被她的二房東老太婆牽引到“燕子窠”過零碎賣淫的生活去了。二房東老太婆引她去賣淫得了什麼好處她不知道，她只看見燕子窠主人收烟客三塊錢，而燕子窠主人所給予她的只是每一次接客是四角小洋啊！以外燕子窠老板每月發一次胭脂香粉香油，又要扣掉她三次的接客錢。

第二年夏天，她盼望上海能再發生瘟疫，但她望了整整三個月，報紙上竟不見有流行瘟疫病的記載，招請看護的事是更不要想了。這年秋初的一天晚上，碧梅接到一位穿破舊西裝的客人，這位客人就是現今當利民醫院院主兼醫生的董敬堯。

董敬堯那時落魄的情況和碧梅不相上下，但他有一條唯一的生路，他新近和一位帝國主義的買辦兼着以慈善事業向國人號召的長興王百亭結識了。他用了許多迎合王百亭的手段，王百亭已經答應敬堯創辦醫院的時候，他可以擔任董事長。王百亭是一隻慈善界的老虎，有了他的赫赫大名，帝國主義者和資本家誰都肯丟下吃剩的骨頭給他拿去喂餓狗，喂柔順的餓狗。碧梅和董敬堯談了一番話，知道碧梅是看護學校畢業，自然很惋惜，答應醫院一開辦，便請她去當看護。碧梅也願意在醫院開辦之初，薪水盡量減小，能夠維持生活就滿足了。

居然由王百亭去拉了許多董事，開了幾次籌

備會，又由籌備會而開董事會，董事會開過後便委任董敬堯做院長兼醫生，而敬堯自命他就是這醫院的老板。

董敬堯是個中學畢業後進一家藥房做練習生，後來又偷了藥房的東西逃出來的。敬堯逃出藥房後便改了個名字換穿一身西服，借着念佛的法門和王百亭“有緣千里來相會”，王百亭見有穿西服的人信佛，自然歡迎之至，所以敬堯便輕而易舉的巴急上了。至於醫學上的智識見地，王百亭原主張信佛治病，辦醫院不過撈點名譽，添幾隻飯碗，又不要自己花一個小錢，那還管得許多呢。

利民醫院開幕那天，敬堯特地把這位女子看護學校畢業的碧梅介紹給王百亭和其他的董事們認識，以示他用的人有來歷。王百亭又把敬堯吹噓了一頓。最後王百亭又提出佛來證實他的說話，他說“佛不誑語”，他是佛弟子，當然更不敢說誑。一番話，說得董事們個個點頭，聽衆們皆大歡喜。

碧梅這年七月頭上進利民醫院，先是月薪六

元，年底加到八元，第二年加到十一元，去年一年沒加薪，今年加到十三元了。敬堯起初待碧梅還好，叫她在樓上服侍頭等病客。但第二年敬堯暴富起來，討了王百亭替他做媒的那位富商的女兒以後，便見着碧梅一天一天有氣了。到後來敬堯討厭她，把她由二樓而三樓，一直調到四層樓。醫院裏別的看法都是董事們荐來的，撒嬌撒潑的敬堯不敢吩咐他們做事情，只隨他們自己高興，薪水却要拿着碧梅的三四倍。惟有碧梅是壓在最下層的，薪水拿着不够生活不算，還要牛馬般做着工作，不病倒下來總不給她休息。

碧梅眼看着敬堯一天一天富起來，破西服換了精美的新西服，娶富商的女兒，買摩托車，隨後又從鄉下把父親母親弟弟妹妹接出來，在醫院附近租了座大洋房住着，著名西醫董敬堯的聲譽在上海噪滿一隅了。回看自己呢，啊！肌肉是消瘦了，一張黃皮裹了一副骨頭，她自己說二十一歲，但克爾看去該有四十歲了。

碧梅一天要忙十六小時，她在四層樓上侍候五十多個病人，早上五六點鐘就有病人開始呼喚她，直到深夜一點鐘前後才得安靜。本來四層樓上有三個看護婦一個看護生，但他們都是掛名的，那個病客俊秀或者富有的，便爭着去和那個病客調情，看護爲着病客鬧醋勁爭風是常有的事。但碧梅看到這一層，她和病客調情是沒有資格的，不必敬堯尋錯處驅逐她出院，別的看着護們也有權力提着她的耳朵拖她走開去。從來的病客們有驅使是叫她，至於談談閒話等類是不找她的。克西和她幾十次的短時間談話，知道了她的情形。這時克西把自己的理論的智識譬解給她聽，盡力開導她。從此以後，碧梅是漸漸的由消極走上積極的路了。

第 十 章

克西盤上四層樓，走到三十五號病室門口，遲疑着不跨進去，他想自己這模樣莉蕾見了一定要吃驚的。當初同莉蕾進來的時候他身上穿着半新舊的直貢呢馬褂，薄棉袍雖然半舊了，但還乾潔平整，在資產制度的社會裏也算衣冠楚楚的中產階級的人物了。後來馬褂在莉蕾昏迷的幾天中換了大餅錢。在公園裏露宿幾天和進一次巡捕局，淡灰色的棉袍變成紫暗色，血印和污漬隨處可以看見，

兩袖和胸襟上發出油光，下幅纒亂之外還裂了幾條破縫。自己審量了一番，他想門房富三把他誤會做馬路上的小偷，其實也難怪他。何況資產階級的人判斷人品最簡單而迅速的方法是根據衣飾的美惡。

幽脚幽手探頭探腦的身子移到門房口，正遇見碧梅在和莉蕾談話。碧梅先看見克西，便立起來招呼，

“陶先生來了。”

說可後射着目光向克西看。克西馬褂早在幾天前就沒有了碧梅是知道的，但那件灰布舊棉袍忽然驟到這樣，使她吃了一驚。

“喔！克西嗎？”莉蕾的熱今天早晨才退，神志略略清醒了，聽見碧梅的聲音便從枕頭上抬起頭看，看見克西這狼狽的樣子，不覺驚喊起來。

克西的情感這時起了一點紛亂，就是沒有哭得出來。碧梅走了出去侍候別的病人，克西迅速地移動着脚步到莉蕾床前，伸手按莉蕾睡下去。克西

在床邊上坐了下來，他覺得自己的事情不能再向莉蕾隱瞞，便把這次被誤捕到巡捕局去的遭遇詳細說了一遍。又把碰巧得到了職業，現在決心要在怡豐紗廠幹一番的話也說了。莉蕾對於克西的事情沒有能力參加意見，她只有小心謹慎的囑咐和一些仰慕贊嘆的話而已。後來談到莉蕾自身的事情，克西問她覺得身體安好沒有，是不是還覺得不舒適。莉蕾擁着破舊的棉被坐起來，她說：

“我本沒有什麼病，不過胃力這幾天餓縮減了，我想要出院咧！剛才看護也說，——她說是醫生吩咐她的，——說我可以出院了。看護的意思以為醫生催我們付錢。本來呢，假使我從父親床頭邊拿來的四十元不遺失，還可以有點辦法。現在握着一雙空手，什麼樣出去呢？再在這地獄裏關着受飢餓受煩悶，真要弄出病來了。而且日子住得越多，醫院的費用也欠得越大，錢越欠得多越沒有辦法啊！”

克西也想不出方法來回答，硬着頭皮安慰她

說，

“目前雖沒有辦法，但等我在紗廠裏做過幾天，除吃大餅以外把所有的錢都省下來付你的醫藥費。”

“你什麼不仔細想一想呢，這裏單是房金就要每天五元，你一個月的錢連大餅都不吃，也不够付兩天的房錢，能贖得出我來嗎？”

克西想紗廠第一個月的工錢已經給介紹人和廠警扣去了大半數，剩下的給自己吃大餅已經不多了，還講替莉蕾付醫藥費，真是空口說大話啊！克西走出病室外來找着碧梅託她到醫生辦公室去查一下莉蕾的醫藥費，碧梅去沒有幾分鐘抄了一張賬單來，克西接過來一看，把他嚇呆了。

利民醫院揭單

四層樓三十五號女病客一位

陶君

192×，二月九日 特別掛號費 6\$

” ” 跌傷手術費 5\$

” ”	藥 費	6\$
” ”	房 飯 金	5\$
十日	” ” ”	5\$
” ”	特別診斷費	15\$
十一日	房 飯 金	5\$
十二日	” ” ”	5\$
十三日	” ” ”	5\$
十四日	” ” ”	5\$
十五日	” ” ”	5\$
十六日	房 飯 金	5\$
十七日	” ” ”	5\$
總計		77\$
二月九日收洋		3\$
尚欠		74\$

克西把單子仔細看了一遍，把單子上的“特別診斷費”一項指給碧梅看：

“程小姐，你看，這筆賬是什麼地方來的？”

碧梅笑起來了，

“什麼地方？醫生當然不能亂開，要有可據的理由才開的。你不是在這位小姐進來的第二天早晨，把醫生從床上催了起來嗎？你叫醫生的時候雖已九點半鐘，但醫生向來要伴他的太太睡到十點鐘以後才起身。你那天鬧他起來他就有點不高興，後來他說要打針，你又不答應，叫他空上一次四層樓，他心裏悶氣，便開你十五元的特別診斷費了。

揭單上的一個一個\$號在克西的眼前迸着火花，\$支配了全人類，現在這\$又更重的壓到克西頭上來了。

莉蕾奪了揭單看了一遍，氣得從床上滾下來，穿穿衣服就要走：

“這那裏是替人家醫病，是在開‘黑店’訛人家的錢罷了！”

“現在你如何走得脫身呢！欠這許多錢不歸還醫生是不會放你的。”克西攔着莉蕾不讓她走。

“那就給人家訛詐住了！”莉蕾還是爭着要出

去。

“你走到大門口，門房還是把你拉回來的，不要做這樣冒失的事。”

“給他們訛在這裏，多住一天要一天的錢。賠了錢，還要把人餓死悶死呢。不行，我一定要走！”

“不要這樣性急，那個看護待我們很有真心，和看護商量一下不好嗎？他在醫院裏久了，一定很熟悉院裏的情形，和她商量的做總不至吃虧的。”克西找看護來的意思是想看護幫着他勸勸莉蕾，不想看護也是個不熟世事的。碧梅聽克西和莉蕾說了後，她毫不思索的隨口說：

“那也沒有什麼，那責任是看護負的。病人偷逃出去，除非看護招呼了，門房才會阻攔。門房向來不管這些事的。”

克西想看護什麼竟糊塗到這樣，她不想莉蕾逃走了醫院還可以去找担保的人呢。他正想駁看護婦的話，莉蕾又搶着說：

“程小姐已經講出這個話，還怕什麼呢？”

“……”克西想把擔保的事情說出來，但又怕莉蕾聽了更要懊惱起來，噤着口不說了。

“給醫院說我是不行的，我們從什麼地方去弄這大筆錢來還債。”

“……”克西搖搖頭，但心裏也有點移動了。

“走吧，”莉蕾精神健旺的拉拉克西的衣角，

“這樣明目張胆的，同房間的房客不會告訴醫生嗎？”克西低着聲音和碧梅商量，他的意思如果看護肯担下這個責任，而醫院對看護不會有什麼過苛的處置的話，他覺得逃走也確是省事的。

“房客恨醫院恨透了頂，決不會告訴的。就是一層，逃走了房客，看護不論有無關係，看醫生的高興，扣錢或者驅逐。以前也有這樣事情發生過，看護扣了兩個月的薪水，大概是看護代替房客償付債務了。”

“假使我這樣走了呢？”

“說不定，扣點錢就是了。但我從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呢。”

莉蕾便唆俑克西抄通信處給碧梅，以便日後發生扣錢或者驅逐的事情，好叫碧梅去通知相助。碧梅沒有說話，克西給莉蕾催得緊，便把祖誠的地址抄下了。聽了碧梅的策劃，克西先出去在電車站附近馬路口等，莉蕾等克西出去半點鐘後再下樓去。

* * *

把小提箱裏的幾件衣裳儘所有的都穿在身上，一個纖細的金戒指是母親給她的，在出亡的前晚和着衣裳一起交給克西，克西用張白紙包了丟在箱子角落裏，她找了出來戴在右手的無名指上。碧梅又找了胭脂來給她敷一下臉，裝飾了之後，看去不像病人了。小提箱裏克西沒有放什麼東西，除牙刷牙粉漱口杯子等類以外，還有六七本薄本頭的小書。莉蕾身上酌量帶了幾件，剩下的零碎東西贈送給碧梅，只放下一只空提箱在床頭邊。

下午三點鐘前後是醫院裏每天最忙的時間，

在這時候，候診室裏，施療室裏，都擠滿着病人，不要說醫生很忙，就是那個助手也是忙得沒有工夫講話的。莉蕾聽了碧梅的吩咐，在這時候下了樓，混在出出進進的病客和病客的家屬裏面出了醫院的大門。

出了醫院門，莉蕾連方向都辨不出，立在離醫院門四五步路的地方，徘徊着不曉得走了那一邊好。克西在電車落站的地方來回踱了二十幾趟步，最後一次踱到利民醫院那條馬路口，看見莉蕾立在離醫院大門四五步的地方竊賊般探頭探腦張望着。克西遠遠的招呼着叫莉蕾走過來，兩個人機械地一聲話沒有說，克西看一下莉蕾，莉蕾看一下克西，大家笑一笑，克西便拉着莉蕾上電車。在電車的拖車裏，一個青年工人讓了位給莉蕾坐，克西代道一聲謝，拉莉蕾坐了下去。銅子在馬路口守候莉蕾的時候就兌好了，克西向電車賣票人剪了兩張車票。莉蕾像是受了驚嚇，半閉着眼睛背靠着車窗，低着頭思想什麼般的，克西兩手吊着籐環，立

在她面前，抬頭看看車窗外，低頭看看莉蕾。莉蕾的頭是低着的，她那披在後腦上不很平服的短髮使他吃了一驚。

“呃！你的頭髮！”克西驚喚着問。

莉蕾聽見克西問，舉起右手來在頭上撻了一撻，右手無名指上的金戒指又給克西看見了，克西想這枚小戒指遲早也是要退下來換東西吃的。莉蕾撻了撻才剪去辮子的短髮，抬起頭看着克西說：

“你出來了，碧梅趕着替我剪的。你看剪得還不壞吧？”

“剪得很好，倒省了你一筆理髮的錢咧。在上海女子理一次髮，少說些也要六角錢。至於有錢的姨太太們，她們的頭髮修一次要花一個理髮匠大半天工夫，一次理髮的錢剛剛用了一個勞働工人一個月的工錢，——你猜多少？據說是十二元大洋啊。她們理髮又是理得很勤的，差不多半個月便要理一次。其餘普通的太太小姐們理一次髮什麼燙咧洗咧也得化二元大洋才出得理髮店的大門。”

克西細着聲音告訴莉蕾，在他們身旁邊的乘客有幾個偏轉頭來看看克西。看克西這褻褻的模樣，疑心克西是個槍上丸吸上了癮的小偷，莉蕾這樣的女子怎麼會跟他在一起乘電車，大家都覺得奇怪。

下了電車，莉蕾告訴克西她肚飢得很，要設法弄點東西吃。莉蕾身上一個錢都沒有克西是知道的，克西自己身上呢，兩角四十四個銅子，去了剛才乘電車，出紗廠後吃的大餅油條，已經用得快完了。聽莉蕾說要設法弄點東西吃，他沒有答應，先鼻子裏唔唔的答應了幾聲，手伸進袋裏暗地數了一遍銅子。數好銅子後拍着莉蕾的肩膀說：

“你愛吃什麼呢？”

“隨便什麼都好，充得飢就是咧。”

“那末，麵你喜歡吃嗎，就去吃一碗麵吧。我剛才吃了大餅，肚子還不餓。”

“你有點不誠實，明明你身上錢不多，在醫院裏你就告訴我身上只剩幾個銅子了。這時你又虛

僞起來。我的意思是叫你隨便買幾個銅子的糕餅之類，大餅油條都可以的。蓋什麼虛面子呢。”

克西聽莉蕾說話比在家裏的時候痛快多了，向她笑了笑說：

“那末不客氣，要你吃大餅了。但是病後胃弱，須咬在嘴裏細細咀嚼了咽下去，並且不好多吃。”

克西說着向馬路兩邊探着頭望了一下，在個一開間的老虎灶帶賣柴片帶做大餅的山東店裏買了三塊才起爐的熱大餅。克西要叫他一起接去，但莉蕾祇拿了兩塊。

“我們慢慢的吃着走吧。”克西和莉蕾並肩走着，

路上遇見好幾個小孩子，都驚奇的目光看莉蕾吃大餅，有幾個小孩子還追着他們走了一段路。

“什麼這小姐也吃起大餅來了，還一壁走一壁吃呢。”

* * *

五點鐘時候，克西和莉蕾同到了陶祖誠家的門口，走近大門就聽見裏面有兩三個小孩的哭鬧和一個老年婦人騙慰小孩子的聲音。克西聽那老婦人的聲音很熟悉，她是祖誠的祖母，現在七十來歲了。

——咯，咯，咯。——克西打了三下門。

“喔喔喔，不要哭，——喔，快不要哭，誰在敲門呢。喔，喔，快不要哭，敲門的一定是巡捕老爺，巡捕老爺來捉人了，喔喔，快不要哭！”

——咯，咯。

克西又重重敲了兩下，裏面的哭聲竟停止了。

“唔，住着，我去騙巡捕老爺走！如果再哭，聲音給巡捕老爺聽見了把人捉了去，那可不關我事啊！住着，住着，不許哭！”

祖誠的祖母是認識克西的。開門見克西襖襟的衣衫，背後却跟着一個中等人家的小姐，使她吃了一驚。

克西呼了一聲，“老太太。”

祖誠的祖母“唔”了一聲，也沒有說什麼，讓克西和莉蕾進來後，順手掩上了門，眼睛呆呆的看看克西和莉蕾。

三個人立着還沒有接談，客堂後面的小孩子又有一個帶着哭聲叫，“婆婆餓？”

祖誠的祖母嚇騙着說，“不許叫，巡捕老爺才走了不遠，你叫，他聽了就要回來的。”

克西想起剛才替莉蕾買的大餅，莉蕾只，吃了兩塊，還有一塊留在袋裏，便拿出來交與祖誠的祖母去分給孩子們吃。孩子們哭原是爲着餓的，祖誠一家人的吃食是限定早晨上工去時大家儘肚吃一飽，吃了後進工廠去的便包一團冷飯帶在身上，中午時分找點開水泡着吃。在家裏不去上工的人，那就中上連冷飯也沒得吃，要等進工廠的人放工回來才大家一起吃晚飯。每天午後三個小孩子總要餓得哭半天，哭到晚飯到嘴才停止。祖誠的祖母自然也餓得難過，但她却不能哭出來，她總是想着，“我們何時也得有中飯吃呢？”祖誠的父親在替

人家做短工的時候，他也有飯團帶在身上的；但不做工的時候中上餓得不得過，他便向老母親乞求三個銅子買塊大餅，瞞着孩子們偷偷地和着一碗白水吞下肚去。

祖誠的老祖母見了克西的大餅，開心得笑了出來，高聲安慰客堂後房裏的孩子們，把來分做三份：

“不要哭，凌先生帶了大餅來給你們吃了。再哭的就沒得吃。”

祖誠的祖母說着原要送進去分給他們的，但話才說完，孩子們聽得早就趕着跑了出來，把祖母密密的圍住了。

“只帶來一塊，分給你們一個人小半塊，慢慢的吃着，不許鬧！”

孩子們伸着手去搶大餅，祖誠的祖母又把大餅提高着，要他們答應不再鬧：

“說不哭的才給。”

“不哭了，不哭了，”孩子們答應着，各自接了

一方大餅躲開去吃。

孩子們散走後，祖誠的祖母才搬了張條凳招呼克西和莉蕾坐。克西把莉蕾認做是自己的表妹介紹一下之後，便問：

“祖誠哥還沒回來嗎？”

“大概還要一點多鐘才回來呢。”

問答了兩句後，枯燥無味的坐着，祖誠的祖母要去泡茶，克西拉住着。不許她走，

“我們才在路上喝了來，本來不口渴，要勞老太太更是不敢當的！”

祖誠的祖母被克西拉得暫時坐了下來。坐着還是沒有講話，又立起來默默地走了，克西不好問她，看着她走到客堂後面的房間裏去。莉蕾正向着克西笑，祖誠的祖母手提着一把瓦壺迅速地走出門外去了。

克西告訴了莉蕾幾句祖誠的祖母待人誠懇的話，祖誠的祖母已泡了茶來了。給克西莉蕾和她自己各倒了一杯。房裏的小孩子們聽見泡了茶，都趕

出來倒茶喝。小小的一把瓦壺本容不了幾杯茶，被祖誠的祖母倒了三杯，瓦壺裏差不多涸了。三個孩子各捧着一隻碗來搶茶，祖誠的祖母攔着不許他們自己倒，怕大的佔了便宜，或者大的孩子把茶通通倒了去不顧小的孩子。她先給最小的那個孩子碗裏倒了碗的容量的四分之一，便推小的孩子走，要倒給中的孩子，大的孩子企着足站在中的孩子背後望着祖母手裏的瓦壺。不料中的孩子的碗裏才倒了一點，只有小的孩子的一半，瓦壺裏便沒有了，中的孩子看着不舒服，大的孩子却發急回轉身來，搶了小的孩子的茶倒在自己碗裏。小的孩子因為茶太燙，正立在一邊嘴唇貼在碗口上吹，驟不防大的孩子搶了他的去，哇的一聲哭了。

“阿昌，你這小鬼頭老沒出息，好像餓了幾年沒有吃東西！不怕羞，搶姪兒碗裏的茶。人家只有叔叔讓姪兒一步，你却是叔叔欺侮姪兒！”祖誠的祖母罵着大的孩子，一面安慰小的孩子，把她自己碗裏的茶倒了小半碗給小的孩子。

小的孩子有了茶便停住哭，端着碗走了。中的孩子看見自己的茶倒得最少，望望自己碗裏不夠喝兩口的茶，又看見小叔父和弟弟的茶都比自己多，也氣得噴出含在嘴裏半口茶哭出來了。祖誠的祖母見中的孩子哭，又把自己碗裏剩下的半碗茶倒給中的孩子一半，一面嘆着氣說：

“爲凌先生泡一壺茶，倒弄得你們爭奪起來了！”

名叫阿昌的大的孩子看見結果是自己的茶得的最少，他倒不哭，却去拉祖母端在手裏的碗看。祖誠的祖母爭不過，只得攔着大的孩子的手自己搶喝了兩口，剩下的都給大的孩子倒了去。祖母茶沒有喝滿足，咂嘴咂舌的看着大的孩子生氣。

克西看着這情形他的情感爆裂起來了。他想起馬爾薩斯(Malthus)的“人口論”(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來了。他想馬爾薩斯說的人口增加率是說對了，就是人類的生活資料增加率也說對了。但可惜馬爾薩斯只說中了局部的理由，忽略了

資產社會的矛盾了。無產者因缺乏娛樂而多從事性慾的發洩，以致生殖力特大。而且傳統社會的資本制度，食物缺乏的痛苦在全地球的土地才只懇種了約五分之一的時候，全人類十分之九·九的無產者就已陷於活活挨餓的境地了。生活資料原很豐足的，但資產商人爲要提高貨物的價格，他把貨屯積着甚而至於祕密銷燬了。

馬爾薩斯說二百年後二百五十六個人吃九個人的食物，三百年後四千零九十六個人吃十三個人的食物，三千年後就每個人的食物微小到不可計數了。但他那曾想到一百四十年（“人口論”於1987年出版）之後上海怡豐紗廠的總理廣木潤一郎的第四位中國姨太太的一隻狗號項將軍的每天要吃二十個工人的食物，潤一郎自己每天要吃三百多個工人的食物，他的在上海的一家十幾個人又要吃兩千多個人的食物，他除吃了以外腰裏還屯積着四五千萬人的食物的產業。馬爾薩斯又何曾想到一百四十年後全家老幼在一個香煙廠做工

的陶祖誠的一家十餘口只吃了一隻狗的半份食物。就是爭這半份狗的食物還弄得全家人趕在工廠裏，而且刻刻恐懼着失業。在任何時候有了失去工頭兒們歡心的疏忽，或者廠主更貪心地增加利潤率，他這一家半份狗的食物又要失去的啊！

克西想：這應該把馬爾薩斯叫轉來問個明白，爲什麼二百年還沒有到，工人們就千把人吃一個人的食物了？

克西正想着問馬爾薩斯，但是 Karl Marx 却先告訴他了：

資本劫掠和遺產傳授，產業集中起來，機械節省了人工，過細的分工，女子和小孩也能做着成年人的工作，人口又是繼續增加起來，產業軍的範圍擴大了。在這裏，一部份僱傭便被摒棄到產業預備軍的隊伍裏去，沒有被摒棄的，他的工價也因供過於求的定律，只得任資本主剝削。但另一方面，食物被資本家操縱着，却是不斷地漲價的。你只要問七十歲不到的祖誠的祖母就好了，她會告訴你，

她在四五歲的時候吃十幾文一斗的米，十歲吃三十文一斗的米，二十歲吃九十文一斗的米，三十歲吃二百文一斗的米，四十歲米價漲到五百，五十歲漲到快一千二三，六十歲就漲到三千左右，今年離七十歲還有二年，米價竟漲到五千多了。你想米價漲起五百倍，但工價漲了多少呢。祖誠的祖母年青的時候她的丈夫幫人種田能得二百四十文一天，照漲五百倍算，該是一萬二千文了，但實際上現在祖誠拿到的只是那一點零尾，二千文啲！二百四十文工價的時候還是老板家裏供吃，現在拿一千九百多文却要吃自己的，房錢又貴，每天吃和房錢要去了一千四五，他還有七八個弟妹兒女呢？

克西坐着冥想的時候，那個中的孩子手吊着台沿看他面前的茶碗裏，舌頭舐着嘴唇。克西沒有用心，莉蕾看見了便把自己面前的茶喝了兩口，說是喝剩的不要了，分給三個孩子喝。祖誠的祖母罵着孩子禁止他們去接莉蕾的茶，但孩子們都不聽她的話。克西看着便也把自己碗裏的茶攔着祖

誠的祖母的手，倒了半碗在她的碗裏，剩下半碗自己喝了一口，又也去分給孩子們了。

祖誠的祖母看着很抱歉似地說：

“喝碗有什麼要緊。爲凌先生泡的，却都倒給小孩子們喝了！”

克西聽了更覺難過，他想廣木潤一郎家一碗金子他肯喝，祖誠家一碗茶他就有點不忍心喝了。他想着，覺得自己應該更努力去做免除勞動者的痛苦的運動了。

* * *

祖誠的高祖陶謙庸本是徐州一個鉅富，大家都羨慕的“萬貫家財”，謙庸是該着了。在謙庸那時代還是手藝工人盛行着，靠生產發財的人是絕對沒有，除非去做官，用政治力量去剝削人民，其次經商和放利也是可以發財的。但謙庸的主張和別人不同，他說‘衙門錢一蓬烟，生意錢三十年，種田錢萬萬年！’所以做了三年的蚌埠附近的一個關

吏，刮到了萬把貫錢後便守着克勤克儉的傳統的教訓想靠着耕農來立下那“種田錢萬萬年”的家業。

謙庸從徐州城裏搬到出南門外十里多路的一個鄉村住下，這村上原有四五姓人，全村只有十來家人家，人口計算起來連老帶幼不滿六十口人。村名雖叫陶家村却沒有姓陶的居住，謙庸覺得自己姓陶住陶家村是正合適的。初搬去的時候他心裏就打算着這村莊該完全住姓陶的人才對。

當時謙庸在陶家村附近一帶收買了一千多畝田地，那時地價還低，平均着不過每畝八九百文罷了。謙庸買了田地又起造住宅，屋後還闢了一片矮牆圍着的菜園，謙庸的意思這菜園還兼當花園用的。

陶家村上來了謙庸一家人後，這個村便驟然朝氣勃勃地熱鬧起來，好像美洲新大陸來到了白種人，印度國境裏創設了東印度公司，謙庸是帶着資金來開闢陶家村了。謙庸的金錢勢力已足以壓

倒陶家村一村的人，但更能壓倒村人的是他的做過官的勢派。他雖然是個退職的關吏，但在那時的制度他還可以拘打懲罰鄉民的。那時附近十幾個村莊都懼服於謙庸的威勢之下，陶謙庸的家這時儼然是一個小小的政府。

謙庸爲要貫徹他那“種田錢萬萬年”的主張，他的五個兒子都沒有進學，都是身強力壯的種田漢子。謙庸死後，他的五個兒子敬宗敬禮敬義敬廉敬忠便析居開來。祖誠是第三房敬義下面的。敬義生三女四男，第三個兒子欽恩便是祖誠的祖父。到欽恩這一輩析居，欽恩還得到三十畝耕地，到祖誠的父親手裏，六兄弟分居，竟只分到五畝耕地了。這時謙庸的‘陶家村全住姓陶人’的時代已成了過去了，現在連姓陶人窮些的也要擠出外鄉去了。

在祖誠的父親續庸的意思，陶家村人口滿了，他便應該繼曾祖“謙庸公”的遺志，再去另闢一塊姓陶人住的地方。續庸把五畝田賣了一百五十吊

錢，帶着母親老婆，三個兒子和四個女兒，徙到江南富饒之區丹陽的城南住下。這次真是出於續庸意外的失望，田地房產半點沒有置，帶出來的一百五十吊當做押租租了城裏綽號沈萬三家的五畝田，不幸第一第二年勉強够付租穀，第三年來了個大旱，田裏仔粒無收。沈萬三家怪他不付租，五畝田收回去另外租給別人，那一百五十吊也被沈萬三沒收了。續庸看看自己粗黑的雙手，他只能流着眼淚嘆氣，他再沒有田地種了。他在城外走時雖然看見大道兩傍的荒地儘多着，但只能看看，這和奸商屯米漲價是一樣的作用，沒有高額的地租，田地寧可荒着，賤價租出去地主是不肯的。續庸手裏空無所有，母親和老婆一天到晚掛着眼淚，兒女們一天到晚哭着嚷餓。續庸要找工做又找不到，而且就是找到了也是養不活家口的。逼得三塊錢一個兩塊錢一個的賣兒女過活，到後來他要把最後的一個祖誠賣出去的時候，祖誠的母親和祖母都鬧着要去跳河，續庸也想：

不賣錢，兒女們還是隻挨餓挨凍的自由動物。賣了錢，兒女們便都變做‘物各有主’的牛馬了，除挨餓挨凍以外，還要去勞動受鞭笞呢。

“上海去吧？那裏是需要大量的人工的。我們恐怕要徙居到那裏，才有日子過呢。”

續庸見了許多從上海回來的人們，都是生活很優舒的，他便以為上海是很有希望的地方了。可是他只看到了那有能力回家的，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流落在上海不能回家的他却沒有能力看得到。

一家人決定到上海去了。

機械的發達是造福於人類社會的，但你沒有細想一想，機械只加重了全社會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人的肩頭上的重量，降低了人類的勞力價格。機械是為萬分之一的人所操縱住了，牠只是為萬分之一的人所利用着以剝削多數人的勞力而出現的。你想，上海到南京有S.N.鐵路那條長長的毒蛇通着，丹陽到上海只要數小時工夫。但續庸一家人竟不能享那鐵路的福。他們沒有錢，他們只

能看着火車驚嘆啊！續庸挑着副籬擔，籬擔裏盛着他們一家的所有，祖誠的母親和祖母替換着駝祖誠，有時也把祖誠放在籬擔裏。他們沿着鐵道追着火車走，只眼看着隔一兩小時便過一到砲彈一般快推進的火車，只能望着火車驚嘆，怎麼樣會有這樣多的鐵車子，馳得這樣快的飛車！

第一天他們到奔牛車站住下，奔牛車站的路警聽他們那一口的丹陽和徐州的雜音，便知他們是客民，對客民是不客氣的。路警不許他們在候車室裏過夜，說他們不是乘火車的人。續庸要求等明天早晨他們便買票乘車，但路警不答應，逼他們先交出買車票的錢，否則便滾出候車室。續庸無法爭辯，他只得挑着籬擔出來，在車站門口露天住下，這時正是十月的秋冷，他們四個人緊緊地相擠着過了一夜。第二天到常州，第三天到無錫，第四天到蘇州，第五天到崑山，第六天才走完了鐵路，說是到上海了。

在路上，每晚過夜候車室裏他們一處都沒有

住得，路警們的目光再尖銳不過的，看出他們不是乘車的人，一看見便趕走他們出來。

忍着餓忍着凍，紅腫的眼睛也不會再流眼淚，他們是痛苦得麻木過去了。“到上海便有日子過了！”這句話把他們迷醉着，引誘着，雖然走得腳痛得像刀割，頭昏目眩的要跌倒下來，但他們奮鬥着掙扎着，向着有日子過的空望，終於投入上海了。

到了這帝國主義者和資本主義者聯合戰線設下了陷阱的上海，續庸又失望了。他挑着籬擔帶着妻兒在街頭躑躅了五六天，對上海是人地生疏一點經驗沒有，他起初在寬闊的柏油馬路上東奔西走的尋工作做，他還不知自己打錯了主意，這一帶洋房都是資產階級消閒的地方，路上來來往往的祇是些資產階級的廚師們僕役們丫頭們各大公司的送貨員們保護資產階級的探捕們，收賬員，車夫娘姨們；這些都是把勞力用在侍候資產者的人們身上，這些人都是牧師們所說的馴良的中國人，馴良的綿羊啊！續庸想在這一帶地方找工作，工作當然

找不到，只是被巡捕們趕到東又趕到西，他問巡捕什麼地方有工做，巡捕抽出褲袋裏的短木棍向他頭上瞄一瞄，踢一脚他挑着的籬擔：

“滾！”

聽到“滾”就要回轉身來走，如再停一停，那臨空瞄準着的木棍便打了下來。有一次續庸的母親走得實在不能再走了，巡捕來驅逐，他們要求收他們進巡捕局過夜，那巡捕笑着回答：

“哼！”

巡捕輕輕的用木棍敲續庸的肩膀：

“朋友！你不好識相點嗎？”

續庸的母親見巡捕要打她的兒子，她只得含着眼淚搶在續庸前頭走。巡捕見她會走，又笑着在後面罵：

“很健旺的人，裝走不動路！”

在街頭流落了五天，帶着的大餅錢也用到差不多快完了。第六天才碰到一個青布短衣的工人，告訴他這一帶地方是資產者消閒之所，找工作要

到煤氣窒人，石子馬路高低不平，或者煤渣路腳一踏下去射了一鞋碗的煤灰煤粒，要到那樣一帶的地方去才能找得着工作，這裏一帶地方工人是不來的，被生活逼迫着不能來的。有錢的人上總會賭博，上跳舞場戲院遊戲場，但工人們連來這些幽靜的空氣清潔的地方走走也是很難得的。

青布短衣工人指點了工人區域的方向，續庸也沒有問路途，便依他點的方向走去，有時走了盡頭路或者走在河邊上了，不敢向巡捕和穿長衣的人開口，向着短衣的人問到浦東去的道路。走完了柏油路，那裏巡捕便少了。續庸在那一帶地方又徘徊了一天，那一天碰到一個穿皮袍而帶點流氓氣的人，那人遠遠看見了續庸就注意着，待走到面前，和續庸問答了幾句，知道是才來上海找工做的，那個穿皮袍的人便把他們帶回家去了。那人原來是個鋪石子路的包工頭，他看續庸鄉下才來，人又誠實強壯，便叫他補允做鋪石子路的小工，他的母親和老婆專門坐在作場裏打碎石子，每天也能

得到二百文飯錢。鋪石子路的工作續庸做了五年，筋力就衰疲了，那工頭不要他再當小工降格下來和着母妻們打碎石子。在那五年中續庸除衰疲了身子以外什麼都沒有得到，所得到的就是那一年一胎的小孩又添了五個。祖誠九歲上續庸設法把他託給一個在香烟廠當工頭的張長發，祖誠替張工頭包香烟的錫紙，雖然他包錫紙也和成人差不多的快，但他因為吃了張工頭的飯住了張工頭的房子，不能再有工錢了。其實祖誠睡的是地板，吃的是鍋屑，這在續庸的意思却是輕了他不少的負擔了。

此後，香烟廠裏又鬧了一次械鬥的風潮，開除了一小部份的工人，於是祖誠的母親和弟妹們也得了機會進入香煙廠了。祖誠的祖母六十五歲上才停止打碎石子的工作，祖母本要繼續去打，那是續庸帶着哭聲請求到的。

等祖誠在香煙廠領得七元一月的薪水後，續庸又勉勵祖誠要繼續高祖謙庸公的意志了。續庸

爲要使祖誠子息繁盛，十五歲上給他娶了舖石子路的女兒。才娶了十多年工夫，祖誠也拖着四男二女了。續庸所含辛茹苦念念不忘的是學曾祖“謙庸公”，但他沒有顧到謙庸公到陶家村去是怎麼地位，而他到丹陽去又是怎麼地位。謙庸公是有官勢和資本的地位，是剝削他人壓迫他人的地位，他自己是個不識字的勞農，又沒有够發展的資本，他想和謙庸公比，簡直是做夢了。

祖誠常常把他的父親追慕謙庸公的話告訴克西，這種歷史的敘述克西自然極愛聽。講到續庸追慕謙庸公而想師學謙庸公的時候，克西想續庸做這個幻夢未免太出於他的能力以外了。

克西坐在祖誠的祖母面前把祖誠這一家的歷史想了一遍，他再要想拿馬爾薩斯的“論移民”來比照看看的時候，祖誠和一家在香煙廠做工的人都回來了，祖誠的祖母在門口先見着喊說：

“凌先生，阿誠回來了。”

她告訴了克西後又高聲告訴祖誠：

“阿誠，走快點，凌先生和他的那位女親戚看你來了。”

克西和莉蕾立起身來迎接。祖誠聽見克西來，喜得快跑進來。在暮色的暗光中，祖誠見克西的馬褂沒了，舊棉袍也髒得纏得不成樣子。祖誠呆着要問，克西先來握他的手，

“祖誠，我替你介紹，這位是我的……”克西傍邊有祖誠的祖母和母親立着，便改口說，“我的表妹，姓唐。”

又告訴莉蕾說：

“他就是我的好朋友，姓名先前已經告訴過你了。”

祖誠的母親點了煤油燈出來。住在樓上的房客們也回來了，都陸陸續續躲上樓去。祖誠的父親今天去打碎石子，也蹣跚着走回來，克西也向他招呼過了。祖誠的老婆走進門後向克西叫一聲“先生”，走向灶底間裏去燒飯。放工回來的人熱鬧了一下，又一個一個的散開去，客堂裏仍是照舊靜寂

着，剩下克西莉蕾和祖誠三人。祖誠看克西這副模樣，先就很急的問克西：

“這星期一直不來，怎麼身上弄成這樣子。上什麼地方去的？”

“說出來，你也要驚喜得跳起來，我得到職業了！”克西先把好的消息報告着刺激起祖誠聽話的精神，才再把這次的遭遇訴說一遍。

祖誠很爲克西不平，但因此得到了職業，也覺得有一點可以喜歡，沉默着沒有說話。克西請託祖誠給莉蕾安排臥處，祖誠疑難了半天沒有回答。祖誠的困難克西自然很明瞭的，不滿一方丈大的客堂後房，祖母年老不能爬攔樓，便給她帶着幾個小孩子住着。攔樓給祖誠的父親和母親帶了幾個小孩子住着。祖誠小夫妻睡早撤夜架的行舖，睡在客堂裏，還有三個年較大的小孩子也在客堂裏架一張床睡着。克西還要莉蕾在他家住，叫莉蕾睡什麼地方呢。

“譬如我宿巡捕局去，祇要有地方過夜就好，

不講什麼舒服不舒服。你是知道的，我們在上海能另租房子住嗎？我想叫莉蕾在你這裏安插下去，飯也和你們一起吃，每月付給房錢和飯錢罷了。”克西再催促祖誠答應。

“老凌是明瞭我家的情形的。講吃，我家是每天兩餐，進廠做工的人中飯不回來的。講住，祖母和三個弟妹住地客堂後房，父親和母親帶了四個小孩住攔樓，我和內人帶着幾個孩子住這裏，假如小姐不怕苦，不怕委屈，我是沒有什麼說的，我想讓她陪祖母住客堂後房也好，客堂和攔樓是有許多不方便的。但我這樣冒昧答應下來，我的胆子算是太大了。”

“那末，好！拜託了！”克西得到了祖誠的允許，便向莉蕾解說了幾句，告辭出來，投奔他的巡捕局去宿夜。

第十一章

大家儘量吃飽了飯，又各人包了一小包飯團帶在身上。這時天空還是模糊的暗灰色，東方才略略呈着魚肚白，紅日還沉着沒有出顯。祖誠的祖母爲着愛惜莉蕾，乘各人包飯團的時候，搶着替莉蕾留了一個小團飯；莉蕾讓着不要，祖母硬把來藏着，她說，

“吃慣中飯的人忽然不吃中飯，餓得很難過的。”

平素上工廠去總是祖誠領頭，小孩子們跟着祖誠走，末後是祖誠的母親和老婆監督着。各人把自己身上整理好了以後，便預備出發。祖誠衝着門外的黑暗一腳踏出去，忽然迎面來了個人把他碰回門裏去。祖誠把那個人讓進客堂裏，在煤油燈光裏辨認了一下，把他驚得叫了起來：

“喔喲！張老板，你這樣早到我家來，可有什麼事嗎？……”

聽見祖誠叫“張老板”，大家的心臟便跳躍起來，連祖誠的祖母也來圍攏着看。祖誠這一家雖然是天天受寒受餓，但一家人還都感激着張長發的提攜，他們知道眼前的境況雖然不過苟延殘命，但張老板一怒起來，那活生生等待餓斃的日子才過得真凄慘呢。在張長發自己呢，他總覺得自己有一種特別的偉大，他救活了八九十個沒有出路的男女青年，他一見這八九十個靠他吃飯的青年，他便覺得自己的特別的偉大證實了。雖然他手下用的“小頭腦”都是他的親戚和同鄉，只是童工和女工

以及下級工人用了些外江人，但他總以救了許多沒出路的青年而自豪。長發雖然以剝削工人起家，但他對工人的傲慢欺凌的態度却氣得人鼻孔裏冒火，他見了他手下的工人，有時竟會拖着年幼的童工教訓說：

“我救活了你，這是我對你的莫大的恩典！你感激我嗎？”

長發這樣說了後倘使那個童工在他面前不表示敬意而有了一點疏忽的話，那個童工便立時要受他的打罵的。他有時喝醉了酒又常常對手下的工人信口的亂說：

“我雖不什麼樣偉大，但我在你們這一羣工人面前時，我覺得我是極端偉大的，世上最偉大的人！”

“你們要尊敬我！知道嗎!!!——不嗎！我有最大的權威對待你們的!!!”

* * *

當時祖誠驚叫了一聲之後，祖誠的老婆趕着搬了一張條凳給長發坐。長發伸着頭在室內看了一週，看一下祖誠的老婆搬來的條凳，沒有坐下去先操着急促的聲音說：

“阿誠！你的怎麼表妹呢？住了兩個禮拜的醫院怎麼好一個錢不把就逃走出來？”

長發氣虎虎地說着，把屁股一端便在條凳上坐了下來。

“……”祖誠聽了駭得退走轉來，他想克西怎麼弄這樣的事情呢？

聽見說住醫院逃走的話，莉蕾先就紅着臉躲到客堂後房裏去了。

“昨天晚上利民醫院打電話到祥豐店裏來，醫院裏說祥豐担保的那個姓陶的表妹，忽然在下午逃走了。在醫院裏住了兩個禮拜却一個錢不付，等病好了人就偷偷地逃了。醫院裏說他們已把祥豐號蓋了印的保單交給顧問律師去辦，通知我們店裏先把那個人扣留着。昨天夜裏我已睡在床上，祥

豐的管賬跑來告訴，我沒來得及料理，所以今天特地起黑早來看你。要是你的表妹沒有回來，你得早點預備，免得臨時吃虧。如若人還在家裏呢，你要留心看守住着，不要給她走掉。那事情不是玩的，利民醫院是上海有名的善棍辦的，趨炎附勢的律師多得很，祇要引狗般的呵一聲，狗一般的律師便應聲而來的替他賣力了。你千萬不能和他們硬，只好軟軟的求。你在我手下做了差不多二十年，你一家人都在我那裏，我是決不會給虧你吃的。”

長發說了後，祖誠的母親出去買了兩支大英牌煙香回來，抓着火柴替長發點火。祖誠的老婆的茶也泡來了。長發說了上面很長的一段話，便幽然坐着抽煙喝茶。

祖誠先見長發氣虎虎的，以為有什麼不妙的事情，心裏別別地跳着不安穩。後來聽長發說了許多為自己設想的話，心下才鎮定了一點。

“呃！”祖誠沉默了許久才開口說，“張老板看有什麼法子不？”

“有什麼法子！欠賬還錢，那是法律定好的。”

“據說他們開醫院是做好事的呢。”

“嚇！枉爲你在上海住了二十幾年，做好事是假面具，刮錢是正經事！聽電話裏說，你的表妹欠醫院七十四元，你有錢，現在湊齊了交到醫院去，那末以後什麼巡捕局或者什麼法院來傳人說話，你們只要把醫院的收條拿出來一看就好了。否則呢，沒辦法，你只有把人交出去。”長發說了後喝一口茶，連抽了兩大口烟。

“這真要命，那裏去找這七十四元呢。她的哥哥又回家去了！”

祖誠的父親，祖母，母親，老婆，都驚駭得目瞪口呆，他們都知道祖誠在上海沒有表妹，這裏住醫院的表妹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礙着張工頭面前，不好插嘴查問。不過各人心裏獨自猜想，以爲住醫院逃走的多半是昨晚來的那個女子。

“人已經在家了吧！”張工頭肯定的問。

“……”祖誠說不出話，只把頭點了點。

“那就沒有問題，交不出錢，你把人交出來也一樣。交了人就沒有你的事，否則我們祥豐號也不能放過你，他們要來追担保的店舖的。”張工頭說這話的時候，態度有點冷酷下來。說完後頭仰望着樓板。

“……”

“祥豐並不怕怎麼，只是怕你吃了虧，我們也喪氣的。”

“我想盡着力量去找錢，能在事情沒有發動以前找着了交到醫院去是頂好，否則只好把人交出去了。”

“好，這樣是對的。最好你把人交出去，找錢總歸還是把責任拉在你自己身上的。他們遲早會有人來的，你把人交出去就好了。不要把責任拉在自己身上。”

“是的，我照着老板的話辦罷咧。我先去找我那個親戚看看，看他們有什麼辦法，一則也把情形報告給他們聽聽。——我就在這裏請求老板准我

半天假了，下午我一定來上工。”

“行！”張工頭平素有工人向他口頭告假，他總學着官場中畫行般的輕輕答應一聲可以或者不行，態度是儼然不可侵犯，十分莊重的。

祖誠囑咐母親帶着孩子們先進廠去，說自己要爲表妹的事奔走半天，下午一定來廠作工，張長發立起身挺了挺腰板，打了個呵欠，又對祖誠說。

“那末我去了。千切不可忘記我告訴你的話，不要自己上當。下午無論如何要到廠裏來上工。遲些時刻到兩點三點都不要緊。你在我手下做了將近二十年，遲到點把鐘這點情份總有的。”

說了後，長發拍拍衣衫先走，祖誠一家人都擠在後面送他，到門口大家噪着說“張老板有空請過來坐，”長發沒有打理，昂着頭望着天空，一壁走一壁有意無意地哼出一個“唔”字。向右轉了一個彎，他走他的路去了。

送走張工頭後，大家還想向祖誠打探個底細，深怕祖誠闖下什麼祕密的大禍。但祖誠掉着頭

有答復他們，一腳跨在大門外，回頭向門內說：

“沒有什麼大不了，這是凌先生的事，我現在就去找他。——時候不早了，你們快去上工吧。”

祖誠說了後，回轉頭走了。

祖誠走在路上，他想克西準是弄不到錢，所以只好讓蕾莉逃走了。他想那問題只是爲七十四元，他打算着設法去借這筆鉅款。借錢的事情他自己也能斷定自己的命運，他要借錢，沒有張工頭給做保，他是連銅子都借不到一個的，不要說七十四元了。並且要實數七十四元，加上什麼折本扣利，借票上至少要寫一百多的數目。那數目大些他倒不在乎，但自己是個工人，到什麼地方去借呢。要張工頭做保，張工頭早就說定反對墊錢的，叫他不要把事情拉着做。自己弄不出錢，只有奔去找克西了。克西在祖誠眼裏向來是個最有主意的人，隨便什麼事情到了克西手裏都是容易解決的。祖誠想克西昨天宿巡捕局，今天要上工，上午決不會來自己家裏的，就是要看蕾莉，也要等晚上放工以後

的。祖誠現在決心先上怡豐紗廠去找。怡豐紗廠上工時間和祖誠做的那家北冰洋兄弟煙草股份有限公司一樣的，同是黑早五點四十分時上工，現在克西是早已上了工了。一路上沒有沉澱，二十分鐘工夫祖誠便趕到了怡豐紗廠的門口。

時候才六點多鐘，有閑階級的人們是還要再睡三個或四個鐘頭才會起身的。但怡豐紗廠的工人早已完全進了廠，這時廠門口只聽見哄哄隆隆的機器震動的聲音，門口烏雀無影，私家巡警也躲在門房的小屋裏抽鴉片煙去了。

祖誠在門口張望了幾下，他是熟悉各個工廠守門巡警的厲害的，不敢冒昧的闖進去。在廠門口踟躕了一下，看看沒有人，想高呼一聲叫門警出來，但張了三次口，終於嚇得發不出聲音來。他怕一叫出來假如動了廠警的怒，那他非但不能找到克西，連他自己這一頓藤鞭也要打得半死半活，會使得他三天不能做工的。

“唉唉！再等十分鐘吧！”

祖誠嘆着氣，他把一分鐘的時間已經在門口張望着度了過去，現在他又下了決心，再在門口等。因為這事件的緊要，他怕討了門警的不高興，弄得不能和克西見面。

徘徊又徘徊着，又過了十分鐘了。東方的紅日已經露出頭來，祖誠看時候實在不早，他不能再等，只得硬着頭皮冒一下險了。這樣的無聲無影，他知道再等半小時也不會有結果的。祖誠輕腳輕手的提着腳一步一步探進去，跨了進去四五步路，看見那個門房的小屋的門虛掩着，鼻感衝來一陣鴉片煙的氣味。他想這樣的不聲不響走進大門一定要引起門警發怒的，於是祖誠又退回到門外去，他想再立在門口高聲喊一下，再走進來，可以免得門警的責怪。

鼓了三回勇氣，到第四回算把聲音逼出來了，
“先……生……”

顫着的低音，因為門口太靜，門房內的人也聽見了。一個肥胖得走路時臉上的肉在抖動，滿口的

牙齒被煙熏的全黑了。祖誠看他穿的黑色短服，頭上戴着圓邊鴨舌軟帽，工人們說這不像人又不像鬼的裝束，但外國工廠的廠警却都是這樣子。門警氣虎着臉走出來，祖誠見了便笑着臉迎上去問，

“辛苦先生，我要找一個姓鄭的工人，找他問幾句話。”

廠警沒聽完，先突出眼珠罵着說：

“滾你媽的蛋，這裏工人有一萬多，你到怎麼地方去找姓鄭的。”

“他在搖紗間，一個姓沈的工頭底下做搬運東西的小工的，我有要緊事情，求先生代我招呼一下！”祖誠再低聲請求。

那個廠警見祖誠罵了還不走，便火性冒起來了：

“你這畜生怎麼這樣不懂事！早說了，一萬多工人個個要去找，等我們老板再去僱了五百名警察來。……”廠警說着話走近祖誠面前幾步，“識相點，滾你媽的蛋！”

“實在有要緊事情要見面，求求先生通容一次吧？……”

“叫你滾，你還要囉嗦！”廠警氣極了，他罵着跑進小屋內拿出一塊木牌子，牌子上寫着四個歪斜難看得像小孩練寫的筆跡，

“謝絕參觀”

“先生，我不是來參觀，我是來看一個人的！”

廠警頭睜上去看，才知道牌子擺錯了，把那一面掉轉來，牌子上分兩行寫着，

“上工時間工人

概不接見來客”

廠警把木牌子掛在牆上，頭也不回的走進小屋裏去了。

祖誠看着木牌子呆了，無論怎樣狠毒的廠主，也總沒有禁止工人見客的道理。他很想走上去把木牌子拿下來，丟在地上踏成木屑。但這樣做了他不過白挨一頓毒打，有時或許還要監禁幾天。

克西沒有會到，白賠了點把鐘工夫，受廠警一

頓冤枉氣。在走回家來的途上，祖誠真悶得要哭出來了。在路上他又順便問了幾個人，向幾個朋友借錢，可是一點結果也沒有，只得懊喪着回家來。因為奔走了十來處地方，回來時已近正午了。

祖誠走到離家十幾丈能够看得見自家的大門的地方，遠遠的就看見祖母立在門口頭向兩邊張望。祖誠見了便脚下走快些，叫了她一聲。

“啊啲！阿誠你這時候才回來嗎？”祖母飽含着的眼淚像珠子突然斷了線，咯咯地滾下來。

“出了什麼事情嗎？”祖誠看那樣子驚得一步就跨到祖母面前。

“凌先生的那位小姐，給一個外國人，兩個中國巡捕和一個穿西裝的年青小伙子帶去了。來的時候是祥豐的那個先生同來的。嚇得我跪着求，祥豐的先生攙我立起來，他說沒有什麼事，是醫院裏來找住院逃走的那個女子李淑英的。我說她回家去了，明天去叫她來，有一個中國巡捕便像要打我般的說我狡猾，要我交出人來。我是想苦着老命和

他們拼，要他們把我捉去，可是正在鬧的時候，凌先生的那位小姐自己挺着胸脯出來承擔了。我只得看着他們如狼似虎的綑綁那位小姐，拖到祥豐號門口，把她拉上黑光光的鐵車子開着走了。”

祖母講完後，放聲哭起來了。

祖誠茫然立着說不出話，心裏一陣陣泛湧着苦痛的難過。找克西克西沒有找到，借錢錢又沒有借到，回到家來莉蕾又不見了，這真是一把尖刀刺在祖誠的心坎上了。看見祖母哭，一種悲哀的刺激也使他自己的眼眶湧着眼淚了。祖誠很想跟着祖母痛哭一番消消胸中的悶氣，但又因為祖母在哭，自己還能不忍着去勸慰嗎？祖誠看了幾次祖母哭着的縐臉，等祖母拉着袖子揩着眼淚的時候，他說：

“不要緊的，晚上凌先生會回來，凌先生來了就有辦法的。巡捕局拉她去不會有什麼危險，在這法律下面，欠賬的還錢就是了。”

祖誠說着尋了早上包的那包飯團，塞在懷裏

走出去，

“我廠裏去了。爲那位小姐我一切人事都已盡了，現在只有等凌先生來。凌先生晚上一定會來的。”

祖母含着盈盈的清淚不說話，睜着淚眼看祖誠出去。

* * *

現在補說莉蕾，當早晨張工頭進來說住醫院逃走不給錢的話的時候，她便知道講的是她自己的事情了，所以當時她就紅着臉躲到客堂後房裏去。在客堂後房裏她極力鎮定奔躍着的心房，當張工頭勸祖誠交人不要把責任拉在自己身上的時候，她就想飛跑出來，叫張工頭馬上帶她去。鼓了幾次勇氣，平素的怯懦的心情却終於把她抑下來倒在祖母的床上，熱淚漫流了一臉。張工頭囑咐了出去以後，莉蕾揩揩眼淚又想出來，叫祖誠把池交給醫院去，但才坐起床，耳朵裏又聽到祖誠在叫

着要去找克西，叫着便跑走了。莉蕾懊惱得重行伏倒在床上，她想上海原來是這麼的世界啊！

祖誠走後，祖誠的母親和老婆略略向她勸解幾句，急急忙忙的各自上工去了。一家人都去工廠裏了，只剩下七十歲的祖母和幾個三歲四歲的小孩子。小孩子才吃飽早飯都在鬧着頑，只有祖母低聲柔氣的勸她。

祖母勸莉蕾的話是說祖誠找着了克西馬上就有辦法的，莉蕾自己她也滿以為克西馬上會給祖誠找回來的。可是事情是那樣的不如人意，祖母連到大門口去望了三次不見祖誠和克西回來。第四次去大門口望的時候，却把那生平最怕的看見的巡捕望家來了。巡捕一進門便對祖誠的祖母耀武揚威，把手槍口向她瞄着，嚇得祖母跪在地上求，巡捕鬼頭鬼腦的東張西望着找什麼東西般的，口裏嚷着要李淑英，任祖誠的祖母跪着大家都不打理。祥豐雜貨店的管賬先生跟着送巡捕到祖誠家來的，他趕着把祖誠的祖母扶起來，安慰了幾句，

扶她在靠壁一張條凳上坐着，騙她交出姓李的那個女子來，嚇她假使不交人，他們便要廠裏去找祖誠，那樣就要祖誠吃大虧了。祖母一味推諉着，情勢越鬧越兇，祥豐雜貨店的管賬先生要叫巡捕把祖母帶着走了，莉蕾在客堂後房裏聽說要帶着祖母走，再也忍耐不住了，深山裏的猛虎般撲出來，奔到巡捕面前來，悲叫說：

“你們不要爲難祖母老人家，李淑英就是我啊！”

中國巡捕聽見她是李淑英，展開手臂一把就抓住了。

大家都沒有說話，只聽見祥豐的管賬先生回答了外國巡捕一連幾個“*Yes!*”

把莉蕾拖到祥豐號門口，那裏等着現成的巡捕局常備的摩托車，是巡捕乘着到這裏停下來的。坐在摩托車前頭的車夫看見巡捕拉着個女孩子來，知道目的已達，伸手把背側的車門推開了。中國巡捕擁莉蕾坐進去，他自己坐在莉蕾的背後，又

拿出手槍揸在手裏擺着威風，另外一個巡捕和那個翻譯擠着坐在後面。最後外國巡捕跨上來坐在莉蕾右手邊，對莉蕾細一細眼睛，縮一縮鼻子，笑着一副怪臉，莉蕾當時起了個感覺，她想外國人也並不比中國人值價多少呢。

“開回去！”中國巡捕坐在背後叫了一聲，車夫便伸手捏了兩下喇叭：

“喔！喔！”

莉蕾看着車夫把車頭上一個圓環轉幾下，車子便自己轉着彎走了。

車子漸漸的開快起來，轉了幾個彎，開到寬闊的柏油路上來了。飛馳着的摩托車，莉蕾覺得牠把自己載着騰在雲都裏了。摩托車是莉蕾一下火車就想着坐的，但結果連馬車人力車都沒坐成。現在雖然是被捉住了，却意料不到竟因此嚐着乘摩托車的味道，她不免在這苦境中笑起來了。她想：

——這該算是外國人請我坐摩托車了吧？

摩托車飛馳得使莉蕾骨頭酥酥的有點昏暈

了，兩旁的一列一列的大洋房接連着向背後奔，而前的馬車電車人力車一輛一輛的被自己趕過去。每過一條十字路口，站岡的巡捕遠遠地就橫着手裏的黑白棍攔住兩邊的車子，讓自己這輛車子馳過去。莉蕾聳了聳肩癡想：

——我也算闊綽過一次了！坐了摩托車，還有中國巡捕和外國巡捕保護呢。

摩托車開到半路上，外國巡捕忽然伸手過來握着莉蕾的手揉着捏着，莉蕾掙着把手縮回來。外國巡捕放了他的手笑了笑，從褲腰帶上解下一副白亮得和銀子般的活動手梏，向莉蕾的雙手瞄一瞄。莉蕾想縮手的時候，坐在她背後的中國巡捕攔胸一把把她擁抱住了。中國巡捕固意騷偏着手臂揉莉蕾的兩個乳峯，口裏還輕薄着說：

“‘動什麼！’給外國人上手梏。”

外國巡捕又固意提着莉蕾的雙手揪在她的腿上揉來揉去，捏一捏她的小腹下部，才給她把手梏梏了上去。外國巡捕向中國巡捕嘻嘻的笑一聲，中

個巡捕也低低的笑一聲才把手放了。莉蕾羞憤得全身的血都奔騰着，眼淚都掛下來了，恨不得馬上跳下摩托車去。

摩托車開到巡捕局門口停下，只留一個中國巡捕看着莉蕾，其餘的人都跳下車去了。那個外國巡捕走進巡捕局去幾分鐘，回出來，跨上車子又揮着手叫車夫開着走。

“唔！新衙門。”中國巡捕自言自語的告訴了車夫後，看着莉蕾笑。

摩托車又飛馳了幾十分鐘，兩個巡捕又把莉蕾玩弄了一番，才開到新衙門的門口。摩托車到了那裏，莉蕾看着車夫把車頭上的圓環轉了幾下，又伸手去捏了兩捏喇叭：

“喔！喔！”

摩托車向大門內開進去了。

新衙門的空地上已經先有了十幾輛摩托車停着。巡捕局的摩托車轉變向右一條夾牆小弄內馳去，馳到一個法庭的門口，摩托車便停下來，外國

巡捕先下車，褲袋裏摸出一疊紙到新衙門的辦事室內去了一次，同出來兩個兵不兵警不警的穿黑衣服的怪人，怪人當中的一個走前來問莉蕾：

“你是李淑英嗎？”

“是……”莉蕾一路氣極了，這時本想不打理什麼人，但不知怎樣，終究答應出一個字來。

“好，進去。”

穿黑衣服的人說着要伸手去拉莉蕾走，外國巡捕趕着走上來下莉蕾手上的手梏。莉蕾縮了一縮；中國巡捕笑着對那兩個穿黑衣服的說笑：

“外國人也小氣，一副銀手鐲也捨不得送小姐呢。”

外國巡捕像怪中國巡捕不該在衆人面前露出那樣的輕薄相，恨恨的看了一眼，中國巡捕馬上眉毛掛了下來，縮着頭不說話，但等外國巡捕背過面去的時候，他又向那兩個穿黑色衣服的法警伸伸舌頭，做着外國巡捕剛才在摩托車裏捏莉蕾小腹下部的手勢。穿黑衣服的法警看了也不敢笑，只搖搖

頭。

外國巡捕把手梏開了下來，兩個穿黑色衣服的便挾着她送進候訊室去，候訊室的內容只有祖誠的客堂那樣大，裏面已先擠滿了人。其中自然大半是待審的犯人，但也夾着不少的所謂包打聽和司法警察一類的人，這類人在法院方面是派他們去監視犯人的。但他們的目的只是在私下敲犯人的竹槓，他們一見着衣服闊綽的犯人便告苦說：

“我們吃這碗飯真是苦差使，那裏是監視你們，不過侍候侍候先生們（指犯人）罷了。先生們覺得我們可憐，多賞幾個錢，那末我們侍候得也更殷勤週到些！”

莉蕾在候訊室裏坐下來，那兩個挾她進來的法警便和她講‘斤頭’了。莉蕾鄉下住慣着一點不懂作偽的，他們問了幾句莉蕾便把袋拍給他們看，說身上一個銅子都沒有。那個瘦些的法警眼快，他看見了莉蕾手上的小小金戒指了。瘦的法警毫不客氣地狡笑着對莉蕾說：

“到庭上，我們幫你的忙。你把這小玩意兒送我們吧。”

說着，瘦法警便老實不客氣地捉着莉蕾的手，把金戒指退下來帶在自己的小手指上。

以後，兩個法警又你搗我扭的在莉蕾身上乾開心了一陣。

* * *

莉蕾坐的那間候審處，設在第三民事法庭大門外的左側。一個大門通着外邊，在內面又開了個小門通入第三法庭。

忽然通着法庭的那個小門推了開來，一個黑衣服法警手裏拿了一張紙條進來，看了看紙條便喊：

“李淑英。”

莉蕾沒有留心，坐在她兩旁的法警聽了，坐在她左邊的法警拉拉她的手，輕輕的問她，“你不是姓李嗎？”

“呃！”莉蕾憶起李淑英是自己的名字，趕着立起來答應，“是我。”

那個法警走到莉蕾面前，先問訊了幾句話：

“你是李淑英嗎？”

“是的”。

“犯什麼案子的？”

“我不曉得啊！”莉蕾茫然回答法警。

“不曉得！——爲什麼來的？”

“住幾天醫院，敲我的竹槓，沒有敲到，反來告我了。”

“對了。——現在提你！”

後來的那個法警在前頭引路，莉蕾跟着走，先前看守莉蕾的兩名法警也隨後跟着。

跨進法庭裏，那種法庭裏的森嚴使莉蕾打了個冷戰，混身的汗毛孔凜然的動了一下。她想有錢的人神出鬼沒的設下許多機械來制裁有反抗性的窮人，這裏的法庭便是制裁勞動者的機械的一個了。

法警把莉蕾推進被告的欄杆裏去，她憑着欄杆把庭內看了一週。旁聽席裏疏疏落落有幾個人坐着，虎威十足的法官像一尊裝過身的金佛坐在上頭。莉蕾沒有辯護律師，原告只有一個英國律師做代表。

開庭的時候，法官宣佈審理這件案子，英國律師首先立起來說了一遍莉蕾聽不懂的話，說完後另由一個人替英國人翻譯。述說了一遍莉蕾的罪狀。翻譯完後庭內靜默了兩分鐘，法官便開始問話了。

“你叫什麼名字？”法官伸着頭看看莉蕾。

“李，李淑英。”

“怎麼地方人？”

“××。”

“你住利民醫院的嗎？”

“是的。”

“爲什麼要住醫院呢？”

“在電車上跌了下來，頭面跌破了，到利民醫

求治的。傷並不十分重，醫生硬叫我住院的。”

“後來等病好了，你一個錢不付就逃走了，是不是？”

“是的，我付不起錢，只好偷着走啊。”

“欠了醫院的錢不要還嗎？醫院醫好你的病，你却一個錢不付。”

“我身上有四十塊錢，給醫生早偷去了，什麼沒有花錢呢。”

“怎麼？”

“四十塊錢，第一天進院醫生把我偷去了。”

“唔！不要亂說。這你要另外起訴的。今天是審訊你逃懶醫院的錢。”

“法官老爺，醫生偷去的不算錢嗎？”

“你這女子不許信口亂說，誣賴好人。——就使真有這件事，也是另外一筆案子，不能牽纏到本案來。”法官睜了一睜眼睛說。

“我不懂老爺的話，但醫生偷我的錢是真的啊！”

“不許再亂說！”法官拍桌子了。

“……”莉蕾只得失望着頭低了下來。

“問你，欠了醫院的錢，你知道要盡償還的責任嗎？”

“我還不出這許多錢呢。”

“還不出，你就逃走嗎？”

“除逃走以外，我再想不出別的方法了。”

“你想逃走了，就可以免掉償還的義務嗎？”

“付不起錢，又不好逃，那末我一輩子在醫院裏害着病嗎？”莉蕾可憐地抬起頭把鼻子和嘴指給堂上看，“法官老爺你看，我跌傷了的鼻子和嘴都已痊癒了啊！那兩個牙齒跌掉了沒有錢補鑲，只得讓牠缺着，缺齒的人很不體面，人們看見了要笑的，但我沒有錢裝金牙齒，有什麼辦法！”

法官抿笑了一下，旁聽裏也跟着發了一陣鬨笑。

“沒有錢，就只能吃一點苦，不該進醫院去啊！進了醫院不付錢是不行的。”

“我沒有錢，怎麼辦呢？”

“不，不行。這償還的義務是要盡的。”

“我是鄉下才出來的，身上帶着的四十元被偷了，現在只是個光身，叫我怎樣還得出這筆錢？”莉蕾哀求了。

法官聽了把這話和英國律師用英語商量，英國律師鼓了鼓眼睛，手指點一下莉蕾。法官告訴莉蕾說：

“你沒有家屬親戚可以代你償還這筆錢嗎？”

“沒有。”莉蕾搖了搖頭。

“呵！”法官點着頭說：“現在本庭判你監禁七十四天，加堂費拘役十天。”

“那……那我不服的啊！”莉蕾哭起來了。

法官把判辭譯給英國律師聽，英國律師聽了便發怒，虎着眼睛說了幾句英語，大概不滿意法官的判決。中國法庭的判決是不能不得到外國律師的滿意的，何況這法庭在租界裏，又要外國人管轄的巡捕局去執行，外國律師不滿意，判決便會發生

阻礙的。法官又笑着問莉蕾說：

“不服！欠了醫院的錢就如欠人家的債一樣，欠人家的債可以不還嗎？你既不服監禁，那末判你在利民醫院做工還債，願意嗎？”

“醫院又沒有爲我花什麼本錢，我住十來天醫院也沒有吃什麼藥，每天吃了三碗黃米飯，幾杯白開水。加上房金就算一塊錢一天也只有十來塊錢。我不願意還這樣多的錢！”莉蕾堅決的搖搖頭說。

英國律師看見莉蕾搖頭，又囁咕着追法官。

法官最後端莊地說：

“本庭判決，判決李淑英以體力償還其所欠利民醫院之住院費及醫藥費，直至償清欠費爲止，堂費十元，應歸被告負擔。但被告無力繳付時。得由原告代出，將來於被告工資內扣除。被告李淑英交原告律師帶回醫院服務勞役。”

法官宣判後便起立退庭休息。

莉蕾茫然立着，覺得自己像一匹投入了網羅

的雀子，走頭無路了。

英國律師微笑着立起來，大概他是滿意了。

一個錄事拉着莉蕾的手在三張紙上打了指模印，檢出一張來交給英國律師。英國律師在一本硬面子的帳簿上簽了個字，便咯咯咯的突着大肚皮走出去了。

兩個黑服法警押着莉蕾走出法庭，走着莉蕾進來的時候的路徑穿出了夾弄。走到空地上，那個英國律師立在路傍邊，靠牆排列着的二十幾輛摩托車，當中一輛比較大一些的新式轎車被車夫開出來，停在英國律師面前。

中國法院的法警也會說英國話，一個法警向英國律師咕嚕了幾句，英國律師笑着點點頭。

“上去！”走在前頭的法警吩咐莉蕾坐到摩托車上去。

“又請你坐摩托車了！好大的福氣。”跟在後面的法警把莉蕾取笑。

莉蕾和英國律師都坐了上去，那個胖些的法

警偷懶，只剩瘦些的一個法警陪着坐上摩托車。在路上那個法警安慰莉蕾，說她判決沒有罪，只要幫醫院做幾時苦役，人還是自由着的。

“一個人像牛馬一樣被人家限制着做工，還有自由嗎？”莉蕾嘆口氣說。

“不能這樣說，假如把你關在一間三尺左右平方的小房子裏，連日連夜不給你出房門。你也沒有話說的，剛才不是判決七十四天加十天，判你八十四天監禁嗎？因為原告律師反對，所以改判你做工還債了。”

“判決是法官的主權，怎麼律師也可以反對？”

“外國律師比中國法官的權力還大，譬如法公堂的法國律師也是很有權力的。我們那裏却是英國律師當權，他們靠了工部局和巡捕局的泰山，在法庭上真可以橫衝直撞的。”

“那末，外國律師在中國一定很發財的哪。”

“那何待你說。少說些，就如這一隻飯桶，”法警嘴向英國律師嚙一嚙，“他光身來到中國，只十

幾年工夫，現在已經該八九十萬花頭，這光是存銀行的。他這十幾年在上海花費掉的和寄回本國去的，少說些也有四五十萬。我們平時常說，這樣一只英國流氓，便要一萬個中國人養他。——嚇！新衙門出庭的英國飯桶和他一般聲勢的共有二十幾個。所以中國光這一個小小機關的英國律師便要二十萬人養他們。總算起外國銀行洋行工部局巡捕局等等，所謂四萬萬同胞不要刮上幾年，便要筋疲力盡的。”

“你們爲什麼還幫着他們呢？”

“這有什麼說，爲生活啊！”

“……”莉蕾搖搖頭。

“並且少數的中國人，就是那些資本家，他們也是依附着外國人而養成自己的資本家的地位的。中國只要這十萬多的少數人歡迎外國人，其餘多數的三萬萬九千九百九十萬人就是要反對外國人也是說不到話的。比如二萬五千萬人壓迫那十二萬五千萬人是一樣的例子啊！本來帝國主義扶

植中國資本家，有如老虎在山裏養羊子，遲早是老虎口裏的貨。但那些給銀子遮住了眼睛的近視的中國財主們知道些什麼。存錢還怕中國人的銀行靠不住，要送到帝國主義的銀行裏去。那些地皮鬼，他們貼了錢去運動外國人越界築路，那也是別有心腸的啊！照我說，中國這樣子下去，不要說窮人沒有日子過，那些有錢人也要給外國人剝削得一天落薄一天，結果也是沒有日子過的。”

“你的話說句句有理，但你却在做着他們外國人和中國的財主們的幫手啊。”莉蕾笑着說。

法警笑一笑，臉上紅了一紅，接着低聲說：

“爲着生活，……”

“犧牲了正義，去爲你的生活！說說很明白，做起來却是滔天糊塗！”莉蕾不等法警說完搶着說。

法警的臉更紅了，硬改過口說：

“你怕是什麼大學裏的女學生，怎樣一點世故不懂，……”

莉蕾又搶着說：

“一定要目光短淺的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者才算懂得世故嗎？”

英國律師雖然聽不懂中國話，但看見法警紅着臉，便知道法警辯不過莉蕾。英國律師笑着向法警咕嚕了幾聲，大概是趣笑法警，法警也咕嚕着回了幾句，英國律師嗅一嗅高鼻子，兩個人都笑起來了。

摩托車到了利民醫院門口，車夫是有經驗的，把車子轉了彎，朝着醫院的大門，坐在車上連捏了幾急聲喇叭，

“喔喔，嗶嗶喔。喔。……”

這喇叭的聲音門房是聽熟悉了的，富三馬上探出頭來看，他只要看車頭上的號碼：

“110011。”

他便知道是這個醫院的唯一關氣的外國董事來了。

開始王百亭和董敬堯辦這醫院，因為巡捕局和工部局都有人去敲竹槓。董敬堯看着肚裏着急，

天天追着王百亭設法去拉一名租界裏的紅人兒來做董事。王百亭對這些拉攏的事他是特有手段的，不知怎樣，借假着太陽旗的勢力，竟拉攏到了這個上海灘上英國紅人之一的哈林頓。王百亭先帶了個英語說得滾熟的中學生當翻譯，用了怡豐洋行買辦的銜頭去見哈林頓，名義是替利民醫院聘請顧問律師。哈林頓見在日本人腳下的王百亭也來趨奉自己，不覺得意起來，兩個人越談越接近，哈林頓真有點恨英國人爲什麼沒有接到這匹好走狗了。王百亭又請哈林頓在功德林吃了一次素西餐，一陣巴急哈林頓便答應做醫院的董事了。自有了哈林頓的大名加入了利民醫院的會客室裏的醫院職員表上，巡捕局和工部局以及其他流氓等類的麻煩便斷絕了。

富三趕着推開了鐵門，讓摩托車馳進來。又趕着跑到醫生房門口喊了一聲：“英國人來了！”

說起英國人，醫生和他的助手聽了汗毛孔便要凜一下的。醫生和助手飛奔出來立在摩托車的

門口，齊聲問哈林頓的安。醫生的英語沒有助手說得流暢，哈林頓來了總是助手和哈林頓並肩走着應對，醫生跟在背後羨慕助手的能幹。助手一年到頭受醫生的悶氣，惟有哈林頓隔十幾天來一次，助手跟着應對的時候，醫生怕他說自己的壞話，對助手帶着特別敬畏的神氣，助手在這時真是睥睨一世了。

哈林頓從車廂裏伸出頭來，捲着舌頭說了聲“安”。

哈林頓腳一跨下車子，便向着助手叫：

“勝利了！”

哈林頓說着又指一下車廂裏，

“人也帶來了。”

哈林頓好像圍了一場獵回來般的，莉蕾做了圍獵者的目的物了。

醫生和助手順着哈林頓的手指看，先想不出她是誰，矇然的呆視着。哈林頓又說：

“這是密斯李淑英啊！”

助手和醫生想了一想才笑出來了，助手說：

“好傢伙！她還改的裝呢，把辮子都剪掉了！”

醫生讓着把哈林頓引到會客室裏，大家圍坐着談話。哈林頓的高鼻子一伸一縮的細着眼睛報告剛才在法庭裏的情形，醫生和助手只是呈着笑臉點頭。

法警押着莉蕾立在會客室的門傍，哈林頓說暢了後，才憶起吩咐醫生把莉蕾這獵取物收下來。醫生又吩咐人去叫了三等病室的常住看護程碧梅來。碧梅一跨進會客室，看見莉蕾和一名法警並立在門傍，心裏的小鹿便亂撞亂跳起來，她想這真要連累自己了。

醫生眼睛斜過來看一下碧梅，慢吞吞地說：

“程碧梅，現在幸虧這位英國董事出力，把她從衙門裏帶回來了。法庭裏判決叫她幫醫院服役，把欠費償完了，她才可以恢復自由。你領她去四層樓上服侍病人，但是要當心看守她，不要給她再脫身逃走。萬一又逃走了，那要惟你是問的。——知道

嗎？”

碧梅心裏落下了一塊石頭般寬舒了，原來莉蕾捉回來並沒有她自己的干係，只是莉蕾像一隻野鹿般，逃走了又被第二次獵取回來了。碧梅謹慎地應了醫生一聲，便同着莉蕾走出會客室來。

此
页
空
白

第十二章

晚上克西放工出來，在路上買了三塊大餅吃着。本想一直就上巡捕局去安歇，白天勞苦了十一小時，筋骨酸軟得掙扎不住了。爲着放心不下莉蕾，祇得拖着兩條痛腳向祖誠家裏走。將近祖誠家的門口，時候已經七點鐘。天色黑下來了。祖誠和幾個小孩子立在門口向克西回來的那條路上張望，遠遠看見了克西的影子，像小孩子見了離別後的母親，得了一種慰藉般地叫起來，

“好了，老凌回來了！”

克西遠遠聽了祖誠的聲音，以為莉蕾和他家裏的人起了什麼爭執，要急待他來解決。他想莉蕾素來很溫和的，今天為怎麼和祖誠家裏的人爭執起來呢？趕幾步跨到祖誠面前，克西伸着頭頸探望門裏，嘴裏輕聲地問祖誠：

“有什麼事嗎？”

祖誠沒有答復，跟着克西到客堂裏來。客堂裏的空氣好像來了一種什麼恐怖般嚴肅着，大家驚呆着的臉像才從冰箱裏取出來，帶着一種砭人肌骨的冷氣。他迅速地轉着頭看莉蕾，沒有看見她的影子，自己的臉不知不覺地也冷下來了。

“祖誠！有什麼事嗎？”

克西呆立三分鐘之後，終於驚駭地叫着問祖誠的話了。

祖誠滿腹的話不知那一處先說出來好，眼睛睜大着看看克西，要想說話一時却說不出來，只是揉着兩個拳頭搖頭。

“究竟有了什麼事情了？莉蕾呢？”

克西第二次惶懼着問的時候，祖誠的祖母帶着將要哭出來的鼻音，抬起那縐紋滿面鼻樑兩旁掛着淚痕的哭喪臉，眼睛閉了兩閉，眼淚也流出來了。她聽了克西的問話，逼得她期期的拖長着喉音緩施地說：

“在正午以前，來了……幾個巡捕老爺，就……就把小姐捉去了。祥豐雜貨店裏那個管賬先生說她在醫院裏的事情被醫院告發了，所以來拿人。我當時跪着求，他們還像要打我呢。——被他們把人拿了去，真不知要吃什麼樣的苦呢。……哦哦……！”

祖母說完後，拖長聲音在一邊哭着拭眼淚。

“被巡捕局捉去了！？”

克西半天的驚疑，到這時候才吐了一口氣。

“是的。”衆人都默然對克西點點頭，祖誠趕着答應了一聲。

大家沈默了一刻都閉着嘴不說話。克西旋轉

着身子抓頭皮，思索解決這件事情的辦法。祖誠忍不住把自己所受的委屈向克西訴說一遍，克西先向祖誠和祖誠一家的人道了謝。和祖誠商量探聽莉蕾的下落。

要和所謂吃公事飯的人打交道兒，祖誠聽了便面有難色。本來訪問一個人是很平常的事情，但祖誠對於這些事情向來是聞虎色變的，何況現在還要去自投網羅。

“黑黑衙門堂堂開，有理無錢莫進來！”

現在的法律本是保護資產階級的，但遇到爭執的兩面都是資產階級的時候，法官就只能迴護那錢該得更多的一面了。無產者除了被如狼如虎的公事人員捉着去衙門，他們就是被人欺侮或被人剝奪了生命，總是自認吃虧，不肯到那些黑衙門裏去加重自己的損失，向晦氣路上走的。

最後祖誠的父親開口了，他表示着對這世界有經驗般的，他說：

“這麼大的一個上海，到什麼地方去找呢？巡

捕局遍地都是，你不穿了洋鬼子的衣服本來就走不進去，就是進去了也不會給你看到的。弄得好算是盡盡人事，叫你白跑一頓；弄得不好，把你却帶住了在巡捕局裏坐幾天，踢幾腳，打幾棍，更是很平常的。依我說，莫着急，急也沒有用，等幾天聽聽風聲再說吧。”

祖誠的父親的意思，怕克西要叫祖誠去探訪蕾莉的下落，至少也要叫祖誠同去。克西說要去探聽，祖誠是義不容辭要伴克西同去，祖誠的父親第一個反對的，祖誠是這一家人的柱石，要是他發生意外，那就斷掉這一家的生路了。

祖誠紅着臉不說話，等克西發表意見。克西聽了祖誠的父親的話，只得把探聽的話壓住了。

大家互相安慰着的時候，祖誠的老婆從廚房裏端了個大瓦盆出來。起初孩子們都注意着看大人們驚慌的神色，忽然看見端着熱氣騰騰的瓦盆出來，便都口裏歡叫着：

“喔嚇！吃飯了！”

會走得路的孩子們都爭着奔到灶底間裏去搬碗搬筷。祖母罵着他們跑慢些，不要跌交跌碎了碗。但孩子們熱心着預備吃飯，並不理睬她。

瓦盆放在台上，克西沒有正視，遠遠地偷看了一下，只是一盆黑黝黝的水。克西想孩子們看見了這瓦盆便歡呼說吃飯了，那末瓦盆裏盛的一定是下飯的菜了。

“沒有菜下飯，真是對不起凌先生，請凌先生便飯了！”克西正在思索瓦盆裏的祕密在出神，給祖誠的父親的話喚回了意識。

“呃！我路上買過東西吃了。”克西馬上辭謝說。

“我不相信，你吃了什麼呢？”祖母也誠懇地說了。

“吃的大餅，真的吃過了。”克西再辭謝說。

“吃了一點，到現在也該餓了。遇在飯餐上，你是客氣呢？抑是厭沒有菜下飯？”祖誠的父親說這樣的話，要是克西再不陪他們吃飯，那就是給他們

下不去了。

逼得克西立起身來，他說：

“你們吃你們的，我在這裏坐坐談談也好。一定要叫我吃，我就只好先走了。”

這一下，祖誠也發起急來，走上一把揸着克西的肩頭：

“這樣，你是過不去般的了。我們要痛痛快快的，不要那樣扭扭搗搗的，鬧着一味的虛偽脾氣！——來，來，多少吃一碗。”祖誠硬拉着克西坐了下去。

飯盛上來，大家端起碗吃，克西是黃米飯也有幾天沒有吃了，跟着大家伸筷子到瓦盆裏去，把筷子攪一下，瓦盆裏浮起一層切得稀碎的鹹菜根。他學着大家的樣，吮一下筷頭上濺到的鹹水，便吃一口飯。孩子們都傍着祖母立着，祖母舀給他們每個碗裏一茶匙鹹水。

吃到大半碗飯的時候，祖誠的父親對克西說起心火話來了：

“凌先生，你看這面局，窮人能過日子嗎？終究不過是該錢的人的世界罷了。加捐加稅，加來加去加在窮人身上。譬如鹽，直接就是加在我們窮人身上的。看看鹽是貧富都要吃，實際上富人吃鹽是吃不到窮人三分之一。富人桌上都是些葷肴，味道調得淡淡的簡直把菜當飯吃。窮人連飯都不够吃，就只能專濺點鹽水了。而且越是濺鹽水，鹽越吃得越多！這有什麼法子？”

“是哪！富人當權，那顧得窮人的死活！一切都漲了價錢，惟有我們勞働者的氣力是被資本家安排得一天不值價一天的。老板利用了機器來駕御工人，一個人要做一百個人的生活，但工錢不能照一百個人的算給你。物價抬高一百倍，工價不就是降低一百倍了嗎？”克西停下筷說。

“對了，工錢只加了幾成，物價却不止加了一百倍。即如鹽，當初二文錢也買過一斤的，現在却要三百六三百七了。照這樣子下去，我們工人真是一天難過一天，活活餓死的日子都有呢。”

“對啊！所以我們要努力去和資產階級鬥爭哪。”克西歡呼說。

祖母停着篋笑起來了，她說：

“鬥什麼，工人也鬥得過老板鬥得過財主嗎？”

“只要大家齊心，有什麼鬥不過呢。世界上種田的做工的，力量最大，只要聯合得起來，天地間的一切都是種田和做工的人所有的。”克西看了祖母說。

* * *

吃完晚飯出來，祖誠要隨克西一同去找莉蕾的下落，但克西把他回絕了：

“明天天不亮就要起來上工，今天早點睡罷。這深更半夜，到什麼地方去找呢？我也預備就回巡捕局去睡，今天不去找她了，先等等消息看，總要得到了她的下落，然後才好設法。”

“那末我去祥豐雜貨店去探聽探聽看，你同去在門外立一下吧。”祖誠疑難了一刻說。

“那些地方去探聽，又是很麻煩的！”

“有什麼麻煩，大家都是面熟的人。”祖誠說着又告訴家人，說他同克西出去到祥豐探聽一下事情下馬上就回來。

到了祥豐雜貨店門口，克西等在外面沒有進去。祖誠跨進門楣，遍視店堂裏一遍，張長發工頭還沒有來，只得直接找那個管賬先生問問：

“許先生！”

“呃……”管賬的許先生答應了一聲，抬起看見是祖誠，便帶着奇怪驚異的神氣問：“嚇！阿誠嗎？”

“許先生不認識我了？”

“不是不認識你，你家裏出了件事情啦！”

“許先生怎麼曉得的。”

“我怎麼不曉得，外國人還是我送他到你家裏去的。看不起你該個好標緻的表妹子！”許先生誇張般笑說。

“許先生把我們工人開心，真正過意不去。”

“真的，好標緻的。和我講話的時候，發覺她缺了左邊的兩個牙齒。但給她鑲起兩個金牙齒，那就更出色了。”

“許先生，莫說笑了，我現在就是來打聽我的表妹的下落。許先生可記得是那一個巡捕局來捉的人嗎？”祖誠戰戰兢兢地說了後，深恐許先生不理他。

許先生細着眼睛奸笑一聲：

“嚇嚇！看你的表妹面上，——呃，她已經許過男人嗎？”

“請不要說笑了。”

“誰和你說笑？你怕說笑，你走你的去。”許先生扳下臉孔，要不睬祖誠了。

“這麼年青才十幾歲的人，那就會許男人呢。”祖誠沒有法子，只得說許先生愛聽的話了。

“嚇！看你的表妹還沒有許男人的面子，我替你打個電話到醫院裏去問問罷。——那一個巡捕局來捉他的，連我也忘記了沒有問。”

在電話簿上尋到了利民醫院的電話號數。許先生合了電話簿，向祖誠說：

“有了，99331。現在你拿兩角小洋出來，這是店裏借打電話的租錢。我爲你查號碼等麻煩，那是看你的表妹還沒有出嫁面上，否則你最少要破鈔請我一請的。”

“謝謝許先生了！”祖誠把昨天才發的工錢還剩下的四角錢，摸了兩角給管賬先生。

許先生接了角子看一看，丟在錢板上。嘻皮笑臉的去搖電話機。

電話打通了，許先生連問了好幾聲，對方都是模模糊糊的回說不曉得。最後，許先生追緊說：

“請貴醫院老老實實告訴我，我是開設祥豐店號的老板。因爲不放心這件事情，特地打電話來探問。要是有什麼手續或者別的問題，我們好先事籌備。要防止那個女子的表兄陶君也逃走掉啊！千萬費心，請先生告訴我一點大概吧。”

這一下，醫院裏才有一點很簡單的答覆從電

話裏送過來。

“哦哦，老板嗎？——那案子判決了，判定李淑英在敵院服務，抵償賬欠。”這幾個聲音發出來後，電話機上的鈴叮哈哈响了一下，對方已把聽筒掛起了。

許先生把聽筒掛回電話機上，又把醫院裏的話重說了一遍。祖誠聽了笑嘻嘻的問說，“沒有判她吃官司嗎？”

“沒有。”許先生搖搖頭。

“總算還好，要判她吃官司，那才沒有辦法呢。”

祖誠臉上添了一點歡喜，笑着拜謝了許先生出來。

克西等在離祥豐店門口五六步遠的路口，看見祖誠笑嘻嘻的出來，他便知道莉蕾的消息不會很壞的，至少對她的下落總有眉目了。

“怎麼樣啦！”

祖誠手高舉着搖了搖，一壁走一壁回答說：

“沒有什麼，好了。”

“呃！什麼好了！”

“她有職業咧!!!”祖誠高興得發狂般地揸着克西的肩膀搖着。“她被判決替醫院做工抵賬了。”

“爲着欠了些醫藥費，把身體給人家拿去做押頭，你還要高興呢。”克西愕了一愕說。

“呃！老凌咧！人是活貨，醫院把人收去做押頭，最低限度也得給她穿給她吃咧。一個人不問破衣惡食，不愁凍餓就算享福了。我家的幾個人，在香煙廠做工的事情，你是早就曉得的，他們都是做包錫紙的工作，母親和我的老婆一月好做六塊錢多到九塊錢，其餘的幾個孩子就只能三四塊錢了。你想，現在上海灘上八塊錢一客的包飯還要橫漲價，豎漲價，我家自己燒，但合起米柴鹽和豆腐鹹菜來也要五塊多錢一個人，一天熬血熬汗熬十點多鐘，熬不飽一個肚子，還要心驚胆戰的恐懼失業呢。自己租了一幢房子，把前樓後樓亭子間都轉租給人家住，自己一家十五口只住攔樓和客堂後房，在客

堂間裏朝撤晚架打行舖，不這樣在房錢上打算一點，房子也沒得住的，你在我家做過兩年三房客，我家的情形你還不懂嗎？——你那位小姐現現成成的得了着靠，從此可以永遠不愁凍餓，這不是喜事嗎？”祖誠對於莉蕾給利民醫院押着抵償賬欠的事生起羨慕的心情來了。

克西本來沒有什麼氣，聽了祖誠的一番話，憤恨得罵起來了：

“你的惰性又發作咧！——一切的反動的東西都能用革命的烈火去燒燬牠，惟有這種人類的惰性的潛伏真是不可救藥！既然這樣想，你爲什麼不去自殺，早點毀滅你的肉體，這也是可以免得凍餓的啊。而且投靠主人，主人看你不能再做工便會逐你出來，死了却不至於再活轉來受凍餓。那不是死了好得多嗎？”

“你何必這樣發怒呢。我是勸勸你的。”祖誠給克西斥罵得滿臉發熱，等克西罵完了後，才低聲說明一句。

“我自有我的主見，那要等別人來勸呢。但你有了那樣惰性的思想，危害人生的惰性的思想，能得我不發怒嗎？——出賣氣力者要挽救他的人生，只有兩條路；死和鬥爭，死還是勝利呢？”

克西說了後和祖誠握手，祖誠低着頭沒有說話，把右手伸出來。

克西握着祖誠的手又說：

“出賣氣力者的出路只有一條：“和資產階級鬥爭，奪得最後的勝利的一條出路！”

“好！我記着你的話了。”祖誠每次遇到受克西的教訓，最後總是微笑着說這一句。

“嚇嚇！”克西也笑了。

“要我陪你去醫院裏嗎？”祖誠又低聲的說。

“不必了。今天晚了，我也不想去呢。”克西抬頭看一下面前的昏黑的路燈，“我回巡捕局睡覺去了，再會罷！”

最後勝利

第二卷

在帝國資本的高壓下，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終要倒坍的。北冰洋烟草公司的關廠，影響着祖誠一家十五口的生命；於流散天亡之餘，祖誠逼得當兵去了。

第二次怡豐紗廠罷工的挫折，克西又換了新的努力地。莉蕾在這卷裏的敘述，也很重要。

最後勝利

第三卷

大時代是到來了。老頭兒顧大炭說：

「熱血澆來的勝利，雖然當年的凌克西揮復等等現在都不在了，但勝利之花沒有他們的熱血是澆不起來的，我們不死的不過腆顏享革命成功後的幸福罷了！」

再生

一個才二十歲的青年，同時苦亦已受了二十年的青年，一旦因了主人的壓逼，徘徊在黃浦江邊，回首已往的痛苦，展望未來的黑暗，他只想毀滅他的生命了。

又新在那千鈞一髮之際，把思想轉變過來，由統治的順奴變成階級的鬪士，由消極而走上積極的光明大道！

血

血在上層階級的先生們是最寶貴的，但下層社會的人們的血像溝溝裏的穢水般，流去不足惜的。

『血』是一部下層社會的記事，流血不足以生存而以流血繼之的一部實錄的記事。

諸君，流血是可怕的事吧，然而現在不流血不能生存了！

上述數篇，均擬於最近期內設法與讀者見面。 作者註。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8427B

